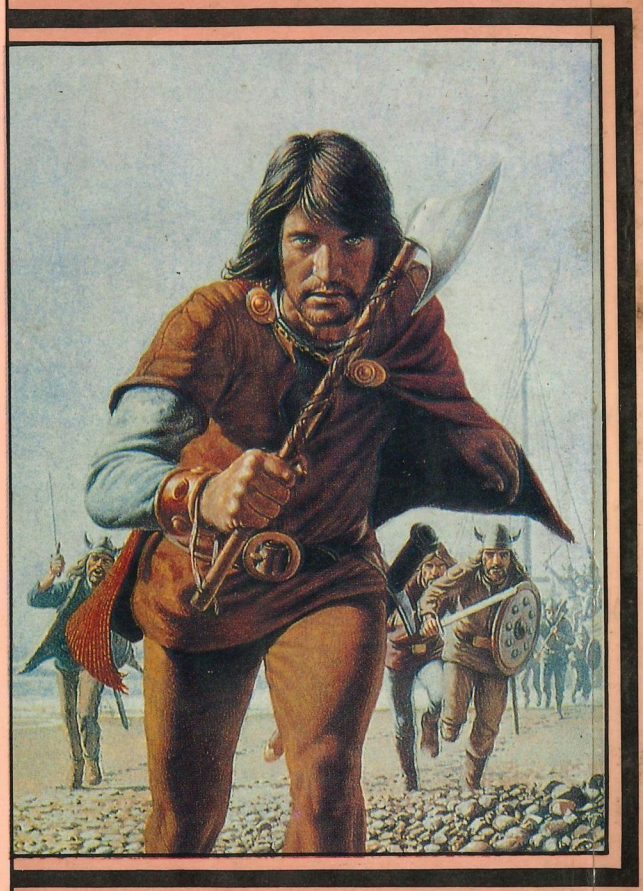
大俠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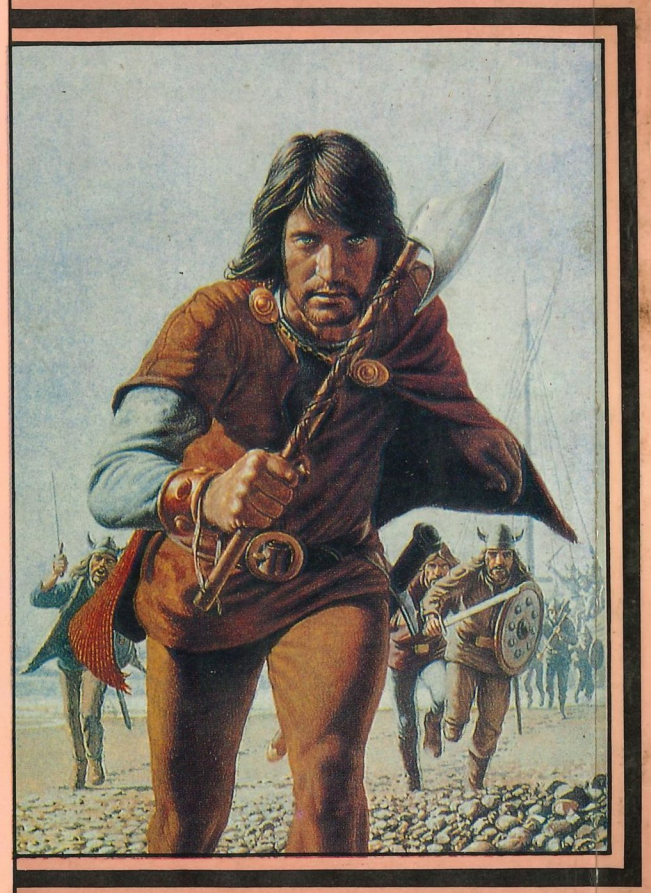
司馬翎著

第一集

大俠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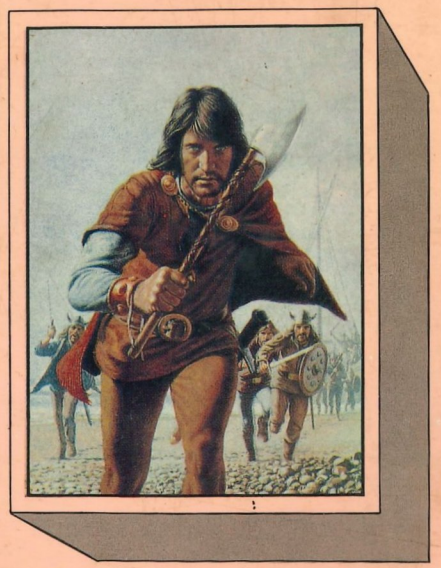
司馬翎著

第一集



大俠魂 第一集 司馬翎著 文天出版有限公司

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

大俠魂

第一集

司馬翎著

司馬翎系列作品

- 鶴高飛
- 白骨令
- 關洛風雲錄
- 劍神傳
- 劍氣千幻錄
- 八表雄風
- 武　道
- 金浮圖
- 仙劍佛刀
- 胭脂劫
- 獨行劍
- 纖手駁龍
- 玉鈎斜
- 浩蕩江湖
- 血羽檄
- 劍膽琴魂記
- 帝疆爭雄記
- 神鵰劍侶
- 檀車俠影
- 焚香論劍篇
- 龍虎聯劍錄
- 亂世遊俠傳
- 天涯孤獨劍
- 亂世遊俠後傳
- 聖劍飛霜
- 風塵俠影
- 大俠魂

一

山西雲中山「落霞山莊」內，住著一位名滿天下的大俠，這位大俠姓華名天虹，武林人士送了這位華天虹大俠一個外號，名爲「天子劍」。

二十年前，江湖上邪魔猖獗，暗無天日，華天虹獨挽狂瀾，力張正義，經過無數次出生入死，浴血苦戰，終於掃蕩妖氣，澄清宇內，爲武林開創出一片新的局面，最近二十年來，江湖上這太平局面，可說完全是拜華天虹之賜。

眼前的華天虹，人在盛年，武功蓋世，聲譽之隆，宛如日在中天，武林中的正派人士，視之爲泰山北斗，便是販夫走卒，市井小民，也鮮有不知華天虹者。

這日午後，一輛長行馬車，馳入了雲中山內。

炎陽下，那趕車的滿頭大汗，長鞭揮動，喝叱連聲，不住的策馬前進。

片刻之後，馬車馳入谷內，「落霞山莊」已然在望，那趕車的兀自揮鞭不歇，催馬疾行。

蹄聲雷鳴，驚動了莊中之人，老僕宗遼趕出莊院，見那馬車已快衝到面前，急忙抱拳叫道：

「何方貴客到訪……」

但聞那趕車大漢揚聲道：

「南陽府司馬小姐。」

老管家微微一怔，馬車已經猛然衝到，只得身形一側，閃向一旁，車聲隆隆，那馬車長驅直

入，闖進莊內。

這時，門前台階上出現了幾人，當先一位身形魁梧，氣派雍容的青袍男子，正是山莊的主人．華天虹，長子華熙，隨侍在側，幾名家僕，跟隨在後。

展眼前，馬車衝到階前，眼看那趕車大漢剎車不住，一名健僕閃身上前，雙掌一分，陡托雙馬項下，逼得兩匹健馬連聲長嘶，人立而起，老管家宗遼由後趕到，手挽車轅，硬將馬車定住。

只見車簾掀動，躍下了兩名孝服女子，隨即攙扶一位雙眼紅腫，全身重孝的少女。

華天虹凜然一驚，步下階台，道：

「世妹，發生了什麼事故？」

原來這位全身重孝的少女名叫司馬瓊，乃是武林名宿司馬長青的獨生愛女。司馬長青與華天虹的父親是八拜之交，所以司馬瓊年紀雖輕，却與華天虹同輩，兩家係屬世交，彼此早就見過。

司馬瓊一見華天虹，頓時淚珠泉湧，俯身下拜，哭喊道：

「大哥……」

言猶未了，突然暈倒在地。

那兩名孝服女子急忙上前，攙扶起暈厥中的司馬瓊。

華天虹身形一轉，舉手一招，道：

「隨我來！」

甫至內堂，廊下轉出一名青衣美婢，道：

「啟稟大爺，老太君有話，請司馬小姐精舍待茶。」

這時，司馬瓊業已悠悠醒來，華天虹領著衆人，繞過廻廊，通過一條長長的幽篁小徑，步入一座蒼松環繞，靜謐異常的精舍。

精舍乃是華天虹之母文太君的居處，這時，兩位夫人都在門前迎候，司馬瓊一見，心頭大爲激動，眼望二位夫人，叫了一聲「大嫂」，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。

二位夫人齊齊一驚，忙將司馬瓊扶入靜室，文太君白髮皤然，盤膝坐在一張檀木椅上，未及開口，司馬瓊已經拜仆下去，淚落似雨，嚎啕大哭。

文太君威容滿面，鎭靜的道：

「瓊兒，你身着重孝，莫非……」

司馬瓊仰面哭嚎道：

「伯母啊！爹爹……」突又暈厥過去。

大夫人秦氏覩狀，扶起司馬瓊安置椅上，屈指輕彈，連點司馬瓊胸前三處大穴，司馬瓊呼出一口長氣，悠悠醒來，那美婢奔到後房，取來一顆寧神順氣的藥丸，秦氏夫人親手餵與司馬瓊服下。

這時，衆人心知司馬家一定發生了奇慘變故，人人俱各忐忑不安。

但聽文太君道：

「瓊兒，事情究竟發生在何人身上？妳要節哀順變，定下心來，先將此中經過告知老身。」

司馬瓊飲泣道：

「爹爹和娘……兩人都……都慘死了！」

文太君瞿然一驚，道：

「什麼？」

司馬瓊口齒啟動，但却泣不成聲，不禁搥胸頓足，又復嚎啕大哭起來。

衆人雖是早已感覺司馬家必有不幸，這時聽司馬瓊親口說出噩耗，仍有不勝震驚之感，霎時間，人人垂首，靜室之中，但聞一片唏噓飲泣之聲。

司馬瓊倏然掙扎下地，跪在文太君的面前，哭道：

「瓊兒父母同遭慘死，萬祈伯母顧念兩家情誼，替侄女作主。」

文太君老淚縱橫，沉聲嘆息，道：

「仇，勢在必報，老身定然爲你作主，只是你悲慟過份，却非所宜。」

司馬瓊哭道：

「侄女痛不欲生……」

華天虹雙目之內，淚光轉動，道：

「世妹節哀，先將經過情形，詳細述說一遍，咱們共議報仇的大計。」

司馬瓊想起父母的死狀，心如刀割，泣聲道：

「娘睡在內室，爹爹睡在外間，兩人同時遇害，一夜之間啊！」

文太君暗暗忖道：這孩子悲傷過甚，已是語無論次了，當下喟聲一嘆，道：

「那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

司馬瓊舉袖拭面，哽咽道：

「四日之前。」

華天虹戚然道：

「叔父母遺體之上，可有傷痕？」

司馬瓊恨聲切齒道：

「傷痕同在咽喉之上，那……那傷處齒痕歷歷，好似……好似被一種獸類咬傷。」

文太君白眉緊蹙，沉吟道：

「九命劍客何等身手，區區獸類，焉能傷他的性命？」

司馬瓊聽文太君語氣之內，頗有懷疑之意，放聲哭道：

「爹娘的靈柩尚未落葬……」

突然記起一事，話聲微頓，接道：

「哦！兇手有一樣表記留下……」

文太君瞿然道：

「什麼表記？」

司馬瓊垂淚道：

「是一個小小的碧玉鼎。」

說話中探手入懷，取出一個直徑寸許，高約兩寸，碧綠晶瑩的袖珍玉鼎。

剎那間，文太君、華天虹，以及華天虹的兩位夫人，不覺聳然色變，神情之間，激動不已。

這片刻間，靜室中沉寂如死，落針可聞，文太君等四人面面相覷，八道目光，不時朝司馬瓊

手中的「玉鼎」瞥視一眼，神色中流露著憂慮、迷惘、焦急、駭異，似是這一瞬間，四人的心情矛盾萬分，複雜之極。

一片神秘而沉悶的氣氛，籠罩在這靜室之內，小輩們不明端的，又不敢出言動問，不禁惴惴難安，大爲緊張起來。

突然間，司馬瓊放聲哭道：

「什麼道理啊！難道武林之中，還有華家畏懼的人麼？」

說罷之後，無助的悲哀頓襲心頭，越發哀哀痛哭不已。

文太君柔聲說道：

「孩子，老身曾經答應過你，爲你的爹娘報仇雪恨……」

司馬瓊哭著嘶聲道：

「伯母告訴瓊兒是誰？這玉鼎代表什麼人啊？」

文太君神色凝重，緩緩說道：

「江湖中事，波譎雲詭，險詐重重，單只根據這小小一件信物，實不足認定兇手是誰。」

大夫人秦氏藹然道：

「她老人家一言既出，縱然毀家赴難，也要替司馬叔父昭雪冤屈，報仇雪恨。」

二夫人白氏突然一顧夫婿，道：

「你能確定這『玉鼎』是否贋品麼？」

華天虹微微一怔，道：

「世妹，將那『玉鼎』借給愚兄瞧瞧。」

司馬瓊忙將「玉鼎」遞了過去，華天虹接過，仔細看了一看，將那「玉鼎」放置几上，突然咬破右手中指，一股鮮血，泉湧而下，注入了「玉鼎」之內。

那「玉鼎」直徑不過寸許，容量有限，頃刻間，鮮血注滿了鼎內，華天虹目不轉睛，凝視「玉鼎」，一瞬不瞬。

在座之人，只有華天虹深明這「玉鼎」特異之處，文太君也不知其詳，這時見他將鮮血注入鼎內，俱都不勝訝異，一個個目凝神光，緊緊盯在那小小「玉鼎」之上。

良久，那「玉鼎」的外表仍然碧綠晶瑩，毫無異狀，可是，華天虹的臉色却越來越是蒼白，身子竟然微微顫抖起來。

原來那「玉鼎」外面，逐漸顯露出幾行細細的紅絲，華天虹將那紅絲的一面朝向自己，其餘的人俱未看出眞象。

逐漸地，那紅絲愈來愈爲顯著，終於變成四行殷赤刺目，每行五字的詩文。

那「玉鼎」小如玩物，鼎上的字體比米粒還小，但華天虹內功深厚，目力異於常人一眼之下，已看清了那首詩文之意——

「情根是仇恨，寶劍慰芳魂；」

「一掬傷心淚，寄與薄倖人。」

華天虹看清詩文，雙目之內迸出兩行熱淚，喃喃唸道：

「一掬傷心淚，寄與薄倖人。」

突然一拳擂在几上，那「玉鼎」震得跳起空中，鼎中所盛的鮮血，濺洒得華天虹滿身皆是。

衆人譁然大驚，兩位夫人齊齊走了過來，低聲勸慰。

華天虹將手一擺，止住兩位夫人講話，目光一轉，向母親望去，神色之間，無限惶恐愧然。

文太君深深望了兒子一眼，搖一搖頭，緩緩說道：

「你稍安勿躁，我自有道理。」

華天虹黯然垂首，沉沉嘆息一聲，那青衣美婢早已奔出室外，取來一件長袍，侍候主人換下了血污的袍服。

這時靜室中鴉雀無聲，文太君閉目而坐，陷於沉思之中，其餘的人也都是思潮起伏，只是各有所思，誰也不放開口講話。

突然間，司馬瓊芳心一沉，一種幻滅的感覺，倏然襲向心頭。

以往，她將華天虹母子二人，看作神明一般。在她想像之中，華天虹母子是至高無上，無所不能的，因此當她父母雙雙遇害之後，未及下葬，就兼程趕來「落霞山莊」。在她想來，只要見到華氏母子，爲父母報仇之事，定然迎刃而解。

可是，如今她猶豫了，她開始覺得，事情並非如她想像的那麼簡單，雖然一時之間還猜不透其中的道理，但却隱約感到，報仇之事一定甚爲渺茫，絕非一舉便能成功。

忽見文太君雙目一睜，兩道寒電般的精光照射過來，緩緩說道：

「瓊兒，我華家與你司馬家的交情，妳知道詳細麼？」

司馬瓊微微一楞，囁嚅道：

「侄女知道爹爹與華伯父是八拜之交。」

文太君沉聲道：

「那是說刎頸之交了。」

語聲微微一頓，接道：

「三十餘年前，正邪兩派有『北冲會』一場決戰，結果正派俠士傷亡殆盡，你華伯父也在那一戰中不幸喪命。」

提起了往事，華家人追念祖先，人人淚下如珠，婦女們更是嚶嚶低泣起來。

但聽文太君緩緩說道：

「當日，老身含悲忍痛，負傷突圍，此後十年中，老身與妳華天哥隱伏湖山，臥薪嚐膽，母子二人，苦練絕藝，十餘年後復出，再與群邪週旋，直到『子午谷』一戰，我白道人士始才重見天日。」

司馬瓊悽然道：

「伯母與華大哥的俠行義舉，侄女早已聽爹爹說過，爹爹在世之日，是極爲敬佩的。」

文太君淡淡一笑，道：

「敬佩二字，那也休提。老身只望你能明白，我華家孝義傳家，義之所在，殺身不顧，老身與你華大哥，絕非是貪生惜命之人。」

司馬瓊點頭道：

「這一點侄女早就知道了。」

文太君肅然道：

「那就好了，老身問妳，妳是願意咱們替妳報仇，抑是願意親自爲父母報仇雪恨？要事先拿定主張。」

司馬瓊淚承於睫，道：

「侄女……」

文太君接道：

「你聽老身將話講完。妳若願意咱們代妳報仇，一年之內，老身負責將兇手的首級交付與妳，若是妳想親手爲父母報仇，則妳跟隨老身三年。兩年之內，老身將畢生所學，傾囊傳授于妳，然後妳隨華大哥練劍一年，三年藝成，老身擔保妳的武功在那兇手之上，報仇之事，不過舉手之勞。」

司馬瓊不加考慮，道：

「殺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爲子女者，誰不願親自去報，侄女情願隨侍伯母，學藝三年。」

文太君笑容微綻，道：

「好孩子，有志氣！自今以後，你得抑止悲憤，專心習武，凡事聽老身的吩咐。」

司馬瓊連連稱是，盈盈拜倒，謝了收錄傳藝之恩。

但聽文太君道：

「你連日悲慟，神傷過甚，加以車馬之勞，再不憩歇，恐有大病臨身。」

轉面一望孫兒孫女，接道：

「爾等一起退下，陪同瓊姑姑安置居處去吧！」

司馬瓊聞言，只得行禮退出，華熙也領著弟妹退出精舍，陪同司馬瓊而去。

靜室之中，只剩下文太君母子婆媳，與那青衣美婢。文太君沉默了片刻，突然長長一聲嘆息，自語道：

「這萬斤重擔，只好落在老二肩上了。」

秦氏夫人似是大吃一驚，道：

「娘……」

文太君威然說道：

「除此之外，別無良策，這是無可奈何之事。」

秦夫人愁容滿面，目光一轉，望向夫婿，華天虹亦是滿臉沉痛之色，目光再轉，怔怔的望著二夫人白氏。

此際，二夫人白氏如遭雷擊，呆呆坐在椅上，眼淚如斷線珍珠，簌簌不絕，順頤而下。

只聽文太君沉聲喝道：

「傳二公子。」

那青衣美婢低喏一聲，轉身走出室外。

二夫人白氏陡然飲泣道：

「娘！龍兒頑劣成性，讓他一人獨闖江湖，那……那是太危險了！」

文太君深深浩嘆一聲，道：

「天虹初入江湖時，年紀不過十六七歲，龍兒雖是頑劣成性，但他身兼數家之長，以他的年歲，也該闖蕩天下，有所作爲了。」

白氏垂泣道：

「此事不能讓媳婦去解決麼？」

文太君戚然道：

「唉！妳能解決得了，我作婆婆的也能解決了。」

白氏眼淚汪汪，移目望向夫婿，露出哀哀求助之色。

華天虹口齒啟動，欲言又止，隨即垂下頭去，神情之間，大有愛莫能助，無所適從之勢。

忽見那青衣美婢匆匆走了進來，道：

「啟稟老太君，二公子不在莊內，婢子已經打發人趕出莊外，分頭找尋去了。」

文太君眉頭微蹙，道：

「姑娘們都在莊內麼？」

那青衣美婢道：

「家裏的姑娘全在。」

文太君想了一想，道：

「南山山坳有一家獵戶，那家有個女兒，叫做……」

那青衣美婢接道：

「二公子已經不和那位姑娘玩了，不過，婢子也打發得有人前去。」

秦氏大夫人問道：

「山外也有他熟識的姑娘麼？」

那青衣女婢應道：

「有是有，不過二公子很少去找她們，都是那些姑娘來惹二公子。」

忽聽蓬然一聲巨響，華天虹猛地一掌拍在身畔茶几上，恨聲道：

「這小畜生，氣煞我也！」

衆人對這突然的舉動吃了一驚，文太君冷冷望了兒子一眼，目光之內，隱含責備之意，華天虹大感汗顏，垂首告罪道：

「孩兒一時糊塗，娘別生氣。」

文太君輕輕哼了一聲，目光一轉，朝秦氏道：

「我打算讓龍兒立刻動身，你去將那副輭甲取來。」

秦氏微微一怔，隨即起立道：

「兒媳遵命。」轉身出門而去。

二夫人白氏道：

「娘！媳婦去替龍兒打點行裝，少時回來侍候。」

文太君將手一擺，道：

「快去快來，闖蕩江湖，並非出門作客，一柄鋒利的寶劍也就夠了。」

白氏頷首稱是，轉身出房而去。

華天虹沉思半晌，忽向母親道：

「娘！龍兒風流成性，冥頑不靈……」突然發覺母親神色不豫，連忙住口。

「世事如棋，每出常人意表，想你一生行止端謹，事到臨頭，也有身不由己之時，龍兒的造化，誰又能先期逆料。」

華天虹喟然一嘆，道：

「孩兒始終覺得，那孽障聰明有餘，端凝不足，非是大器之材，眼前這萬斤重擔，他肩負不起。」

文太君臉上，閃過一絲憂戚之色，沉聲道：

「肩負不起也得肩負！」

華天虹微微一怔，期期艾艾道：

「孩兒覺得，此事不如讓孩兒親自解……」

「解」字未曾出口，文太君臉色倏寒，冷冰冰的哼了一聲，華天虹頓生惶恐，急急垂下頭去。

文太君見到兒子惶恐之狀，長長一聲嘆息，轉面朝那青衣美婢道：

「將我那紫檀木匣取來。」

那青衣美婢聞言應「是」，當即奔入後房，捧來一個烏光閃亮，暗中透紫的檀木小匣，置於文太君面前几上。

須臾，大夫人秦氏步入室內，呈上一件護身輭甲，過了片刻，白氏夫人拿著一柄色澤斑駁，

長達四尺的龜甲古劍，也進入了室內。

文太君向那青衣美婢道：

「妳另外派幾個人出去，日落之前，務必將二公子召回。」

那青衣美婢低喏一聲，急步走出室外。

靜室之內，重歸寂靜，四個人默然枯坐，只等二公子華煬到來。

沉悶的空氣，好似一根緊緊繃著的弓弦，迫得人有點透不過氣來，突然間，華天虹大聲說道：

「我總覺得，這小畜生聰明外露，難當大任。」

秦氏夫人一望婆婆，低聲說道：

「何不讓熙兒出去？娘！熙兒是長子，年紀也大些，應該出去歷練歷練了。」

文太君肅然道：

「你們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這件事內情複雜，詭譎難測，熙兒端凝有餘，機變不足，叫他肩負此任，那是更加危險了。」

一陣步履之聲，傳入了室內。

只聽一個清朗歡暢的聲音，高聲叫道：

「奶奶召喚我麼？龍兒回來了。」

語聲甫盡，一位輕袍緩帶，俊美無儔的少年手搖摺扇，笑吟吟走了進來。

這一位俊美少年，正是華天虹次子華煬，他表字雲龍，奶名龍兒，眼前不過十八九歲，較之

大哥華熙，整整小了兩歲。

華天虹共有三子二女，長子、幼子，以及兩個女兒，俱是大夫人秦氏所出，次子雲龍則是二夫人白氏的骨肉。那二夫人閨名白君儀，少女時代，美艷如仙，傾國傾城，有武林第一美人之稱，華雲龍兼承了乃母的長處，生長得貌似潘安，俊美至極。

另一方面，文太君治家嚴謹，家規極嚴，華天虹天性敦厚，事母至孝。長子華熙端莊穩重，饒有父風，幼子華煒年方十四，雖得全家鍾愛，却也循規蹈矩，至於夫人小姐，乃至家中的僕婦，無不是長幼有序，行止有節，誰也不敢稍有逾越。

唯獨這華雲龍，自幼便飛揚挑達，不受羈勒，長大之後，更是風流倜儻，放蕩不羈。他那拈花惹草，隨處留情的性格，大違祖母和雙親的心意，只是任憑文太君和華天虹夫婦想盡辦法，始終不能放變他這風流的天性，差幸他的舉動雖是放蕩，實際上尚不下流，故在無可奈何之下，也只得見怪不怪，習以爲常了。

這時，華雲龍興高采烈的走入室內，忽然發覺情勢不對，母親臉上尚有淚痕，不禁暗暗心驚，連忙移步上前，雙膝一屈，跪了下去，道：

「龍兒拜見奶奶。」

文太君漠然說道：

「罷了。」

華雲龍暗自心慌，轉身向華天虹叩拜道：

「龍兒參見父親。」

華天虹將手一擺，也不言語，華雲龍轉臉望著秦氏夫人，叫了聲「娘！」

秦氏夫人雙目之內，淚光浮動，柔聲道：

「累了吧？先坐下歇息。」

華雲龍應喏一聲，移步走到母親身邊站定，目光轉動，朝几上的鞭甲、寶劍，及那碧綠晶瑩尚餘大半鮮血的玉鼎來回掃視幾眼，低聲問道：

「媽！什麼事令您傷心，又是孩兒闖了禍麼？」

二夫人螓首一搖，哽咽道：

「你先別吵，奶奶有話吩咐你。」

說話中，兩行熱淚，不覺順頤而下。

只聽文太君道：

「龍兒，南陽府你司馬叔爺家中，發生了重大變故，你尚不知麼？」

華煬微微一驚，搖首道：

「不知道，孩兒與一位朋友在後面山峯玩耍，聽到宗遼……」

華天虹怒聲喝道：

「老管家！」

華雲龍低聲道：

「是！老管家。孩兒聽到老管家的呼喚，立即從峯上滑下來，路上沒有遇見誰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故。」

說到此處，那青衣美婢悄然走了進來，華雲龍將兩道詢問的目光投了過去，似是問她到底發生了什麼大事，那青衣美婢不敢答理，匆匆垂下頭去。

忽聽華天虹沉聲說道：

「你先跪下，奶奶有話對你講。」

華雲龍臉色一變，惶然走了過去，一撩衣襟，直挺挺跪了下去。

文太君似有無窮感慨，唏噓良久，始才喟然一嘆，緩緩說道：

「龍兒記住，你那司馬叔爺與叔祖母，兩人在睡夢中遇害，傷痕同在咽喉，齒痕歷歷，似是被一種獸類咬死。」

華雲龍劍眉聳動，駭然存疑道：

「有這等事？司馬叔爺成名數十年，以他的身手，武林之中，已是難有敵手……」

文太君不待他將話講完，冷然截口道：

「人上有人，天外有天，難有敵手這句話，講得過於武斷。」

二夫人白氏連忙接口道：

「龍兒！天下之大，奇人輩出，在江湖上活動的人物，不過是一小部份，並非整個武林，你日後在外走動，千萬要將這一點謹記在心。」

華雲龍點一點頭，應道：

「孩兒記下了。」

接著眉頭輕蹙，又道：

「司馬叔爺不是等閒之人，何物獸類，能夠害他的性命呢？」

文太君道：

「事實如此，不由人不信，這是你瓊姑姑親口所講。」

華雲龍滿臉迷惘，問道：

「瓊姑姑今在何處？」

文太君道：

「現在莊內，她悲慟過甚，我命她下去憩歇了。」

華雲龍劍眉軒動，眼珠一轉，朝木几上那「玉鼎」望去。

文太君緩緩說道：

「那『玉鼎』是兇手留下的表記，這也是追查兇手的一條線索。」

華天虹將那「玉鼎」拿在手中，道：

「這是一座碧玉雕成的小鼎，你記在心裏就是了，不必帶著此物。」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暗暗忖道：這一件兇殺案，若是命我華煬去偵辦，就該將此「玉鼎」交付于我，最低限度，也該讓我仔細瞧瞧。

那「玉鼎」刻有四句詩文，華天虹不願讓兒子看到，話一講完，立即取出一塊絹帕，將那小鼎包將起來。

華雲龍聰明絕頂，覩狀之下，已知事有蹊蹺，但亦不加追問，轉臉一望祖母，道：

「奶奶召來龍兒，不知有何差遣？」

文太君沉沉嘆息一聲，道：

「司馬家遭此慘變，依你之見，咱們華家之人應該如何處理？」

華雲龍不加思索地道：

「殺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瓊姑姑若有志氣，她一定希望手刃元凶，親自替父母報仇，此恨方能得雪。」

文太君道：

「你瓊姑姑正是這個意思。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奶奶就該將她帶在身邊，傳她幾樣絕技，使她有報仇懲兇的能力，不過……」

文太君淡然道：

「不過怎樣？」

華雲龍沉吟道：

「手刃元兇，乃是瓊姑姑的心願，咱們華家，也應該多方盡力，那才不負兩家的交情。」

文太君緩緩頷首，道：

「我也是這個意思，至少咱們要先查出兇手是誰，將來你瓊姑姑出面報仇時，也不至茫無頭緒。」

華天虹倏地冷然道：

「奶奶與我已經決定，這偵緝元兇之事，派你去做。」

華雲龍眉頭攢動，暗暗忖道：

「這事就透著古怪了？」

白氏夫人威然說道：

「龍兒，你若有困難之處，可以稟明奶奶，或許奶奶會另作安排。」

生身之母，骨肉連心，這白氏夫人愛子之情又深了一層。

華雲龍暗念不已，忖道：

「按理來說，這事應該奶奶親自出馬才是，再說，在奶奶與爹爹心目之中，我華煬遠不如大哥成器，這事何以不派大哥，反而落在我華煬身上？這內中必有講究……」

他心念電轉，忽然朗聲道：

「媽，孩兒年事已長，理該幹點正事，磨練磨練。」

二夫人口齒啟動，欲言又止，忍不住心頭悲悽，雙目之內淚光浮動，泫然欲泣。

文太君輕輕咳了一聲，倏然峻聲道：

「龍兒，你聽清楚。」

華雲龍垂手應道：

「奶奶但請吩咐，孫兒聽著。」

文太君肅然道：

「二十年前，武林中有一位女中豪傑，姓顧名鸞音，江湖人稱『玉鼎夫人』，你所見到的碧玉小鼎，便是她的信物。」

華雲龍精神一振，道：

「有名有姓，事情便好辦了。」

文太君冷然道：

「據咱們所知，那『玉鼎夫人』早已不在人世。」

華雲龍訝然道：

「是傳聞，抑是有人親眼目覩？」

文太君道：

「難得你心思縝密，咱們倒也放心不少。」

突然伸手拍拍几上紫檀木匣，接道：

「那位『玉鼎夫人』有一封絕筆書信存在此處，根據此信，咱們當然認定她已經離開人世，早已作古。」

華雲龍微一沉吟，道：

「如此看來，殺害司馬叔爺的兇手，若不是『玉鼎夫人』的傳人，那便是有人利用這件信物，企圖矇騙世人的耳目。」

文太君嘆息道：

「唉！那就很難斷言了。」

華天虹接口道：

「武林中事，很難以常情推斷，『玉鼎夫人』或許尚在人世，那也是可能的事。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

「玉鼎夫人」又如何？就算她仍在人世，也吓不倒咱們雲中世家啊！

文太君似已看透了他的心思，冷冷說道：

「『玉鼎夫人』與咱們華家恩怨糾纏，孰是孰非，無法作一論斷，此中情由，一言難盡，簡單的講，倘若那『玉鼎夫人』尚在人間，咱們縱有絕世武功，也不便與她動手。」

秦氏夫人一直未曾開口，這時淚珠泉湧，凄然接道：

「咱們有一件事對不起她，無顏見她的面。」

華雲龍瞿然一震，囁嚅道：

「那……那可怎麼辦？」

文太君威然道：

「咱們華家寧可斷頭濺血，也不願作虧心之事，只是造化弄人，有時人便無能爲力，咱們也是無可奈何。」

華雲龍心情稍弛，緩緩說道：

「既然於理無虧，那就好辦了。」

文太君苦澀的笑了笑，啟開紫檀木匣，取出一封色澤陳舊，看去已經存放了一二十年的書信。

華雲龍眼睛一亮，道：

「這就是那位夫人的絕筆書麼？」

文太君肅然道：

「正是，但你絕不能私看此信，違背了此戒，你便不是華家的子孫了。」

華雲龍臉色一變，忙道：

「孫兒永遠不敢忘懷奶奶的告誡。」

文太君將那封絕筆書交給身旁的青衣美婢，道：

「將這封書信裹上一層油布，縫在輭甲的夾層之中。」

白氏夫人道：

「讓我來縫。」

那青衣美婢急忙將書信遞了過去，取來油布和針線，二夫人親自動手，將那絕筆書包好，縫在那件輭甲的夾層之內。

華雲龍自始至終，直挺挺的跪在文太君面前，文太君未曾命他起立，他只好跪着不動，二夫人却是有些心疼，匆匆縫妥書信，說道：

「這封信關係重大，你現在就將輭甲穿上吧！」

華雲龍應喏一聲，站起身來，脫去上身的衣服，將那輭甲貼身穿好。

但聽華天虹道：

「你跪下。」

華雲龍垂首應「是」，重又面向祖母跪了下去。

文太君緩緩說道：

「明白你父親的意思麼？今日之事，關係咱們華家的榮辱禍福，也關係咱們華家人的生死存亡，這萬斤重擔落在你一人身上，你若掉以輕心，咱們華家可就毀了！」

華雲龍心頭一沉，悚然道：

「孫兒不敢大意。」

文太君輕輕嘆息一聲，道：

「這件輭甲，是你大哥週歲時，江南的武林朋友聯合公送之物，一則可以防身，二則冬暖夏涼，你不可等閒視之。」

華雲龍垂首道：

「孫兒理會得，書信呢？」

文太君語聲一揚，神情肅穆，道：

「此去江湖，務必查出眞兇是誰，如果兇手僅是『玉鼎夫人』的傳人，或是有人冒名行事，那麼問題就簡單了。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倘若『玉鼎夫人』尚在人世，兇案係她所爲，那又怎樣？」

文太君道：

「果眞如此，你就當面將這封絕筆書退還給她。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以後呢？」

文太君神色一默，浩嘆一聲道：

「以後的事，那就無法逆料，只有觀其變化了。」

白氏夫人戚然道：

「江湖之上，必然還有更大的變故發生，你要步步爲營，處處謹愼，最好是專心追查此事，不要多管閒事。」

華天虹冷冷說道：

「還有你那些壞習性，最好是一起改掉。」

華雲龍垂首恭聲道：

「孩兒記下了。」

文太君喟然一嘆，向二夫人白氏一使眼色，抬起左手，打了一個手勢。

二夫人白氏，突然之間，熱淚泉湧，雙手發抖，顫巍巍的抽劍出鞘，飲泣道：

「兒……你……過來。」

華雲龍挺身站起，走到母親身前，惑然道：

「孩兒知道隨機應變，媽不用擔心。」

文太君嘆息道：

「唉！君儀，將寶劍給我。」

白氏夫人微微一怔，匆匆一拭淚痕，道：

「兒媳自己來。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這事當眞古怪，媽素來堅强，難得有傷心落淚之時，今日如此憂傷，完全是因爲我要遠離她膝下？或者是還有其他原因呢？

華雲龍正自轉念未已，白夫人已經持劍走來，哽咽道：

「兒將左手抬起來，手掌豎在胸前，媽不會傷你重的。」

華雲龍滿腹疑雲，左掌一豎，訝然道：

「媽要幹什麼？」

白氏夫人哀聲道：

「媽只是在你掌上劃一個字……」

但聽文太君道：

「你記得筆法麼？」

白氏夫人點頭道：

「兒媳記得。」

華雲龍柔聲道：

「媽只管劃吧，皮肉之苦，孩兒還不在乎。」

白氏夫人雙目噙淚，手執寶劍，劍尖直指兒子掌心，定了定神，突然咬緊牙關，皓腕微微一震，只見那寶劍寒光一閃，二夫人已是棄劍於地，掩面低泣起來。

華雲龍感到手心一涼，翻轉手掌一看，血跡殷殷，赫然是個「恨」字。

這時，大夫人秦氏與那青衣美婢一起走了過來，在華雲龍掌心塗了一層藥膏，然後用一塊白絹將那手掌包紮起來。

華雲龍臉色有點蒼白，悚然道：

「媽，您恨龍兒？」

二夫人螓首一搖，道：

「不是……」

文太君截口道：

「親生的骨肉，恨你則甚？龍兒不要胡思亂想。」

二夫人含淚道：

「此中的用意，你自有明白之日，如今不要多問。」

華雲龍頷首道：

「只要不是媽恨孩兒，那就不要緊。」

忽見文太君目光一抬，問道：

「是小畹兒麼？」

門外伸進一張娟秀的小臉，嬌聲道：

「奶奶，我要進來。」

這小姑娘乃是華天虹最小的女兒，平日極得文太君喜愛，但此刻文太君滿腹心事，焉有心情逗弄小孫女，只見她眉頭一皺，揮手喝道：

「奶奶有事，前面玩去。」

小畹兒見到祖母神色不豫，楞了一楞，朝室內溜了一眼，果然轉身奔去。

但聞文太君沉聲喝道：

「龍兒聽著。」

華雲龍連忙一整容顏，垂首道：

「請奶奶吩咐。」

文太君一頓，緩緩說道：

「有幾件事，你得牢牢記住，第一，那封絕筆書除非是當面退還『玉鼎夫人』，任何人不能過目，萬不得已時，寧可毀掉。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孫兒不敢忘懷。」

文太君肅然道：

「你左掌心留下了一個字痕，不管是誰問起，你要講是自幼便有的。」

華雲龍將頭一點，道：

「孫兒記下了。」

文太君微微一頓，道：

「若有人問起你的年紀，你要多報一歲，說是壬申年正月十九日生，記得麼？」

華雲龍劍眉輕蹙，應道：

「是！孫兒記得，壬申年正月十九日生，如今該是十八週歲有餘了。」

文太君忽然嘆息一聲，道：

「華家子孫，只有你善於撒謊，如今倒要依靠你這撒謊的本領了。」

華雲龍臉上一紅，囁嚅道：

「辦完這件事，孫兒再不撒謊了。」

文太君頷首道：

「此去江湖，你得自力更生，若有厄難，咱們可是救不了你。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孫兒理會得，孫兒知道照顧自己。」

忽聽步履之聲，屋外傳來華熙的聲音，道：

「啟稟奶奶，孫兒求見。」

文太君揚聲道：

「什麼事？」

華熙立於門外，躬身道：

「聽五妹講，二弟有事遠行，孫兒……」

文太君峻聲道：

「不關你的事，退下！」

華熙微微一怔，惶恐的應了聲「是」，轉身退去。

文太君低頭沉思了片刻，目光一抬，凝視著華雲龍，道：

「你仔細想一下，是否還有疑問，如果沒有，那就動身。」

華雲龍不加思索，道：

「孫兒只有一點猜測不透。」

文太君道：

「什麼地方？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司馬叔爺與那位『玉鼎夫人』之間，不知是否另有仇隙？」

文太君搖一搖頭，道：

「毫無仇隙，嚴格講來，你司馬叔爺也算對『玉鼎夫人』有過恩惠。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孫兒想見一見瓊姑姑，詳細的詢問一下當日……」

文太君截口斷言道：

「不必，她所知道的，你已全都知道了。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「此事隱諱重重，曖昧甚多，奶奶既不肯詳爲解說，那便只有外面去打聽了。」

他心中轉念，躬身說道：

「奶奶若無指示，孫兒就此拜別。」

文太君道：

「男兒志在四方，走一趟江湖，算不了大事，你好自爲之吧！」

華雲龍唯唯稱是，仆地拜了一拜。

文太君微一頷首，目光一轉，朝華天虹道：

「你送他出谷，不必多耽擱了。」

華天虹急忙離座而起，這時，兩位夫人一起走了過來，二夫人眼淚汪汪，替兒子將劍繫好，大夫人秦氏給了三個羊脂玉瓶，華雲龍藏到懷中，匆匆拜別了兩位母親，緊隨父親身後，出了精舍。

迴廊下，老管家宗遼牽著一匹毛色如火，神駿非凡的良駒，華熙、華煒等四兄妹都在一旁相候，另有一位體態豐腴，嬌艷如花的婢女。

華天虹直向莊外走去，衆人見了，默默跟隨在後。

那嬌艷如花的婢女名叫白玉，乃是二夫人白君儀的貼身侍兒，這時追到華雲龍身旁，悄悄遞過一柄精緻的摺扇，低聲說道：

「馬包中有一串珍珠，約值三千金，飲食起居，小官人自己當心了。」

華雲龍朝前面走的父親瞥了一眼，暗示白玉小聲一點。

須臾來到山莊門外，華天虹心事重重，再看華雲龍那副貴胄公子的打扮，若無其事的神情，一陣憂煩湧上心頭，將手一揮道：

「上馬，你走吧！爲父的也不送你了。」

華雲龍滿心認爲父親必有訓誡，想不到父親竟然這般爽利，當下心情一鬆，急忙向父親叩拜辭別，縱身上馬，如飛奔出谷去。

匆匆數日，這天傍晚時分，南陽府北門之外，來了雲中山的華家二爺。

華雲龍風塵僕僕，却掩不住他那俊美的形貌，寶馬輕裘，佩劍持扇，依舊是那副貴胄公子的模樣，一絲也不見勞頓疲乏之色。

此時華燈初上，夜市剛剛開始，華雲龍控轡徐行，直向城中走去。

街上行人如織，那紅馬一如牠的主人，高視闊步，串鈴「叮噹」，大搖大擺，一副目中無人的神態。

須臾，紅馬在「高陞閣」客棧門首停下，衆伙計前呼後擁，將華雲龍迎入店內。

這「高陞閣」乃是南陽城中首屈一指的客棧，華雲龍選定房間，盥洗過後，酒食業已送來，那店小二打了一躬，方待退去，華雲龍將手一招，說道：

「伙計慢走，我有話問你。」

那店伙趨前一步，陪笑道：

「公子爺要問什麼？」

華雲龍端起酒杯，飲了一口，道：

「我向你打聽一個人。」

那店伙滿臉堆笑，道：

「公子爺打聽什麼人？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此人大大有名，複姓司馬，諱叫長……」

那店伙臉色一變，結結巴巴的道：

「公子爺……」

華雲龍臉色陡沉，突然喝道：

「簡單的講，司馬員外的府第在什麼地方？」

那店伙微微一怔，隨即低聲說道：

「東大街，出門向右走，第三條街就是，府門前……」

華雲龍左手一揚，截口道：

「夠啦！」

接著取了一塊碎銀，遞給店伙，道：

「這個賞你。」

那店伙接過銀子，大喜過望，連連道謝而去。

華雲龍自斟自酌，心中暗暗盤算，忖道：司馬叔爺暴斃的消息傳遍江湖，在這南陽城中，怕不更是轟動一時的大事，但衆說紛紜，全是謠傳之言，誰也不知眞兇之誰，要想找出那殺人的兇手，恐怕要大費周章……

二鼓三點，街上響起更梆之聲，華雲龍佩好寶劍，帶上房門，悄然上屋，直向東大街奔去。

不須片刻，找到了司馬長青的宅第，飄然落在宅院之內。

黑沉沉的宅院，寂然無聲，予人一種淒涼陰森的感覺，華雲龍繞向後宅，轉了一轉，看出宅內已無人居，方始轉回前廳，用手一推，廳門應手而開。

步入廳內黑暗中，一陣刺鼻的油漆和石灰氣味撲入鼻內。

他似乎嗅到死亡的氣味，機伶伶打了個寒顫，混身汗毛直豎，急忙取出火摺，燃起火光。光亮下，觸目是一方素幔，幔後兩口棺材，幔前一座靈案，司馬長青夫婦的神主牌位放在正中，旁邊一盞油燈，近案一看，方知燈油已經燃盡，另有一付燭台，白燭也早燃盡，只剩下兩堆燭淚。

華雲龍連連蹙眉，遊目四顧，發現尚有未曾焚化的金銀紙錠，當下燃起一堆紙錠，權當燈光之用。

那司馬長青號稱九命劍客，年青時便有鼎鼎之名，是華雲龍祖父的盟弟。華雲龍暗暗忖道：既已到此，理當拜祭一番，當下便在棺前跪落，拜了幾拜，本想祝禱幾句，見到盆中紙錠燃盡，火焰將滅，連忙添注紙錠，也顧不得祝禱了。

驀地砰然聲響，廳門被風吹開，一陣陰慘慘的涼風撲入廳內，刮得燃燒中的紙錠四下散飛，火焰一閃而滅。

華雲龍吃了一驚，心頭猛然泛起一陣寒意，但在那紙灰飛散，火焰將滅之際，他好似見到靈幔之後，有一個婦女的影子。

這時，華雲龍定下心神，擦了擦掌心的冷汗，沉聲說道：

「靈幔後是那一位？」

寂然片刻，靈幔後響起一個哀戚的聲音，道：

「妾身尤氏，公子尊姓大名？」

華雲龍眉頭一蹙，道：

「在下華煬，落霞山莊來的。」

只聽那尤氏幽幽說道：

「原來是二公子。」

火光一閃而亮，素幔之後，轉出一位混身重孝，滿臉悲戚之色的婦人。

那婦人花信年華，容貌甚美，此時混身素服，額上勒著一道白綾，愈發顯得清麗動人。

華雲龍立在靈案之前，舉目望去，見那尤氏右手掌燈，左手抱在懷中，似是抱著一個嬰兒，不覺心中一動，暗暗忖道：這尤氏身著重孝，定是司馬叔爺的親人，但不知她抱著的嬰兒是誰的孩子？

思忖中，那尤氏已將油燈放置靈案之上，緩緩轉過身來，華雲龍目光一瞥她懷中所抱之物，心頭猛然一跳。

原來那尤氏抱著的並非嬰兒，而是一頭黑貓。那黑貓毛色漆黑，油光閃亮，黯淡的燈光下，那雙靈活的眼睛金光奪目，令人心悸。

只見那尤氏斂衽一禮，緩緩說道：

「二公子到此，是奉命而來麼？」

華雲龍急忙鎮定心神，還禮道：

「在下奉家父之命，特來拜祭司馬叔爺。」

尤氏道：

「我家姑娘已到寶莊了？」

華雲龍點一點頭，道：

「不知夫人與司馬叔爺如何稱呼？」

尤氏垂目望地，道：

「賤妾乃是老員外的侍妾。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司馬叔爺尚無子嗣，蓄妾求子，也是人之常情。

當下重行大禮，道：

「原來是二夫人，請恕晚輩失禮之罪。」

尤氏身形一側，道：

「賤妾不敢當此大禮。」

華雲龍心念一轉，道：

「府中只賸下二夫人一人了麼？」

尤氏悠悠一嘆，道：

「姑娘離家之日，已將婢僕悉數遣散，賤妾感念老員外的恩德，獨自在此守靈。」

華雲龍肅然起敬，道：

「二夫人重情尚義，晚輩敬佩萬分。」

尤氏一聲嘆息，似欲謙遜幾句，忽然低頭沉吟，半晌方道：

「二公子趕來寒舍，除了祭奠我家員外，還有別的事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晚輩奉家父之命，趕來南陽，一者拜靈，二者查緝兇手。」

尤氏秀眉一蹙，道：

「華大俠並不親自下山？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家父已將查緝兇手之責交付晚輩了。」

尤氏聞言之下，臉上掠過一絲異樣的神色，但只一瞬，重又回復了哀惋淒冷的模樣。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她是看我年輕，料我本事有限，不堪當此重任了。

轉念之中，覺得尤氏懷中那黑貓，雙目金光閃閃，一直盯著自己，充滿了敵意，不禁朗聲一笑，道：

「夫人愛貓？」

尤氏道：

「家破人亡，孤零一身，這黑兒是妾身唯一的伴侶了。」

華雲龍暗道：原來那黑貓也有名字，倒也有趣。

但聽尤氏道：

「我家員外是武林知名之士，一身技藝，雖然比不上令尊大人，但也算得一流高手，能夠謀

害我家員外的人，自非泛泛之輩，華大俠不肯出山，只派二公子前來查案，未免……」

她似不願多講，話未說完，突然一嘆而止。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夫人放心，晚輩縱然不才，竭盡所能，自信必能報命。」

尤氏一嘆，道：

「二公子既然成竹在胸，妾身也無話可說。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尚望夫人指點。」

尤氏冷冷的道：

「妾身所知之事，我家姑娘諒必早已陳述明白。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看來這尤氏遭逢大變，性情頗爲偏激。

心中在想，口中說道：

「晚輩聽說，司馬叔爺慘遭非命，傷痕在咽喉上……」

尤氏接口道：

「老安人也是一樣。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靈柩尚未固封，晚輩想看看傷處的情形。」

尤氏漠然道：

「左面是老員外的靈柩，右面是老安人。」

話聲中，拿起案上的油燈，移步朝棺木行去。

華雲龍到了左面靈柩之側，雙手把住棺蓋，準備揭開，尤氏立在華雲龍右邊，左手抱著那「黑兒」，右手高擎油燈照亮。

華雲龍正要揭開棺蓋，鼻尖突然嗅到一種淡淡的粉香。

那是一種極品宮粉，珍貴異常，尋常人家，有錢也難買到。華雲龍出身世家，自幼風流，專門愛在脂粉堆中廝混，對婦女常用的脂粉自然十分內行。

他微微一怔，嗅了一嗅，發覺那香味來自尤氏身上，不禁暗暗好笑，心想難怪這尤氏能討司馬叔爺歡心，原來確有可人之處。

忽聽尤氏道：

「二公子爲何遲疑了？」

華雲龍莞爾一笑，雙掌用力，便待揭開棺蓋，突然，他心頭一動，忖道：「不對！這尤氏既然爲夫守制，爲何還用脂粉？司馬叔爺死去十餘日，殘留在身上的脂粉，應無這般濃馥。」

轉念至此，不覺又忖道：

「嗯！完全不對，一個新喪夫主，哀傷逾恒的女子，懷中抱著一頭黑貓，成何體統？」

他本是精靈古怪的少年，先前未曾動疑，倒也不覺得什麼，此刻疑心一動，頓時感到破綻百出，事事可疑，大大的不合常情。

但聽尤氏嘆息道：

「老員外死狀極慘，二公子不看也罷！」

華雲龍隨聲應道：

「正是！正是！」

突然話鋒一轉，又道：

「靈堂之內，應該有一盞長明燈才是。」

尤氏先是一怔，隨即幽幽一嘆，道：

「賤妾遭此大變，六神無主，一切都忘了。」

華雲龍心中暗道：眼淚總不該忘掉，我可沒有見著你的淚水？他突然大聲喝道：

「夫人留神，晚輩開棺了！」

雙手用力，猛地掀開了棺蓋。

棺蓋一開，撲鼻一陣石灰氣味，在那濃烈的石灰氣味當中，尚還夾雜著一股淡淡的花香。

華雲龍嗅覺之靈，高人一等，鼻端一觸那混雜的氣味，心頭已是雪亮，當下敞聲怪叫道：

「哎呀！好香！好香！」

皺起鼻頭，猛然嗅了幾嗅。

那尤氏楞了一楞，奇怪棺木內散發的毒氣，怎會毒不倒這紈袴小兒，不禁大驚失色，右手一沉，油燈猛向華雲龍臉上砸去，左腿一抬，襲向華雲龍的腰際。

華雲龍哈哈大笑，右手一撩，霍地抓住尤氏的臂膀，將那尤氏往棺木中按去。

棺蓋揭開後，尤氏一直閉住呼吸，這時手臂奇痛，驚急交迸，脫口一聲嬌呼，一股毒氣撲入

鼻端，霎時昏死過去。

這乃是指顧間的事，華雲龍對付尤氏，綽有餘裕，那知突然之間，一股勁風憑空而至，斗然襲到了身後。

華雲龍駭然一驚，間不容髮中，身形一仆，閃電一般竄了開去。

只聽嗤的一響，華雲龍背上的衣衫，已被撕去了一片。

這時，靈堂中黑暗如漆，伸手不見五指，華雲龍人未站定，那股勁風已復跟踪襲到，華雲龍匆匆橫閃一步，避過了那勁風的偷襲。

他出身武林世家，對那閃避讓位的功夫自有獨到之處，這一刻，他已辨出偷襲自己的，正是那尤氏抱在懷中的「黑兒」。

他不禁又好氣，又好笑，眼看那兩道黃澄澄的光亮再一次竄了過來，連忙身形微側，一腿踢去。

那黑貓原是西域異種，久經調教，善於撲鬥，華雲龍一腿踢去，居然未曾踢中，那黑貓撲地一轉，反向華雲龍右腿襲來。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小畜生，少爺今日非生擒你不可。」

他童心大起，雙腿一屈，蹲了下去，左手摸著背上破裂的衣衫，右手疾若電掣，直向那黑貓頸上抓去。

驀地，靈幔之後，響起一聲尖厲的哨音。

哨音十分短促，那黑兒聞得哨音，頓時貼地一轉，直往靈幔之後竄去。

華雲龍喝一聲「那裏逃！」撲身一撈，抓住了黑兒的尾巴，不料那黑兒身子一扭，一口咬來，嚇得華雲龍大叫一聲，縮手不迭。

只聽一陣急促的步履之聲，轉瞬便歸於靜寂。

華雲龍閃電般撲了過去，發覺靈幔後有座小門，門後一條甬道，追出甬道，敵人已失踪影，那黑兒也已不知去向。

華雲龍怔了一怔，遊目四顧，一無所見，突然想起自稱「尤氏」的女子仍然昏倒靈堂之中，連忙返回靈堂，亮起火摺，一看之下，那裏還有「尤氏」的影子，顯然就在這眨眼之間，已被同伴救走了。

棺蓋早被掀開，一陣陣濃烈的石灰氣味，混雜著那股淡淡的桂花香味，散發開來，中人欲嘔。

華雲龍閉住呼吸，朝棺內屍體望去，司馬長青的屍體，經過化裝，此刻已看不出可疑之處。

華雲龍伸手掀開衣領，始見咽喉上面有一個酒杯大小的窟窿，那窟窿齒痕宛然，歷歷如新，顯然確是被動物咬斷喉管，氣絕而死。

驀聞「嗖」的一聲，靈案下竄起一條人影，疾若勁矢，直往門外竄去。

華雲龍縱聲大笑，道：

「哈哈！你們好大的膽子，也太小看你家二爺了。」

他顧不得蓋上棺蓋，縱身疾躍，如影隨形一般，追出了廳門。

星光下，只見那人影體態窈窕，婀娜多姿，一身玄色勁裝，腰際斜插一柄短劍，原來竟是一位年方二八，楚楚動人的少女。

華雲龍伸手在那少女肩頭一拍，道：

「喂！還不乖乖的站住？」

那玄衣少女步履踉蹌，連續數步，幾乎跌仆在地，差幸面前是道院牆，她伸手扶住牆壁，始才將身軀站穩。

她忽然取出手帕，捂住小嘴，連連咳嗽，連眼淚也咳了出來。

原來這少女摒住呼吸，躲在靈案之下，那靈案有桌圍罩著，不易爲人發覺，但因閉氣過久，被棺木中散發的毒氣侵入眼內，少女抵受不住，被迫衝了出來。

華雲龍雙目炯炯，朝那玄衣少女上下打量，心中暗道：這丫頭面薄腰細，嬝嬝婷婷，倒是個美人胚子。

他心頭在想，口中笑道：

「二爺並未傷你啊！你幹麼落淚？」

那玄衣少女臉上泛起一抹紅暈，突然抽出短劍，沉聲道：

「姑娘與司馬家命案無關，咱們河水不犯井水，你讓我走。」

華雲龍朗聲大笑，道：

「既與命案無關，你躲在靈堂之中幹麼？」

玄衣少女冷冷一哼，嬌軀一晃，便朝大門掠去。

華雲龍哈哈笑道：

「話未講明，何必急於要走？」

身形一閃，擋住了少女的去路。

玄衣少女好似算定他會如此，短劍一振，欻然刺去，同時雙足一頓，倒射而起，嬌軀撲向院牆。

華雲龍大笑聲中，舉手一抓，抓住了短劍的劍尖。

這短劍光華閃閃，乃是一柄截金斷玉的寶刃，華雲龍抓住手中，恍若無物，那少女身形業已縱起，捨不得丟棄兵刃，只得眞氣一沉，落下地來。

華雲龍將手一鬆，笑道：

「姑娘尊姓，芳名可否見示？」

玄衣少女驚急交加，道：

「我已聲明在先，與司馬家命案無關，你何必多問？」

華雲龍笑容滿面，道：

「在下生平最愛與女孩子交往，姑娘若不講個清楚，那就別想離去了。」

玄衣少女微微一怔，道：

「哼！名門之後，原來竟是僞薄之徒。」

華雲龍放聲大笑，道：

「家兄才是名門之後，舍弟華煒也是純良子弟，至於在下麼，嘿嘿……」

玄衣少女冷冷說道：

「你又怎樣？」

華雲龍一本正經道：

「行爲偏僻乖張，那管世人誹謗。姑娘！妳遇著了華家二爺，妳是倒霉倒定了。」

玄衣少女聞言一楞，心中暗道：這姓華的刁鑽古怪，武功却深不可測，我打他不過，脫身不得，如何是好？

心中盤算，苦無脫身之策，突然間，一股奇異的感覺泛起心頭，不禁臉上一熱，螓首低垂，羞不自勝。

原來華雲龍貌似潘安，俊美無儔，是個十足的美男子，那玄衣少女年方二八，自來少與異性接觸，但情竇已開，此刻突然發覺對方是個俊美少年，不禁大爲侷促，一顆芳心，怦怦亂跳，莫名其妙的羞赧不已。

華雲龍覩狀之下，莞爾一笑，忽然從懷中取出描金摺扇，「唰」的一聲打了開來，搖了兩搖，道：

「姑娘貴姓芳名？」

玄衣少女秀目一抬，閃電般瞥了華雲龍一眼，低聲說道：

「素不相識，何必稱名道姓。」

華雲龍呵呵一笑，道：

「姑娘不願道出姓名，在下也不勉強。」

他忽然收起摺扇，將手一攏，作了個相請的姿勢，接道：

「靈堂中講話。」

玄衣少女微微一怔，道：

「那棺木之中，藏有劇毒，公子不懼，小女子却承受不起。」

話聲中，口氣已自輭了。

華雲龍道：

「妳怎知棺中藏有劇毒？」

玄衣少女道：

「我已來此多次，那批人的佈置，我在暗中看得非常清楚。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姑娘到此幹麼？」

玄衣少女臉上，掠過一片悽涼之色，道：

「小女子另有苦衷，總之，與司馬家的命案無關就是了。」

華雲龍微一沉吟，道：

「好，我將棺蓋蓋上，你隨我來。」

司馬長青的命案一無線索可循，他發現這位玄衣少女，怎肯輕易放過，話聲未落，領先走入大廳之內。

廳中一片漆黑，華雲龍亮起火摺，扶起棺蓋，重新蓋好，朗聲道：

「姑娘可以進來了。」

玄衣少女站在廳外，見他談笑自若，絲毫不懼棺中散發的毒氣，不禁大爲詫異，移動脚步，欲待進入廳內，突然心頭一顫，陡又扭頭疾奔而去。

華雲龍縱聲笑道：

「我說妳逃不了，何必偏偏要逃？」

那玄衣少女輕輕一躍，跳上了牆頭，陡感腰上一緊，已被華雲龍攬腰抱住。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非是在下要討便宜，只怪姑娘太不聽話了。」

玄衣少女嬌靨一紅，羞不自勝，突然臉色陡沉，冷冷說道：

「華公子，小女子武功低弱，却非行止不端，不知自重的人。」

華雲龍放聲大笑，撒開手，拳手齊額，肅然道：

「姑娘請息雷霆之怒，小生一時糊塗，這廂陪罪了。」

他果眞一揖到地，弄得玄衣少女哭笑不得，歇了一下，始才冷冷說道：

「不敢當，公子若是別無指教，賤妾告退。」

華雲龍心中暗道：此女明明來歷不正，却裝得一本正經，此中必有奸詐。

他心中轉念，口中說道：

「司馬大俠慘遭非命，在下奉家父之命，緝拿兇手，僥倖遇上了姑娘這條線索，在下豈能輕易放過？」

玄衣少女冷笑一聲，道：

「原來公子懷疑賤妾，是那兇手的黨羽？」

華雲龍含笑說道：

「在下僅求姑娘指點，豈敢含沙射影，誣賴好人。」

他一時講那玄衣少女是條「線索」，一時又講她是個好人，其實反反覆覆，只有一個主意，那是定要從那少女身上獲取一些端倪。

玄衣少女自然清楚這一點，因之她玉臉含霜，緊緊盯著華雲龍，神色至爲忿怒。

玉女含顰，另有一番逗人遐思的嬌媚，華雲龍縱然不涉遐思，却是笑臉吟吟，目不稍瞬，好整以暇的飽餐了一頓秀色。

那玄衣少女見他不慍不怒，只是痴痴含笑，却也對他無可奈何。

她想了一下，忽然臉容一整，肅然道：

「華公子，你當眞定要緝拿殺害司馬大俠的兇手麼？」

華雲龍雙拳一拱道：

「在下身奉嚴父之命，若是不能緝獲兇手，澄清疑案，無法回家覆命。」

玄衣少女冷冷一笑，道：

「好！小女子助你一臂之力。」

話聲一落，轉身便向廳外奔去。

華雲龍疑雲滿腹，但知這位玄衣少女縱非兇手黨羽，也必是深知內幕的人，當下邁開大步，隨同奔去。

兩人出了城，約莫奔行半個時辰，來到一處蔓草叢生的荒野。

忽然，荒野蔓草間，出現了一座孤立的茅屋。

那茅屋孤零零掩映在蔓草叢中，四無道路，景色十分淒涼，更籠罩著一層詭秘的氣氛。

玄衣少女手披蔓草，直奔茅屋門前，伸手扣門，道：

「薛娘開門。」

茅屋之內，燈光一閃，一個嘶啞的聲音問道：

「是小姐麼？」

玄衣少女冷冷的道：

「當然是我。」

茅屋中沉寂了片刻，忽又聽得那嘶啞的聲音，道：

「另外一人是誰？」

玄衣少女怒聲道：

「叫你開門，何必多問。」

雲龍早已聽出，屋中講話之人，早已站在門後，但那木門緊緊關閉，遲遲也不見啟動。

玄衣少女似是怒不可遏，峻聲喝道：

「你找死麼？」

玉掌一揚，猛力拍去。

但聽「呀」的一聲，木門應掌而開。

燈光一暗一明，但見茅屋一明兩暗，當門是間草堂，只有一張破舊的木櫈和兩把竹椅，陳設十分簡陋。

草堂無人，那玄衣少女氣沖沖奔向暗間，詈道：

「薛娘，你……」

華雲龍接口說道：

「姑娘不必找了，薛娘在這裏。」

只聽一聲冷哼，道：

「不錯！老身在此，閣下的耳目倒也聰靈。」

聲落人現，門後閃出一條人影，擋住了華雲龍瞧向暗間的視線。

華雲龍凝目而望，不料目光一觸薛娘的臉孔，不覺混身一震，一股涼氣起自足底，冒上胸口，機冷冷打了一個寒噤。

承蒙各位讀者對「奇神楊小邪」一書的厚愛，本公司不惜重金，即將出版「奇神楊小邪」之姊妹作「瘋俠小小君」，敬請讀者加以批評、指教。

二

這並非華雲龍識得那薛娘，而是那薛娘的臉貌過於駭人。

但見那薛娘年紀不過四十出頭，滿頭青絲，肌膚如玉，倒也整齊光潔，可是，她那臉上傷痕纍纍，十餘條色澤艷紅，溝壑一般的創痕，佈滿面頰，縱橫交錯，皮肉外翻，望去恐怖之極。

此刻薛娘站在華雲龍的面前，目光滿含猜疑之色，玄衣少女聞言轉回草堂，峻聲叱道：

「薛娘，妳眞要找死麼？還不退下奉茶。」

那薛娘也不回頭，又呆呆的瞧了華雲龍一陣，始才移動脚步，朝後面廚下走去。

華雲龍心神稍定，暗暗留意薛娘走路，見她雙足著地，與常人毫無不同，也不像施展輕功的樣子，只是落地無聲，彷彿身子沒有重量。華雲龍雖然膽大，此時此地，也有點提心吊膽，暗暗捏一把冷汗。

玄衣少女將手一擺，冷冷說道：

「華公子請坐。」

華雲龍心神一定，嘻笑道：

「請坐，姑娘也坐。」

兩人分別在兩張竹椅上坐下，只聽玄衣少女肅然道：

「華公子是否知道一幫、一會、一教的事？」

華雲龍暗暗皺眉，道：

「那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。」

玄衣少女冷冷說道：

「聞說昔年有一個神旗幫，一個風雲會，一個通天教，三足鼎立，各霸一方；公子出身武林世家，對於這些掌故，應該十分清楚了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風雲會與通天教早已覆滅，神旗幫也已解散。二十年前的舊事，姑娘爲何忽然問起？」

玄衣少女答非所問，道：

「其後有一個九陰教，公子知道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也曾聽人說起。聞說那九陰教履經挫敗，亦已風流雲散，冰消瓦解了。」

玄衣少女冷冷說道：

「近年來，江湖上崛起一個『玄冥教』，公子可曾聽人講過？」

華雲龍聳然一驚，道：

「何方『玄冥教』？在下倒未聽人講起。」

玄衣少女淡然道：

「我也是近日方始聽人講起。」

華雲龍抱拳一拱，道：

「在下願聞其詳。」

玄衣少女道：

「那一日，我無意之間，發現一批形跡可疑之人，是我一時好奇，追躡在彼等身後……」

華雲龍全神貫注，正在聆聽對方敍述，突然間，心中陡生一種怵惕之感，轉面一望，赫然見到那滿臉創痕的薛娘，手托木盤，盤中放置兩杯清茶，不知何時到了身後。

薛娘見他回過頭來，頓時移步上前，將兩杯清茶放置桌上。

華雲龍怒氣暗生，右手一抬，欲待扣住薛娘的手腕，轉念一想，自己先行出手，未免有失身份，於是改變主意，安坐不動。

玄衣少女冷眼一望薛娘，揮手道：

「退下！」

那薛娘恐怖的臉上，肌肉顫動了一下，突然說道：

「華公子請用茶。」

玄衣少女微怒道：

「妳好囉嗦！叫你退下。」

華雲龍心中暗道：這茅屋充滿了鬼氣，若不使點霹靂手段，諒她們不肯就範。

心念轉動，突地放聲一笑，端起茶杯，道：

「姑娘請往下講，在下洗耳恭聽。」

舉杯就唇，飲了一口熱茶。

油燈就在手邊，他茶杯一舉，袍袖拂動，那油燈的光亮一閃，幾乎滅去。便在那油燈光亮滅而復明之際，華雲龍右手小指輕輕一彈，一粒小如粟米的藥丸，業已投入另外那杯茶內，薛娘與玄衣少女竟是毫無所覺。

這乃是瞬息間的事。玄衣少女目光一轉，朝她手中茶杯瞥了一眼，繼續道：

「我暗中追蹤那批人，見他們潛入司馬大俠府中，揭開棺蓋，將一種白色粉末洒入棺內，隨即將棺蓋復原，洋洋得意，準備捕捉敵人。」

華雲龍業已試出，那杯清茶中，果然下有迷藥，當下聲色不動，端起茶杯，徐徐呷了一口，含笑道：

「那自稱姓尤的女子，是『玄冥教』的屬下麼？」

玄衣少女點了點頭，道：

「我也是由他們口中聽來的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那尤氏是教主麼？」

端起茶杯，津津有味的又呷了一口。

玄衣少女冷聲道：

「那尤氏僅是一名最小的走卒，他們一行共有十餘人，便那爲首之人，也不過一名小而又小的頭目而已。」

華雲龍佯作驚訝，道：

「哦！姑娘見過那爲首之人？那爲首之人是男是女？多大年紀？」

仰起脖子，將那杯清茶一飲而盡。

玄衣少女道：

「我探查數次，始終未曾見著那爲首之人，不過，聞說此人姓仇，他們稱他公子。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既稱公子，想必年紀不大？」

玄衣少女道：

「由他們的談話判斷，那仇公子非但是他們的首領，而且是殺害司馬長青的主謀，此人眼前尚在南陽，並未離去。」

華雲龍忽然大笑，道：

「有趣！有趣！華老二大戰仇公子！」

玄衣少女哂然道：

「那仇公子僅是『玄冥教』的小小頭目，並非『玄冥教』的教主。」

華雲龍眉飛色舞，道：

「華老二大破『玄冥教』，哈哈！那可大大的露臉了！」

玄衣少女冷然一笑，口齒啟動，欲言又止。

那薛娘一直站在華雲龍身後，並未遵命離去，這時雙手緩緩提起，十指箕張，作勢欲撲。

詎料華雲龍猛一轉面，叫道：

「薛娘！」

薛娘大吃一驚，身子一縮，疾退一步，那玄衣少女也是心神一凜。

華雲龍放聲一笑，端起茶杯，道：

「我口渴得很，煩妳再來一杯。」

薛娘微微一楞，接過茶杯，疾步退去。

華雲龍突又叫道：

「薛娘！」

薛娘身子一震，轉身站定。

華雲龍含笑說道：

「你們這茶葉不錯，多放一點。」

薛娘那醜怪的臉孔顫動了一下，點一點頭，匆匆向厨下奔去。

原來薛娘早在茶中投下一種藥物，那藥物極爲厲害，縱是武功絕高之人，飲下了那杯清茶，亦得當場倒下，人事不省，豈料那杯藥茶進了華雲龍腹中，竟如石沉大海，毫無應驗，而且他一杯不夠，居然再要一杯，還說茶葉不錯，要求多放一點。

玄衣少女暗暗愁急，忖道：這華雲龍刁鑽刻薄，狡詐絕倫，藥物毒他不倒，看來只有捨命一拚了！

她正轉念之中，薛娘已端著一杯熱茶，疾步走了出來，垂目望地，默默的放在華雲龍的面前。

華雲龍似是口渴難耐一般，急急端起茶杯，呷了一口，笑道：

「聽姑娘的口氣，那『玄冥教』似是一個組織嚴秘，黨羽衆多，行事十分惡毒的幫派？」

玄衣少女冷然應道：

「想來如此。」

華雲龍笑道：

「那麼，平靜了二十年的江湖，豈不又要擾亂不休了？」

他好似感慨良深，端起杯子，又呷了一口。

玄衣少女瞧他舉杯頻仍，對那茶中的藥物一絲也不在意，不禁大爲懊惱。她心頭煩悶，也自端起自己面前那杯清茶，朝唇邊送去，口中冷冷說道：

「小女子覺得，江湖上正在醞釀大變，那司馬長青首當其衝，不過替人受過，作了代罪之羔羊罷了。」

華雲龍佯作訝異，問道：

「爲什麼？」

玄衣少女冷冷一笑，道：

「令尊大人雄霸武林，聲威之隆，有如日在中天，但仇敵遍天下……」

她似是不願多講，話猶未畢，突然頓住，舉杯就唇，再飲一口茶。

華雲龍轉彎抹角，就是要逗她飲茶，要看她作法自斃的樣子，這時見她茶將入口，一時忍俊不住，不禁「噗哧」一笑，急急轉過臉去。

玄衣少女微微一怔，嗔道：

「你笑什麼？」

華雲龍抿一抿嘴，忍笑道：

「這杯茶不太乾淨，姑娘不飲也罷！」

這話中既含譏嘲之意，也有暗示之處，一語雙關，玄衣少女但知薛娘在茶中放過藥物，却不知華雲龍也已做過手脚，不禁一聲冷笑，口齒一張，又待飲用。

華雲龍忍俊不住，又想發笑，但他畢竟是華家的子弟，日受義理薰陶，血脈之中，也有華家人光明正大的一面，那慈善的性情，是非的觀念，却是顛撲不破的。

便在這一刻間，他心頭靈光一閃，暗暗忖道：她一個女流之輩，我要打便打，要殺便殺，何必作弄於她。

轉念至此，再不遲疑，頓時手臂一伸，玄衣少女但覺眼前一花，手中的茶杯，突然到了對方手內，便連杯中的茶水，也未濺出半點。

華雲龍淡然一笑，放下茶杯，正容道：

「姑娘不是在下的敵手，今日之事，咱們推誠相見，姑娘道出姓名，若是果眞與血案無關，在下立即告辭，否則的話，兵刃相見，在下也不客氣，這茶你就不要喝了。」

玄衣少女聞言一楞，心知那杯清茶，必是別有蹊蹺，一時諸念雜陳，既感華雲龍的技藝機智，兩稱高絕，憑恃自己主僕，要想對他不利，那是萬分困難，心中有一份悲哀惱怒的情緒，但又覺華雲龍刁鑽之中，不失其光明磊落的一面，芳心又有一份欽佩嚮往的意念，因之木然呆立，竟

然不知所措。

突聽薛娘怒聲道：

「恃技凌人，算什麼俠義之士？」

大步走到桌前，端起茶杯，一仰而盡。

華雲龍冷笑一聲，道：

「你自討苦吃，那可怨不得人。」

薛娘厲聲狂笑，突然茶杯一摔，十指箕張，猛地撲了過來。

她臉貌猙獰，本來就令人望而心悸，這時運氣行功，混身骨節劈啪亂響，原本白皙光潔的雙手，斗然變得漆黑如墨，尖尖十指，長出了寸許，那付張牙舞爪的模樣，看了着實令人心神俱震。

華雲龍怒氣橫生，身形一閃，飄開兩尺，冷冷說道：

「武功如此歹毒，定非善良之輩，饒妳不得。」

右掌一揮，欵然反擊過去。

但聽劍風振動，那玄衣少女一言不發，短劍宛如閃電一般，倏地刺到。

這一劍來勢奇快，逼得華雲龍縱身一躍，疾退三尺。

薛娘笑聲不絕，那嘶啞笑聲，恍若鬼哭狼嗥，刺耳已極，在這荒野茅屋之內，一燈如豆，景色淒迷，聽入耳中，更覺驚心動魄，恐怖懾人。

華雲龍雙眉緊蹙，右手一摸劍柄，打算抽出寶劍，但他自視甚高，覺得對付兩個女子，實在

不值得動用寶劍。

就這略一猶豫之間，玄衣少女短劍一振，又是一劍刺了過來，那薛娘身形一弓，突地厲喝一聲，亦復猛然撲到。

這主僕二人，動起手來，招式配合得極爲嚴密，尤其那薛娘奮不顧身，兇悍無比。

華雲龍怒氣上湧，左手一探，逕奪玄衣少女手中短劍，右掌一揮，直向那薛娘前額拍去。

這一掌疾如電掣，眼看後發先至，就要擊到薛娘額上。

那薛娘雙目圓睜，目光精光暴射，彷彿兩支火炬，華雲龍一掌擊來，她竟然不接不架，僅只腦袋微偏，避過要害，身子反而迅速前衝，雙臂一合，猛地抱了過去。

華雲龍又驚又怒，倉卒之中，身形一矮，閃電般掠了開去。

薛娘撲了一空，身形急轉，如影附形，緊迫而上，玄衣少女「唰」的一劍，同時朝華雲龍右側襲到。

交手這三招如火如荼，猛惡之極，但却是指顧間的事。

忽然間，那薛娘狂叫一聲，雙手捧腹，一個踉蹌，直向華雲龍身上撞去。

華雲龍身子一側，左腿陡抬，將薛娘踢倒在地，右手聯指如戟，直向玄衣少女寸腕之間點去。

玄衣少女短劍揮動，疾退一步，避過了一指。

只聽那薛娘哀號不絕，雙手捧腹，在地上滾動不已。

原來薛娘在茶水中投入藥物，華雲龍也在茶水中投入藥物，可是，華雲龍安然無事，薛娘却

腹痛如絞，彷彿肝腸寸斷，萬箭鑽心一般的難受。

華雲龍雖然刁鑽古怪，如此懲治旁人却是第一遭，眼見薛娘哀號滾動的慘狀，心頭頓覺不安，飄身上前，一指點去，打算先閉住薛娘的穴道，再來問話。

但聽薛娘嘶叫道：

「姑娘拚命啊！殺了這小子，老爺的性命就保住了。」

嘶叫聲中，貼地一滾，張臂向華雲龍雙足抱去。

華雲龍混身汗毛一豎，怒聲道：

「華某的生死，與妳老爺的性命有何關係？」

飛起一脚，將那薛娘踢出丈外，身子直向廚房撲去。

玄衣少女欺身進擊，欻然一劍，猛地襲了過來。

華雲龍怒不可遏，左手奪劍，右手一指點去，口中喝道：

「趕快將話講明，姓甚名誰？何人的女兒？有何苦衷？爲何定要取華某的性命？」

話聲中，雙掌翻飛，緊緊逼迫不捨。

那玄衣少女此時雙目噙淚，短劍狂揮，步步後退，但却咬緊牙關，默然不語。

突然一陣濃煙沖入草堂，灶上閃起一片火光。

若論華雲龍的武功，料理這玄衣少女，綽有餘裕，可是在他骨髓之中，好似潛伏著風流的本性，與年輕美貌的女子動手，不自覺的特別手輭。他一心祇想奪劍而不傷人，急促之間，那便難以如願了。

展眼間，火光撲入了草堂。

忽見薛娘披頭散髮，嘶聲大叫，雙手高舉兩支燃燒的火把，瘋狂似的由厨下撲了出來。

華雲龍驚急交迸，出指如風，倏地點在玄衣少女肩井之上，左手一翻，奪下她手中的短劍。

薛娘大吼一聲，火把一揮，猛地向華雲龍臉上掃去。

華雲龍短劍一擺，唰的一聲，反擊過去。

那玄衣少女被華雲龍點住穴道，雙臂下垂，無法動彈，但她雙腿尚能舉動，這時身子突然一仆，直向短劍迎去。

華雲龍瞿然一驚，此時茅屋中濃煙瀰漫，火光耀眼，那薛娘瘋子一般不顧生死，華雲龍只防玄衣少女脫逃，却未料到她尋短見，倉卒之中，擰腰一轉，避過薛娘擊來的火把，就勢移開了短劍。

那玄衣少女挺身迎劍，動作又猛又快，華雲龍雖然迅速移短劍，玄衣少女的肩頭依舊爲短劍割破，血流如注，傷勢亦自不輕。

茅草房屋，燃燒極快，展眼間火勢熊熊，已成燎原之勢。

華雲龍心中暗道：這主僕二人悍不畏死，倒是不好處置。

他隱隱覺得，這二人縱然不是「玄冥教」的屬下，也必是身世淒涼，遭遇悲慘之人，眼看火勢已大，急忙抓起玄衣少女，反身朝外面衝去。

薛娘厲笑不歇，火把狂揮，擋住了去路。

華雲龍怒聲喝道：

「不知死活的瘋子！」

短劍疾振，「靈蛇吐信」，欻然刺去。

薛娘腹痛如絞，全靠一種狂暴的力量支持未倒，這一劍玄奧無匹，薛娘如何抵擋得住。可是，華雲龍的目光，忽然觸到她那傷痕纍纍的臉龐，火光照耀下，那臉龐皮開肉綻，汗出如漿，筋肉抽搐，顫動不已，蒼白的膚色與血紅的疤痕形成强烈的對比，再經火光照耀，更顯得怵目驚心，恐怖至極。

華雲龍突然想到，不知是誰，手段如此毒辣，竟然將一個女子的臉面，傷成這等厲鬼模樣。

這念頭閃電般掠過心頭，想到那下手之人的殘酷，手中的短劍，再也不忍刺入薛娘身上，當下短劍一收，左手一揮，將玄衣少女猛然推了過去。

薛娘身子一側，讓過玄衣少女，厲聲叫道：

「姑娘先退！」

她似是定要將華雲龍燒死，火把狂揮不歇，仍然擋住華雲龍的去路。

那玄衣少女連竄幾步，衝到門邊，右手一抬，就勢向大門踹去。

蓬然一聲響，大門被一脚踹開，玄衣少女大步衝出了茅屋。

華雲龍面朝大門，這時突然發現，門外已是一片火海，火勢比屋中更大。

此時，屋頂已經着火，那薛娘狂聲大笑，火把飛舞，拚命阻住華雲龍奔出屋外。

華雲龍眞是又驚又怒，當下再不猶豫，短劍一揮，削斷了薛娘手中的火把，身形一晃，疾向屋外掠去，薛娘也就擋他不住了。

這茅屋之外，四週俱是荒草，這時火勢燎原，竟無一處可通，華雲龍衝出大門，正自苦無脫身之計，忽聽嗖的一聲，一支長箭，却又迎面射來。

華雲龍短劍一抬，將那迎面射來的長箭擊落在地。

不料一陣勁風，又復撲到了身後，華雲龍轉面一望，但見薛娘十指箕張，已自隨後趕到。

華雲龍怒不可抑，反手一撈，身子順勢一旋，抓住了薛娘的後頸。

適在此時，又有一箭射來，華雲龍抓住薛娘，順勢一揮，那支長箭，頓時射入薛娘的小腿，薛娘痛澈心肺，厲聲慘叫。

但聞一片嗖嗖之聲，滿空斷箭，飛蝗般射到。

華雲龍劍眉一蹙，抓著薛娘，一面閃避，一面繞屋而行，轉了一圈，看出約有三十餘人，潛伏在草叢之內，隔著大火，遙遙放箭，但那玄衣少女却已不知去向。

這時，華雲龍反而定下心來。

原來四外的大火，看去厲害，但荒草不耐燃燒，轉眼工夫，枯草已將燃盡，藉著屋外的空地，閃避敵箭，倒也不慮傷亡，只是處身烈火之中，灼熱如焚，混身汗濕，感覺十分難耐罷了。

忽然轟然一聲，茅屋倒坍下來，華雲龍右手短劍撥打亂箭，左手提著薛娘，四處閃動，不多時，聽到遠處響起一聲尖厲的哨音，亂箭便應聲而止。

這時，燃燒的蔓草尚未熄滅，華雲龍知道敵人正在撤退，苦於火勢未盡，不能追敵，勉强等了片刻，始才提著薛娘，踏著餘燼，急急追了過去。

那哨音起自一座土坡，華雲龍手提薛娘，大步衝了上去。

晨光曦微，曠野間一片迷濛，華雲龍登上土坡，運足目力，四下搜索敵踪。

忽見數十丈外，另一座土坡之上，靜悄悄立著一匹紅馬，鞍上坐著一個紅衣人。

那紅馬挺拔軒昂，神駿非凡，紅衣人却是一位體態豐腴，嬌艷如花的少女。

這時，一輪紅日，正由東方天際緩緩升起，燦爛的陽光伸展開來，轉眼間，光被四野，映照在那紅衣麗人身上，將這靜謐的曠野，點綴成一副絢麗引人的景象。

須臾，蹄聲得得，那紅馬緩步踱了過來，華雲龍手提薛娘，不覺迎了上去。

雙方走近，齊齊停了下來，四道眼神，緊緊糾纏在一起，兩人的臉上，也同時綻開了笑容。

寂然片刻，華雲龍拱一拱手，笑道：

「早啊！」

那紅衣少女嫣然一笑，也道：

「早啊！」

華雲龍容色可親，道：

「請教？」

紅衣少女抿一抿嘴，揚起白嫩豐腴的手臂，手中多了一柄碧綠晶瑩的玉鈎。

華雲龍初涉江湖，雖然見到這獨特的兵器，依舊不知紅衣少女是誰。

紅衣少女這才燦然道：

「阮紅玉，貴姓大名？」

華雲龍刁鑽古怪，暗暗忖道：妳叫紅玉，我就白琦吧！

心念轉動，朗聲笑道：「在下白琦。」

阮紅玉容色一動，那水汪汪的眼睛，重新又向華雲龍臉上掃來。

華雲龍形貌美好，恍若璧人，又是個玩世不恭的性情，這阮紅玉容貌冶艷，洒脫不羈，兩人遇在一起，眉目傳情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大有一拍即合，相見恨晚之勢。

那薛娘被華雲龍提在手中，脈穴被制，身子無法轉動，這時腹痛雖止，但腿肉中插着一支長箭，痛得要命，她雖然看不見兩人，却也知兩人眉來眼去，正在那裏勾勾搭搭，一時之間，怒不可抑，拉開嗓門，驀地大吼一聲。

這一吼，恍若晴天霹靂，驚得那紅馬昂首長嘶，人立而起，幾乎將阮紅玉掀下馬來。華雲龍也吃了一驚，手臂一揮，將薛娘扔了出去。

薛娘就勢一滾，坐在地上，大聲吼道：

「那是我家姑娘的寶劍，快快還我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看妳不出，倒有些英雄氣概。」

右手一揚，將那短劍擲了過去。

薛娘伸手接住短劍，割開腿肉，抓住箭桿，拔出長箭，也不包紮，身子一挺，霍地躍了起來。

阮紅玉一望她那傷痕纍纍的臉龐，眉頭一皺，匆匆轉過臉去。

薛娘怒聲喝道：

「狗賤婢！」

舉手一揚，手中長箭，猛地向阮紅玉臉門飛去。

阮紅玉勃然大怒，玉鈎一揮，擊落長箭，韁繩一提，便待縱馬衝去，忽又心意一變，冷冷問道：

「那穿黑衣的女子是妳什麼人？」

華雲龍接口說道：

「那是薛娘的主人。」

阮紅玉目注薛娘，鄙夷不屑的道：

「殺妳這種人，汚了姑娘的兵器。」

玉鈎一揚，指著遠處一叢灌木，接道：

「妳那主子藏在樹叢後面，妳叫她前來會我。」

薛娘目光轉動，遙遙望望那叢灌木，又望望華雲龍，醜怪的臉上，忽然掠過一片憂慮之色。

華雲龍淡然一笑，道：

「我知道妳懸念主人的安危。」

他說著擺一擺手，又道：

「去吧！咱們的賬，改日再算。」

薛娘呆了一呆，冷冷一哼，道：

「你雖放我離去，下次見面，我仍要取你性命。」

華雲龍夷然笑道：

「下次落在我的手中，我也不再饒妳了。」

薛娘冷然一哼，眼望阮紅玉，「呸」的一聲，吐了一口唾沫，手提短劍，昂然朝那灌木樹叢走去。

阮紅玉臉上殺機頓現，突然左手一揚，一縷烏光，電閃而出，急襲薛娘背後。

這一縷烏光去勢如電，毫無破空之聲，薛娘未曾提防，眼看將要被那暗器擊中。

華雲龍心頭不忍，高聲叫道：

「小心暗器！」

薛娘甚爲機警，一聽「暗器」兩字，身子猛地一仆，一枚藍汪汪的淬毒金針，射入了她那髮髻之內。

阮紅玉臉龐一轉，瞅著華雲龍，嗔道：

「你這人敵友不分，跑得什麼江湖？」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暗箭傷人，算不得英雄，在下爲姑娘聲譽着想，乃是一片好意。」

阮紅玉冷然說道：

「哼！我以爲你愛屋及烏，看在她主人的份上哩！」

華雲龍一本正經道：

「薛娘的主人，確是一位人見人愛，志行高潔的姑娘。」

薛娘已經走了兩三丈遠，突然走了回來，拾起地上長箭，向華雲龍道：

「念你是一條漢子，我聊進數語，聽與不聽，全在於你。」

雙手一拗，咯嚓一聲，將那長箭一折兩斷。

華雲龍雙手抱拳，肅容道：

「承蒙指教，感激不盡。」

薛娘將斷箭扔在地上，冷冷說道：

「『玄冥教』黨羽遍天下，勢力之大，非你所能想像，你若知機，就該火速返家，勸說父母，舉家退隱，躲避此一浩劫。」

華雲龍點一點頭，問道：

「妳主僕二人，也是『玄冥教』的屬下麼？」

薛娘淡然道：

「『玄冥教』網羅的都是天下一等高手，我主僕二人武功平平，縱想投入『玄冥教』下，怕也難如所願。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那你主僕與在下何怨何仇，爲何定要取在下的性命？」

薛娘道：

「這個恕難奉告，反正你武功在我主僕之上，只要小心謹愼，自可保住性命。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如果不小心呢？」

薛娘冷然道：

「那便只有怨你命短了。」

華雲龍乾笑一聲，道：

「多承指教，若能不死，定感大德。」

薛娘冷冷一哼，伸手一指阮紅玉，說道：

「這女人綽號『玉鈎娘子』，是江湖上有名的蕩婦淫娃，我縱然也要殺你，却不願你毀在這種下賤女人手上，你最好不要與她往來，一劍殺死，那便更好。」

忽見紅影一晃，那阮紅玉一聲不響，凌空撲了過來，碧綠晶瑩的玉鈎，閃起一片奪目的彩霞，朝薛娘頭頂疾罩而下。

薛娘厲聲狂笑，喝道：

「狗賤婢！老娘縱然武功平常，像妳這樣脚色，却未放在眼裏。」

喝聲中，短劍疾揚，一式「擧火燎天」，向那玉鈎迎去。

只聽「叮叮」之聲，鈎劍交擊，玉鐵齊鳴，兩人閃電般搏擊了三招。

三招一過，兩人都知道遇上了勁敵，頓時各展絕藝，爭奪先機，擊鬥不已。

華雲龍負手觀戰，笑容滿面，忽聽薛娘大喝一聲，短劍疾揮，架開玉鈎，左手一探，斗然抓去。

尖厲的指風，破空有聲，凌厲之極。

阮紅玉未曾料到對手竟有如此厲害，眼看那又尖又長，漆黑如墨的鬼爪，陡地襲到腰際，不覺大吃一驚，一時間方寸大亂，手足無措。

但聽華雲龍高聲喊道：

「風擺楊柳，月在當頭。」

阮紅玉聞得「風擺」二字，本能地腰肢一扭，玉鈎順勢一撩，恰是一招「明月當頭」的架式，輕輕易易便自破去薛娘的攻勢。

薛娘厲聲吼道：

「小奴才！你要不要臉？」

華雲龍哈哈笑道：

「花不溜兜的姑娘，死掉了未免可惜。」

薛娘暗暗忖道：有這小子相助，無法殺掉這狗賊婢了。

動念至此，不覺銳氣大減，萌起了退走之意。

阮紅玉大爲得意，玉鈎連揮，展開了一輪急攻，逼得薛娘連連後退。

展眼間，阮紅玉佔了上風，玉鈎揮動，「月影西斜」、「珠簾倒捲」、「花影拂劍」。攻勢如長江大河，滾滾而下，連綿不息，逼得薛娘只有招架之功，再無還手之力，不由怒發如狂，吼叫不已。

阮紅玉突然嬌喝一聲，左手一揮，一枚淬毒金針應手而出，電射而去。

薛娘短劍一抬，擊落金針，順勢橫掃，陡朝阮紅玉左腕削去。

但聽「叮」的一聲脆響，阮紅玉玉鈎一揮，架開短劍，左手又是一揚。

薛娘身形疾閃，躲避毒針，豈知阮紅玉使詐，這次並無毒針射出。薛娘暗自咬牙，剛要揮劍刺去，忽見金光一閃，倏地急射而至，薛娘欲避不及，只得撲地一滾，急急滾了開去。

阮紅玉格格大笑，手中玉鈎，突然閃起漫天碧霞，羅網一般罩了下去。

華雲龍凜然色變，想不到阮紅玉除「絳帳鈎法」之外，另有看家的絕藝，薛娘形勢殆危，他急得大聲喊道：

「冤魂纏足，五鬼……」

薛娘腿上原負箭傷，行動不便，眼看鈎影如幕，碧霞奪目，實在抵擋不住，正自萬念俱焚，自料必死之際，忽聽「冤魂纏足」四字，頓時短劍一揮，疾削阮紅玉雙足，左手屈指如鈎，猛朝阮紅玉腰際抓去。

這一劍一抓，都是平凡的招式，妙在配合運用，既可自保，又可瓦解敵人的攻勢，對阮紅玉攻來的一招，倒也應付得恰到好處。

阮紅玉大爲惱怒，大聲叫道：

「混小子！你到底幫誰？」

華雲龍放聲笑道：

「在下姓白名琦，不叫『混小子』。」

阮紅玉怒道：

「你若幫那醜婦，乾脆自己下場。」

華雲龍笑道：

「我主持公道，不幫任何一方。」

忽聽一陣「叮叮」之聲，鈎劍交擊，兩人身子一震，齊齊後退一步，停下手來。

阮紅玉回顧華雲龍一眼，滿面嬌嗔，道：

「姓白的，你不覺得莫名其妙麼？」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心中暗道：這阮紅玉容貌冶艷，體態迷人，是個風騷的美人，難怪得個「玉鈎娘子」的外號。

心念轉動間，不禁眉開眼笑，朝她那豐腴動人的身段瞧個不停。

適在此時，一縷柔香隨風飄來，鑽入華雲龍鼻端。

華雲龍如醉如痴，道：

「嗯！好香！」

鼻子嗅了幾嗅，接著吟道：

「霞綺、羅裳、粉面、芳心、瑞香……嗯！的是瑞香。」

原來阮紅玉中衣之內，果然貼肉藏著一朵瑞香花，聞言不禁「噗哧」一笑，回眸橫睇，俏俏的瞅著華雲龍道：

「算你鼻子靈，也眞虧你分辨得出。」

華雲龍左手按劍，右手衣袖一拂，哈哈笑道：

「在下別無所長，攀花折柳，倒是稍有心得。」

阮紅玉媚態橫生，道：

「原來是個老圃，失敬了。」

薛娘見他二人眉來眼去，談笑宴宴，心中暗暗咒罵，忽然腦際靈光一閃，忖道：不好，這兩人一個是蕩婦淫娃，一個是花叢老手，若是兩人勾搭上，老娘焉有命在？

這樣一想，不覺大驚失色，也顧不得腿傷疼痛，隨即狂奔而逃。

華雲龍和阮紅玉覩狀之下，相顧大笑，一時間，戰雲消散，氣氛極是融洽。

這時陽光遍地，四下無人，曠野中一片靜謐，華雲龍遊目四顧，吟吟笑道：

「只賸咱們兩人了。」

阮紅玉暈生雙頰，嬌滴滴道：

「兩人怎樣呢？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談談心啊！」

阮紅玉嫣然一笑，眼望華雲龍玉樹臨風的模樣，文采風流的神情，不知何故，芳心之內，怦怦亂跳，竟然生出從來未有的羞意，怔了一怔，飄身一躍，迷迷惘惘的跨上了馬背。

華雲龍俊眉軒動，道：

「姑娘要走麼？」

阮紅玉抿嘴一笑，螓首微點，默然不語。

華雲龍眼珠轉動，笑吟吟道：

「姑娘這馬兒神駿非凡，牠若奔馳起來，在下可是追趕不上。」

阮紅玉輕撫馬頸，玉靨之上，洋溢著一股無法抑制的熱愛，笑道：

「這馬兒乃是異種神駒，江湖道上，名駒雖多，却沒有比得上我這馬兒的。」

華雲龍含笑說道：

「姑娘芳名紅玉，愛穿大紅衣裳，加上這毛色如火的寶馬，美人名駒，交相耀映，當眞是武林佳語。」

阮紅玉芳心之內，甜蜜異常，當下蕩然一笑，也不言語，將身子朝前移了一移，騰出半個雕鞍，好似要讓華雲龍乘坐。

華雲龍大搖大擺，緩步踱了過去，笑道：

「姑娘這神駒有名字麼？」

阮紅玉眼望天際一朵紅雲，低聲說道：

「牠叫紅兒。」

華雲龍臉上，掠過一片詭譎的笑容，恍然道：

「哦！姑娘叫牠紅兒，在下覺得牠是一匹火龍神駒，該當叫牠龍兒哩！」

那紅馬聞得「龍兒」兩字，突然間前蹄一屈，後蹄猛揚，喉間一聲歡嘶，竟將阮紅玉顛離馬鞍，臨空飛了出去。

阮紅玉驚呼一聲，倉促間，腰肢一擰，雙足着地，微幸未曾摔倒。

但聞人聲大笑，馬聲長嘶，緊密的蹄聲鈴聲之中，一溜紅影，已似旋風一股捲了開去。

阮紅玉初時微怔，繼而羞怒交迸，熱淚泉湧，跺足叫道：

「姓白的，你是不是男子漢啊？」

華雲龍仰面長笑，縱馬如飛，繞著土坡，飛快地轉了一轉，做聲笑道：

「不怪在下啊！怨只怨妳這紅兒。」

馬頭一帶，朝東馳去。

阮紅玉淚落似雨，嘶聲叫道：

「今日拚了性命，也不讓你臭小子逃去。」

縱身疾躍，猛地撲了過去。

華雲龍哈哈大笑，道：

「好潑辣的俏娘子。」

左手一撩，抓住了阮紅玉的手腕。

阮紅玉咬牙切齒，玉鈎一沉，朝華雲龍頭頂擊下。

那知華雲龍五指一緊，一股暗勁透入阮紅玉左臂，霎時遍及全身，阮紅玉混身一軟，右手玉鈎也被華雲龍奪了過去。

這時火龍駒四蹄翻飛，奔馳如電，華雲龍穩坐雕鞍，笑聲不絕，左手抓著阮紅玉的手腕，將那嬌軀在頭頂輪轉一圈，就待扔將出去。

阮紅玉有生以來，從未受過這等屈辱，這時又羞又急，痛不欲生，眼淚像珍珠一般，直往外湧，心頭只有一個意念，那便是立刻自戕而死，而且最好便死在姓白的「臭小子」面前。

詎料，華雲龍心意忽變，手臂陡沉，竟將她扔在身後馬鞍上。

阮紅玉微微一怔，驀地銀牙一咬，駢指如戟，猛向華雲龍「靈台穴」上點去。

「靈台穴」正當背心，兩人一馬雙乘，同坐一鞍，背後出指，當眞是舉手之勞。

不料華雲龍好像腦後長着眼睛，右肘一拐，一個肘錘，倏地撞向阮紅玉的腰肢。

無巧不巧，那肘錘恰好撞中了「笑腰穴」。

阮紅玉嬌軀一顫，全身癱瘓，不由自主的「格格」一陣大笑。

華雲龍刁鑽古怪，尤愛逗弄美貌女郎，當下順勢一帶，復將阮紅玉當橫擱在身前鞍上，舉起手掌，輕輕拍打著她的肥臀。

阮紅玉又哭又笑，嘶聲叫道：

「姓白的，你當心，姑娘要剝你的皮，抽你的筋。」

華雲龍哈哈大笑，道：

「剝皮抽筋，那都是以後的事，如今妳是盜馬賊，少爺得好好打妳一頓屁股。」

他果眞舉掌不停，「劈劈啪啪」，又在阮紅玉臀部打了幾下。

阮紅玉「笑腰穴」被制，口中大笑不歇，心中又羞又怒，這一聽得「盜馬賊」三字，越發憤怒不已，哭笑著詈道：

「臭小子，誰是盜馬賊？你放我下來，姑娘定要叫你還我一個道理。」

她詈罵時咬牙切齒，生似受了天大的冤枉，華雲龍暗暗一驚，忖道：怪了？我這「龍兒」性已通靈，本來栓在客棧槽上，如非是她偷的，怎會跑到這裏來？

須知華雲龍縱然放浪不羈，若論聰明機智，都是超人一等，設若不然，文太君也不致將這萬斤重擔，交給他來擔負。他原先見到「龍兒」，不但早已認出正是自己的坐騎，由於阮紅玉出現在被困之地，暗伺放箭之人又復剛剛退走，故此他便疑心自己的行藏已洩，客棧已遭敵人襲擊，而阮紅玉騎馬出現，正顯示她乃是敵人一路，否則，她就不會輕易讓那薛娘主僕離去了。

但此刻阮紅玉這般咬牙切齒，恍若受了天大的冤枉，霎時便將原來的假想全部推翻，因之他心念電轉，一時不覺怔住。

只聽阮紅玉嘶聲又道：

「臭小子，你有種嗎？有種便解開姑娘穴道。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

「『龍兒』縱然不是她偷的，她總該知道『龍兒』何以跑出客棧，或是從何人手中刼得？」

轉念至此，也不等阮紅玉將話講完，舉掌一拍，阮紅玉的穴道便自解了。

阮紅玉嬌軀一翻，躍下地來，戟指道：

「講，誰是盜馬賊？你給姑娘講清楚。」

她這時淚漬未乾，杏眼圓睜，櫻唇高噘，那副欲嗔還羣的模樣，當眞是又媚又嬌，別是一番風韻，華雲龍不覺大爲欣賞，瞇著眼睛笑道：

「難道不是妳嗎？」

阮紅玉舉袖一拭淚痕，嬌聲喊道：

「好啊！誣良爲盜，姑娘與你拚了。」

玉掌陡揮，勁風急襲，一掌便向華雲龍當胸擊去。

華雲龍一帶馬韁，輕輕避了開去，笑聲吟道：

「卿本佳人，奈何作賊？少爺縱有憐香惜玉之心，也要略施懲罰，以戒來玆。」

阮紅玉一掌落空，又聽他口中認定自己「作賊」，更是憤怒欲狂，揮拳如雨，直向華雲龍諸大要穴擊去，恨聲咒道：

「臭小子，姑娘縱然拚了性命，今日也要撕爛你這張臭嘴。」

華雲龍口中雖講「略施懲罰」，其實却在一味閃避，並未還手。他這時頑性已起，且不追問阮紅玉如何得到「龍兒」，閃避中，做聲笑道：

「好啊！我這張嘴，久已不嚐胭脂，妳若將它撕爛，也免得它饞涎欲滴，饑渴難耐。」

阮紅玉聽他口齒輕薄，臉上不覺泛起一層紅暈，嬌嗔中，脚下一頓，宛如輕燕一般，猛向華雲龍身上撲去，啐聲叱道：

「你且嚐嚐我的玉指。」

她左臂圈了半圓，右臂却從圈影之中疾然前伸，擰向華雲龍的臉頰。

華雲龍哈哈大笑，身子一側，左臂一撈，已將阮紅玉的嬌軀抱在懷裏，道：

「玉指雖然芬芳，不如胭脂甜膩，我還是嚐嚐胭脂吧！」

話聲中，雙臂一緊，頭臉一俯，便向阮紅玉櫻唇吻去。

阮紅玉大驚失色，櫻唇陡張，便欲驚呼，豈知呼聲未出，華雲龍的嘴唇已像餓虎一般蓋了下來。

華雲龍自幼挑達，平日與姑娘們廝混久了，對這接吻擁抱的事最是熟練，阮紅玉楞了一楞，似覺一條膩滑的舌尖已像靈蛇一般捲了進來，她頓覺血氣翻騰，心頭怦怦直跳，要想推拒，却已渾身酸軟，力不從心了。

阮紅玉雖有「玉鈎娘子」之稱，其實僅是外形放浪一點，目下非但仍是處子之身，便連與異性擁抱之事也不曾有過，如今突遇此事，那眞是驚駭欲絕，不知所措了。

但少女的櫻唇，感覺特別敏銳，男女的情慾，也是與生俱來的，華雲龍乃是花叢老手，他那舌尖在阮紅玉嘴內捲了幾捲，阮紅玉便覺得他那膩滑的舌尖別有異味，心頭立即泛起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，於是也就懵懵懂懂的丁香輕吐，納放有緻了。

豈知，正當阮紅玉渾然忘我，感覺韻味無窮之際，華雲龍突然仰起身子，抿抿嘴唇，笑道：

「阮姑娘的胭脂當眞不錯，在下三生有幸。」

阮紅玉先時一怔，繼而又怨又恨，舉起玉臂，一拳擂去，恨聲道：

「你……」

華雲龍哈哈大笑，將她的粉拳一把握住，道：

「在下裏外是個臭小子，姑娘該說妳那『紅兒』那裏來的了？」

阮紅玉眞是又羞又惱，恨不得一拳將他擂成肉餅，怎奈技不如人，根本不是他的敵手，只得強捺怒火，瞋目叱道：

「臭小子！你便是臭小子，怎樣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姑娘獨具慧眼，對臭小子特別青睞，在下縱然粗魯不文，不能對姑娘怎樣，但求姑娘不吝賜教，告訴在下這『紅兒』那裏來的，那便感激不盡了。」

阮紅玉惱恨不久，猛一翻身，一頭向華雲龍懷裏撞去，華雲龍不慮有此，身子急往後仰，阮紅玉順勢奪鈎，單手一按馬背，縱下地來，嗔聲叫道：

「姓白的，你欺人太甚，姑娘任你輕薄，只怨技不如人，你這般辱我，我便死了也不與你干休。」

玉鈎一揮，嬌軀猛撲，碧光紅影，恍若掣電一般，直朝華雲龍下腹刺去。

說得也是，姑娘的櫻唇何等尊貴，如今被華雲龍吻了個夠，即便出於自願，那也足令阮紅玉耳熱心跳，赧顏不已，何況華雲龍純是兒戲之態，只顧自己滿足，却不顧旁人空虛若失，而且口口聲聲追問「紅兒」的來歷，這不等於認定阮紅玉的「紅兒」來歷不明，縱非偷盜，亦屬刼取，阮紅玉羞憤之心，難怪要情急拚命了。

華雲龍自恃武功高於阮紅玉，又是頑童之餘，一時疏神，被阮紅玉奪回玉鈎，縱下馬鞍，先時倒未在意，及見阮紅玉持鈎猛撲，形同拚命，也不覺瞿然一驚。

阮紅玉來勢極猛，鈎影重重，便這一驚之際，華雲龍已覺勁風逼體，玉鈎臨身，當下焉敢怠慢，脚下一蹬，猛地倒翻而起，落在地面。

但他避招雖快，總是臨機應變，遲了一些，只聽「嘶」的一聲輕響，胸前的衣襟，已被玉鈎撕去了一片。

阮紅玉心猶未甘，越過馬背，一式「蒼鷹搏兎」，鈎風厲嘯，如影附形，又向華雲龍當頭劈

下。

華雲龍身子剛剛站穩，忽見碧影臨頭，急忙錯步一閃，避了開去。

他這時也知阮紅玉動了眞怒，若憑武藝，他縱然徒手相搏，也不懼阮紅玉手中玉鈎，怎奈他天生憐香惜玉，可不願眞正與阮紅玉爲敵，當下一整衣襟，遙遙作了一揖，高聲道：

「姑娘息怒，在下有話講。」

阮紅玉嗔聲叱道：

「不要聽。」

玉鈎陡揮，一招「玉帳深垂」，撒網似的掃了過來。

華雲龍閃身避開，又是一揖，道：

「在下唐突佳人，這廂陪禮了。」

阮紅玉連番襲擊，不能得手，心中也有些氣餒。她所以情急拚命，全是出於氣憤難消，另外便是遽遭輕薄，又未盡意，惱羞成怒，藉機發洩一番。其實她亦自知，華雲龍武功高出她甚多，要想得手，殊非容易，況且華雲龍貌勝潘安，俊美無儔，芳心之中，實已暗許，便叫她眞正扎上一鈎，她也難以下手。如今華雲龍一再閃避，連連作揖，原先之氣，不禁消了許多，於是她身形一頓，雙手叉腰，瞋目叱道：

「那有這麼便宜，取你的寶劍，姑娘定要與你分個高下。」

華雲龍對少女的性情最是熟稔，聞言心知阮紅玉氣已大消，連忙抱拳一拱，道：

「姑娘鈎法利害，在下不是姑娘敵手，何須再分高下。」

阮紅玉冷冷一哼，道：

「難道我便任你欺侮了？」

華雲龍心裏發笑，表面又作一揖，道：

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？姑娘貌比天人，在下有幸一親芳澤，縱屬唐突，却也是一片愛慕之意，實在說不上『欺侮』二字。」

阮紅玉臉上昇起一片紅暈，嗔聲道：

「哼！說得好聽，那我問你，你爲何誣我盜你的馬？」

華雲龍故作惶然，道：

「在下素性不羈，一時戲言，姑娘千萬不要當眞。」

阮紅玉見他惶然之狀，想想他時眞時假的行徑，確也不脫稚戇之氣，暗暗忖道：這冤家刁鑽古怪，想必自幼嬌縱已慣，與他認眞，那是白白生氣了。

轉念至此，不覺怒氣全消，但少女的尊嚴，又不容她回嗔作喜，只見她抿一抿嘴，冷冷一哼，道：

「姑娘豈能任你戲耍？你得講個公道出來。」

華雲龍時眞時假，乃是另有目的，聞言暗自得計，緩緩步了過去：道

「請姑娘收起玉鈎，容在下慢慢的講。」

他走到阮紅玉面前，輕輕將她手中的玉鈎取了過來，又輕輕將那玉鈎替她插入鈎鞘，動作和緩而靈巧，當眞是小心翼翼，又惶恐，又誠摯，說得上涎臉至極。

阮紅玉心頭一陣蕩漾，不覺美目斜睇，白了他一眼。

美貌少女的明眸善睞，受者固然受寵若驚，那白眼表示的意味，更使人魂消魄散，華雲龍見了，心頭暗自竊喜，動作也就越發細膩了。

他趁勢輕舒右臂，緩緩攬住阮紅玉的纖腰，柔聲說道：

「姑娘那邊坐，坐下好講話。」

阮紅玉的腰肢被華雲龍攬住，頓覺一股電流陡傳全身，心頭小鹿衝動，也不知是慌是喜，但少女投懷送抱，難免羞澀。腰肢一扭，美目橫睇，嗔聲道：

「放正經些，我不和你攀親搭眷，你摟著我幹麼？」

華雲龍心中暗笑，却不答話，仍舊擁著她朝一塊山石走去。

男性的氣息，薰人欲醉，阮紅玉但覺陶陶然渾身舒泰，欲拒還休，不覺隨著華雲龍在那山石上坐了下去。

華雲龍攬著她的手臂仍未放開，但也沒有進一步的動作，只是痴痴的望著阮紅玉微笑，阮紅玉被他瞧得玉臉泛紅，羞澀地道：

「你這人毫沒正經，說是不說啊？」

華雲龍涎著臉道：

「姑娘太美，我不覺瞧得呆了。」

他不等阮紅玉接口，忽然輕輕一聲嘆息，接道：

「姑娘不知道，我正處於危急之中哩！」

阮紅玉黛眉輕顰，道：

「那與我有什麼關係，你便誣我盜馬？」

華雲龍搖一搖頭，道：

「那是我一時戲言，姑娘不要認眞。」

阮紅玉哼了一聲，道：

「你想道一聲歉，叫我饒你？」

華雲龍苦苦一笑，道：

「姑娘饒我最好，不饒我，我便認罰。」

阮紅玉對他無可奈何，頓了一下，道：

「也罷！你講你有什麼厄難？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我身負重任，時時須得提防敵人暗算。」

阮紅玉道：

「你年紀與我一般大小，會有什麼重任？又提防什麼暗算？」

華雲龍浩嘆一聲，道：

「各人境遇不同，我是生來命苦，如今有家歸不得，又不知敵人究竟是誰，終日往來奔波，當眞是提心吊膽，疲於奔命。」

他故意避重就輕，自嘆命苦，目的便因不知阮紅玉的底細，唯恐阮紅玉乃是敵人一黨，洩了

自己的身份，這便是他謹愼小心之處。

阮紅玉聽他這樣一講，同情之心油然而生，不覺蹙眉自語道：

「敵暗我明，倒是防不勝防……」

華雲龍連忙接口道：

「是啊！姑娘想一想，我那匹馬昨夜寄放客棧之中，姑娘忽然將牠乘來此處，乍見之下，我怎能不躭心自己的行藏已洩呢？」

阮紅玉微微一怔，道：

「這樣講，你是將我當作敵人了？」

華雲龍坦然說道：

「乍見難免生疑，如今我已明白。」

阮紅玉不能釋懷，又加辯白，道：

「我不會是你的敵人，那匹馬是旁人送我的。」

華雲龍點一點頭，道：

「我知道，送妳馬匹那人是我的敵人。」

阮紅玉一楞，道：

「不會啊！他是我師兄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那妳師兄便是盜馬賊了。」

忽聽一個憤怒的聲音大喝道：

「小子，你口齒放乾淨一點。」

憤怒的聲音來自背後，華雲龍毫不驚訝，淡淡說道：

「兄台早就應該露面了。」

那人閃身來到面前，阮紅玉眉頭一皺，冷冷的道：

「原來你早來了，爲什麼藏著不出來？」

來人是一個頗爲俊逸的少年公子，儒衫文巾，足穿粉履，脅下佩帶一柄色澤斑駁的古劍，原先是滿臉怒容，經阮紅玉冷冷一問，霎時堆起諂笑，結結巴巴的道：

「我……我……愚兄……」

阮紅玉冷聲一哼，道：

「你不講我也知道，告訴你，我的行爲不要你管。」

她說著嬌軀竟向華雲龍挨緊一些，那少年公子瞧得妒火中燒，牙關咬了一咬，仍舊不敢發作，頓了一下，始道：

「師妹知道這小子是誰？」

阮紅玉淡淡的道：

「任他是誰，也不要你來管，你最好別纏著我。」

華雲龍端坐不動，和煦地道：

「在下白琦，兄台尊姓大名？」

那少年公子對阮紅玉低聲下氣，對旁人可是傲慢得緊，聽到華雲龍自動接口，立時雙眼一瞪，喝道：

「你當眞叫白琦麼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在下不叫白琦，兄台說我該叫什麼吧？」

少年公子冷冷一哼，轉面一望阮紅玉，道：

「師妹，這小子騙妳的，他是雲中山華家老二，名叫華煬。」

阮紅玉聞言一楞，雙目睜得又大又圓，緊緊盯在華雲龍臉上，生似又驚又疑，又微帶惱怒怨懟之色，要從他臉上看出究竟。

華雲龍敞聲一笑，道：

「你我素昧生平，兄台一口便能講出我的姓名，足見乃是有心人，華老二倒要請教一番了。」

少年公子正中胸懷，「唰」的一聲，抽出寶劍，冷冷說道：

「來吧！少爺姓蕭名仇，正要找你較量一番。」

阮紅玉忽然站將起來，喝道：

「慢著，我要問問他。」

嬌軀一轉，逼視華雲龍道：

「講！你爲何騙我？爲何不講眞實姓名？阮紅玉不配與華煬交往麼？」

華雲龍好整以暇，微微笑道：

「姑娘芳名紅玉，因之我便自稱白琦。白琦紅玉，同屬玉中珍品，人言牡丹雖美，尚須綠葉相襯，紅玉襯以白琦，益顯姑娘之艷麗，我的心意還不明白麼？姑娘因此而見責，那是錯怪我了。」

他口中如此在講，心念却在急急轉動，忖道：這小子自稱蕭仇，又在客棧拐走我的馬匹，可知必是玄衣少女講的那位「仇公子」了，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，我得格外用點心思，查查他身後主謀之人究竟是誰？

華雲龍轉念至此，已聽那蕭仇哈哈大笑，道：

「華老二，你花言巧語，是想騙取我師妹的感情麼？」

豈知阮紅玉竟而嗔聲道：

「誰叫你管啦？站遠一點。」

玉掌一抬，便朝蕭仇身上推去。

華雲龍敞聲一笑，道：

「狗咬耗子，多管閒事，蕭兄這是自討無趣。」

蕭仇對阮紅玉無疑暗戀極深，阮紅玉百般叱喝，他也不敢生氣，但華雲龍的冷言熱諷他却無法忍受，只見他身子一閃，避開阮紅玉的手掌，隨即寶劍一振，斗然向華雲龍胸前刺去，大喝一聲，道：

「華家沒有要嘴的人，你接少爺一劍。」

華雲龍朗聲一笑，避了開去，道：

「蕭兄要戰，在下自當奉陪，但你盜我的馬匹，究竟爲了什麼？總該還我一個公道。」

蕭仇怒聲大吼，道：

「混蛋，誰盜你的馬匹？」

舉劍橫掃，一招「玉帶圍腰」，滾滾揮去。

華雲龍出身武林世家，一身武功，得自華天虹親炙，華天虹以一柄鐵劍稱雄天下，華老二在劍術上的造詣，自然不同凡響，他見蕭仇二次出劍，劍勢橫掃，早知那是一招「玉帶圍腰」，因之他想也不想，身子便向左邊縱起。

詎料，人甫離地，忽覺劍式有異，自己的身子，竟是返向蕭仇的劍鋒，急切間，不覺冷汗直冒，大吃一驚，連忙擰腰彈腿，一式「鯉魚打艇」，連翻三個筋斗，落在一丈以外，始才避過一劍之危。

原來蕭仇乃是左手執劍，使得是左手劍法。

左手劍直劈挺刺，與一般劍法大同小異，但左右橫掃的劍式，却與一般劍法相反華雲龍慮不及此，一時大意，險險上了大當。

落身地面，華雲龍定下神來，不禁疑念大起，暗暗忖道：怪了？天下的劍法，爹爹都曾解說過，爲何未曾講過左手劍？這姓蕭的是那裏來的？

忖念中，忽見劍光打閃，那蕭仇又復追踪而至，一劍劈來，口中喝道：

「華老二，看劍。」

華雲龍暗讚一聲「好快的劍法」！脚下不敢怠慢，滴溜溜身子一轉，便已轉到蕭仇身後，朗聲笑道：

「動刀動劍，大傷和氣，看在阮姑娘臉上，蕭兄只要說出爲何盜我的馬，咱們便握手言和。」

蕭仇大吼一聲，道：

「誰和你握手言和？」

轉身一劍，欻然擊出，接道：

「你不取寶劍，我一樣殺你，那時你休要怨人。」

話聲中，一劍緊似一劍，直向華雲龍逼去，大有不殺其人，不肯罷休之勢。

華雲龍一面閃避，一面暗暗忖道：此人譁言盜馬之事，定欲取我性命，看來必是奉命行事，是那「玄冥教」的頭目。我欲明瞭內中詳情，追索正兇，如不用點霹靂手段，恐怕是徒費心機了。

他這樣一想，頓時作了決定，右臂一探，執劍還招，「刷刷唰」一連三劍，連環攻出，阻遏了蕭仇進逼之勢，冷聲喝道：

「閣下不識抬舉，我便叫你嚐嚐華家老二的手段，看你講是不講？」

他那劍式架勢磅礴，大有氣吞山河之勢，施展開來，劍風厲嘯，勁氣洶湧，當眞是風雷俱動，蕭仇的劍法固然詭異玄奧，相形之下，那是大爲見絀了。

三招過去，華雲龍身形一頓，峻聲喝道：

「講！你暗殺我司馬叔爺，是奉誰的令諭？」

蕭仇攻勢倏然受阻，只當一時無備，羞憤之氣湧向胸口，當下寶劍一振，一招「黑虎偷心」，逕自刺去，口中喝道：

「什麼令諭不令諭，少爺但知取你性命。」

只聽「叮」的一聲，華雲龍舉劍一格，化解了他的劍勢，冷聲哼道：

「不讓你吃點苦頭，看來你是不肯講了。」

蕭仇但覺手腕一震，寶劍險險拿握不住。他心頭雖然吃驚，怎奈妒火中燒，竟然不加思慮，內力凝注，揮劍再上，大聲喝道：

「嘴上稱能，有什麼用？你先接我三劍……」

華雲龍未等他將話講完，沉聲接道：

「好！三招之內，我叫你寶劍脫手。」

話聲中，人劍併起，投入了蕭仇劍光之中。

武功之道，絲毫不能假借，「噹噹噹」三劍相交，只見一縷白虹沖天飛起，直向六七丈外一棵大樹射去，劍貫樹身，那劍把兀自顫動不已。

華雲龍還劍歸鞘，一望那駭然急退的蕭仇，淡然說道：

「如何？閣下還要逞强麼？」

蕭仇目瞪口呆，胸腔急速起伏，可知他正驚疑交作，駭憤不已。

華雲龍暗哼一聲，緩緩說道：

「我不妨忠告蕭兄一聲，司馬家的血案，華老二身負嚴父之命，必得查個水落石出，直到如今，閣下是我發現的唯一線索，華老二絕對不會輕易放手，你若知機識趣，那便爽直的講，不然，華老二縱有仁慈之心，却也有霹靂手段，那時五陰搜魂，萬蟻鑽心，總要叫你一一吐實。究竟如何？華老二聽你一言。」

蕭仇眼珠轉了一轉，冷冷說道：

「傳聞雲中山華家仁義可風，忠厚傳家，今日一見，果然並非子虛……」

華雲龍截口接道：

「當心了，口舌損人，那是自討苦吃。」

蕭仇冷冷一哼，道：

「華二爺坦然忠告，難道是挾技自重，脅逼於人嗎？」

華雲龍先是一怔，繼而敞聲大笑，道：

「好一張利嘴，不過，蕭兄將我估計錯了。華老二與衆不同，凡事但問目的，不重小節，忠厚也好，刻薄也好，我是概不在意。蕭兄明白了麼？」

蕭仇聞言，不覺心頭一顫，但他也是個少年氣盛的人，頓了一下，冷冷說道：

「明白了，盜馬殺人，少爺一概不知。」

華雲龍凜然一震，雙目神光迸射，峻聲喝道：

「當眞？」

蕭仇驀然抬目，悍然一哼，道：

「我也告訴華兄一聲，蕭某沒有顯赫的身世，沒有驚人的技藝，有的便是嶙峋的傲骨，言不二語。」

華雲龍哈哈大笑，道：

「很好！很好！軟不受，硬不懼，倒是一條好漢，你小心了。」

他秉承父母的遺傳，血脈中既有華天虹的仁厚穩健，也有白君儀的狠辣敏銳，作起事來，令人捉摸不定。此刻他陡抬右臂，駢指如戟，蓄而不發，身形一晃，便朝蕭仇逼了過去。

他那駢指如戟的架式不倫不類，食指挺伸，中指微屈，武林極是少見。

其實，那正是「蚩尤七解」的起手印訣，當年華天虹初學乍練，情急施展，中指一挺，便連風雲會的「燕山一怪」也抵擋不住，如今他蓄勢不發，其中不知暗藏多少詭異的變化，倘若出指，蕭仇眼看難逃一指之危。

忽聽阮紅玉顫聲叫道：

「白琦，白……喂！你住手，你住手啊！」

一條紅影猛撲過來，華雲龍指勢陡收，身子一頓，一把將那紅影摟在懷裏，問道：

「怎麼？你有話講？」

阮紅玉不答所問，嬌軀一掙，轉面急道：

「蕭師兄，你講啊！你何須替人受禍？」

她乃是旁觀者清，一來激於同門之誼，眼看華雲龍的性情大異常人，武功高不可測，既然認眞出手，蕭仇便難免大吃苦頭：二來事情的眞象，也許她比較清楚，她既認爲不必「替人受禍」

，其中的經緯，那是別有蹊蹺了。

華雲龍聞言之下，疑念頓起，目中神光熠熠，緊緊朝蕭仇望去，靜待他的答覆。

怎奈蕭仇因妒生恨，關鍵乃在阮紅玉一人身上。如果阮紅玉不急急撲來，被華雲龍摟在懷裏，變化也許單純一點；便因阮紅玉「投懷送抱」，令蕭仇的妒意更深，於是情勢也就急轉直下，大出人意料之外。

這蕭仇人頗俊逸，平日自視極高，是個偏激自傲之人。他使得左手劍法，武功身世兩皆是謎，但無異也是一流身手，與阮紅玉既是同門兄妹，也算得天造地設，是雙璧人，豈知緣份未定，阮紅玉不肯稍假顏色。如今眼見華雲龍才貌出衆，武功又高出自己甚多，他師妹投懷送抱，兩人勾勾搭搭，大有輕憐蜜愛之情，以他一個偏激自傲的人，那自然無法忍受了。

但他無疑是個城府極深，詭譎多詐的性格，當下心機一轉，冷冷說道：

「師妹叫我講些什麼？」

阮紅玉道：

「師伯年事已高，平日嚴禁師兄遠離左右，你這次違背師命，追來中原，那是爲了小妹，與司馬家自然不會有什麼恩怨仇恨……」

蕭仇淡然接口道：

「師妹也知道愚兄一番情意麼？」

阮紅玉黛眉微蹙，道：

「小妹當然知道，但……但……」

蕭仇暗暗一哼，道：

「知道便好，咱們回去吧！」

阮紅玉轉臉一望華雲龍，只見華雲龍目光凝注，一瞬不瞬，緊緊盯著蕭仇，她以為那是監視蕭仇的行動，因之急聲道：

「不行啊！華公子誤會師兄盜他的馬，殺害他司馬叔爺，師兄理該解釋一下，免得傷了和氣，也就誤華公子追索正兇。」

她講這話，一則提示華雲龍這是一場誤會，再者乃是為蕭仇消弭無妄之災。華雲龍察言觀色，倒已體會她的心意，蕭仇入了妒魔，反而將她一番心意誤解了。

他心中暗暗一哼，忖道：好啊！你倆心意相通，連語氣也相彷彿，我蕭仇如果得不到妳，妳也甭想得到姓華的小子，走著瞧吧！

他內心暗生惡念，表面神色不動，佯作無奈道：

「好吧，咱們握手言和。」

雙手抱拳，虛應故事一般，遙遙朝華雲龍拱了一拱。

華雲龍從他二人談話之中，已知這蕭仇乃是初蒞中原，自然與司馬家的血案不會有多大關連，心想也許真是自己誤會了，「龍兒」所以到他手中，必是別有緣故。

他縱然刁鑽古怪，行事難以捉摸，但華家的豪邁磊落，通情達理，却也是一脈相承的。他心中這樣一想，又見蕭仇抱拳作禮，要與他「握手言和」，頓時嫌隙盡去，邁開大步，迎將上去，哈哈笑道：

「很好！很好！握手言和。蕭兄只要將得馬經過，不吝示知，小弟便能由此追索敵踪，若有所得，全是蕭兄所賜，小弟感激不盡。」

話聲中，右掌前伸，只待與蕭仇緊緊一握。

蕭仇臉上，掠過一片詭譎的冷笑，佯作漠然道：

「蕭某說出得馬經過，一場誤會，便算過去了麼？」

右掌徐伸，緩緩朝華雲龍手掌握去。

兩掌相觸，華雲龍連聲應道：

「正是！正是！小弟判斷有誤，蕭兄多多海……」

言猶未畢，忽聽阮紅玉尖聲叫道：

「華……小心！」

緊接著，人影翻動，有人飛起一腳，將另外一人踢了出去，厲聲喝道：

「好毒辣的心計。」

阮紅玉大驚失色，一聲嬌呼，急急奔去。

原來蕭仇心存不軌，他那右手中指，套著一個偌大的指環，指環中空，暗藏毒針，他趁抱拳拱手之際，已自輕捺機鈕，準備隨時出手，兩掌相觸，華雲龍毫無戒備，他便趁彼此緊緊相握之時，左掌陡抬，猛然向華雲龍右脅之下，欻然擊出。

變生肘腋，按說華雲龍絕無倖免之理，怎奈人算不如天算，阮紅玉及時示警，華雲龍又復機敏過人，甫聞尖叫，頓時搶前一步，身子一躬，右掌往下一按，緊接著右足陡抬，一腳便將蕭仇

踢飛出去。

他那一脚乃是暴怒踢出，脚尖滿蓄眞力，又恰好踢在左臂肋骨之上，蕭仇臨空翻飛，肋骨折斷兩根，臟腑也受了內傷，心口發甜，鮮血狂噴，倒在地上，便難起立。

華雲龍微微一頓，正待躡踪追去。

阮紅玉適時趕到，抓住他的手臂，駭然叫道：

「華公子慢著！」

華雲龍忿然厲聲道：

「此人心計太毒，華老二容他不得。」

阮紅玉急道：

「先看看你自己可曾中了毒針？那毒針見血封喉，沒有救的。」

華雲龍冷聲一哼，道：

「華老二百毒不侵，區區毒針，其奈我何。」

右臂一振，便待掙脫阮紅玉的手掌，豈知右臂剛一施力，頓覺肘彎一陣酸麻，再也抬不起來了。

原來蕭仇猝然發難，距離太近，華雲龍縱然應變神速，身上也穿有護身軟甲，但毒針細若牛毛，多達二三十枚，就在他右掌往下一按之際，他那肘彎以上，早已中了四五枚之多，只因變起倉卒，一時未曾覺得罷了。

阮紅玉深知毒針的利害，見他神色有異，心頭凜然一震，焦急地道：

「怎樣？右臂不靈便麼？」

只聽蕭仇厲聲狂笑，陰森森道：

「師妹，本門防身毒針，中者無救，妳替華老二收屍吧！」

踉蹌起立，踉蹌狂奔，一直向北而去。

阮紅玉聞言回首，但見蕭仇臉色慘白，胸前滿是血跡，不覺駭然追去，嘶聲叫道：

「師兄，蕭師兄，你等一等。」

奔出兩丈，倏又頓住，轉臉叫道：

「華公子，你的手臂……」

話未達意，眼淚像珍珠一般，直往外湧，已經泣不成聲了。

這時，阮紅玉爲難已極，蕭仇是她同門師兄，華雲龍則是她芳心暗許之人，兩人不是身負重傷，便是中了毒針，自然踟躕難行，大有進退維谷之感。

華雲龍見她梨花帶雨，哀怨欲絕之狀，不覺長長浩嘆一聲，揮一揮手，說道：

「妳走吧！令師兄內傷沉重，快去照料他。」

阮紅玉淒然顫聲道：

「那麼你……」

華雲龍淡淡一笑，道：

「區區毒針，要不了我的性命。」

阮紅玉泫然飲泣道：

「那毒針取自九種毒蜂之尾，另加七種奇毒淬煉而成，見血自化。」

華雲龍傲笑一聲，道：

「要化也早化了，走吧！再不走就追不上了。」

阮紅玉聞言一怔，凝目而望，只見華雲龍笑容未退，臉上並無異狀，不過右臂略感不便罷了。

她心中半信半疑，但對那蕭仇也實在放心不下，微一遲疑，黯然說道：

「那你多加保重。」

華雲龍連連揮手，笑道：

「我自知保重，妳對令師兄也該溫柔一點。」

阮紅玉雙目之中，掠過一絲幽怨之色，口齒啟動，欲言又止，突然嬌軀一轉，脚下一頓，如飛奔去。

華雲龍忽又叫道：

「阮姑娘。」

阮紅玉陡然頓住，轉身急道：

「怎麼啦？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令師兄忘了寶劍，妳順便將寶劍帶去。」

阮紅玉幽幽一嘆，走到大樹之下，取下寶劍，復又情深款款，瞧了華雲龍一眼，始才邁開步子，順著蕭仇消失的方向，急急追了下去。

此刻已是己牌時分，一輪紅日，高高的掛在天空。

華雲龍眼望阮紅玉紅的人影消失不見，心頭倏生惘然之感，不覺信口吟道：

「郎心有意妾無意，暗自神傷暗自愁；

倘得佳人心相許，丟却性命也風流。」

他忽然悠悠一聲長嘆，搖一搖頭，撫一撫右臂，招來「龍兒」，緩緩騎上馬背，往洛陽方向徐行而去。

瓊海騰蛟

墨餘生著

武俠名家墨餘生先生精心撰著之佳作。本書描寫絕代奇男子「小俠龍捲風」闖蕩江湖的驚險事跡。寫武功，神奇莫測，寫愛情，兒女情懷，哀艷纏綿，保證一書在手，廢寢忘食，拍案叫絕！

這是一部您不可錯過的武俠名著小說。

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敬啓

三

華雲龍轉回洛陽，已是午牌時分，高陞閣客棧兼營酒食，此刻正當飯口，吃食的人進進出出，熙熙攘攘，嘈雜熱鬧得緊。

店伙計一見華雲龍回來，連忙迎將上去，接過馬韁，笑道：

「公子何時離店的？咱們不見公子爺起身，不敢呼喚，後來發覺馬匹不在，啟開房門，只見被褥未動，包裹仍在，大夥正在疑神疑鬼……」

華雲龍情緒落寞，沒有心情答理，冷冷一哼，跨下馬鞍，昂然進入店內。

那店伙將馬匹交給另外一人，追上來道：

「青樓紅宛，固不乏絕色美女，但總嫌下賤庸俗，早知公子爺也好此道，您老應該提我個醒兒，我朱小七……」

他以爲華雲龍連夜不歸，乃是去尋花問柳，因之毛遂自荐，有意做這一樁生意，講到這裏，忽見華雲龍衣履不整，胸前背後俱已破損，不覺微微一怔，訝然接道：

「噫！公子爺爲何這般狼狽？」

華雲龍聽他嘮叨不休，厭煩至極，喝一聲道：

「嚕囌！」

忽又語氣一轉，問道：

「昨夜有人找我麼？」

那店伙被他一喝，先是一怔，繼而哈腰連聲道：

「沒有，沒有。」

華雲龍哈哈的道：

「那就不要嘮叨，去準備一點酒食，送來房裏。」

那店伙見他神色不豫，連忙應是，轉身退去。

華雲龍洗過澡後，一人在房內自斟自酌，回憶夜來的遭遇。

首先他便想到尤氏，那尤氏容貌甚美，武功平常，自稱是司馬長青的侍妾，從她熟知司馬瓊的行動而論，這一點倒是不用置疑，但她竟然出手偷襲自己，又在靈柩之中預藏毒藥，當是主謀之人早期設下的埋伏。司馬長青外號「九命劍客」，武功之高，不去講它，閱歷之深，經驗之豐富，更非常人可及，一般鬼蜮伎倆，休想瞞過他的耳目，但那尤氏潛伏多年，居然不爲所覺，城府之深，他想想也覺不寒而慄。

尤氏的深沉固然可怕，那主謀之人選中了她，令她常荐枕蓆，潛伏多年，最近始才下手取人性命，這份長遠的計謀，如非心堅性狠之人，焉能出此？華雲龍想到這裏，不覺冷汗浹背，心旌震盪，深深感到前途荆棘正多，欲想完成使命，恐非容易。

不容易又待如何？司馬長青與他祖父華元胥乃是八拜之交，誼如同胞，他華老二出身忠義之家，就算沒有父、祖之命，華老二也不會遇難而退。

他端起酒杯，喝了一口悶酒，然後念頭一轉，轉到玄衣少女主僕身上。

據那玄衣少女所講，殺害他司馬叔爺的主謀之人，是一位姓仇的少年公子，此人乃是「玄冥教」的小小頭目，那尤氏則是姓仇的屬下，他想想覺得殊不可能。

第一：姓仇的既稱公子，年紀必然不大，若說姓仇的遠在幾年之前，便差遣尤氏潛伏在司馬長青身邊，實難令人置信。

第二：他離家之時，他父、祖均曾明示「玉鼎夫人」或是血案的主謀。

故此，他暗自忖道：「玄冥教」主或許就是「玉鼎夫人」，那尤氏必是「玉鼎夫人」所遣，姓仇的公子最多不過奉命行事，或是監督執行兇殺而已。

他所以作此推斷，關鍵便在尤氏蓄養的「黑兒」身上。

據他所知，他司馬叔爺夫婦乃是睡夢中遇害，傷痕同在咽喉，似是被獸類咬死。那「黑兒」雖是一頭黑貓，但却爪利齒堅，行動如風，善於搏擊，尤氏既是主謀之人早年派遣的奸細，又是「黑兒」的主人，因之在他心中，早已認定「黑兒」就是兇手，尤氏便是「遣獸行兇」的人。

既然如此，他也知道姓仇的公子目前尚在洛陽，便該從速去找姓仇的公子，追查血案的主謀才是。但他不此之圖，却自以肘支頰，仍舊痴痴的攢眉蹙額，暗念不已！

原來華家子弟，先天就有一股悲天憫人的俠義之風，華雲龍風流倜儻，更是見不得美貌少女身世悲凄，隱含怨尤。那玄衣少女潛伏靈堂，好似探查「玄冥教」的秘密，又似與自己有着關連，他記得薛娘曾經言道：

「殺了這小子，老爺的性命就保住了。」可見玄衣少女之父正遭危難，其身世必極可憫。

華雲龍聰明絕頂，微一揣測，便知玄衣少女之言必非無因。

玄衣少女也曾言道：「小女子覺得，江湖上正在醞釀大變，司馬長青首當其衝，不過是替人受過，作了代罪之羔羊罷了。」

這話與他母親的吩咐不謀而合，他便想到薛娘茶中施毒，必欲取他性命而後已，其中的道理，乃是玄衣少女受了脅迫，自然不是對他華煬一人，凡是華家的子弟，都在她們主僕獵取撲殺之列。講的明白一點，也就是玄衣少女之父正遭監禁，或有性命之危，她們主僕與華家爲敵，乃是受了逼迫，身不由己。

他這樣一想，不覺對那玄衣少女的言語，當作是一種暗示，同情之心油然而生，暗暗決定要對玄衣少女加以援手，查明事實眞象，救出她的父親。

由於他將玄衣少女之言當作暗示，便也想到隱身暗中的對手，乃是衝著他們華家而來，這情況就嚴重了。

他心中有一股衝動，想要轉回晉北，將其中的情節稟告父親與祖母，但繼而忖道：祖母與父親，既將追緝兇手的責任交付予我，在兇手未曾查獲以前，我怎能回去？況且我華煬在家人眼中，乃是躭於逸樂的花花公子，我何不乘此機緣，考驗自己一番，如能獨挽狂瀾，那就大大露面了。

這本是少年人的性情，倒也無可厚非。

只見他微微一笑，隨即推杯而起，好像事情便這樣決定了。

於是，他帶上寶劍，外罩錦袍，手中搖著摺扇，悠悠閒閒的踱出房門，交代了店伙幾句，便自逛街而去。

說他逛街，那也並不盡然，其實他心中也有盤算，是想在洛陽城中，碰碰那位姓仇的公子，

若有可能，他更希望再見玄衣少女一面。

可是，那玄衣少女既無落脚之處，又不知她的姓名，姓仇的公子更是從未謀面，便連長像如何，也不知道，要想湊巧碰上一面，何異於大海撈針，談何容易。眼看紅日銜山，夜幕漸垂，洛陽城中已經燃起一片燈火，他仍是一無所獲，徒勞往返。

這時，他正由東大街往回走，越過司馬家的大門，他忽然心中一動，暗暗忖道：司馬叔爺被害多日，仍然停柩家中，未能入殮，這樣不但令死者難安，更足被對方當作陷阱，行誘同道好友吃虧上當，枉送性命，我何不將那靈柩暫厝一處，日後再請瓊姑姑前來遷葬？嗯！事有從經從權，我就是這個主意。

這事如果換成他大哥華熙，那是怎樣也不敢輕舉妄動的，但華煬可不拘泥古禮，自認有理，想到便做，一瞧四下無人，當即脚下一頓，越過院牆，朝那靈堂奔去。

他心中已有打算，擬將司馬長青夫婦的靈柩，暫厝昨夜被火焚去的茅屋之中。

那茅屋新近焚去，地當荒郊野外，周圍俱是齊腰的蔓草，又隱蔽，又不惹人注意，將靈柩暫厝其中，倒也不慮被人發覺，堪稱適宜。

詎料，華雲龍奔至靈堂，舉目一望，不覺一聲驚噫，駭然瞠目，霎時怔住。

原來靈堂中素幔高挑，靈案依舊，案上的燭枱燈盞，分毫未動，獨獨不見了兩付棺木。

時僅半日之隔，司馬家唯一遺孤，遠在雲中山「落霞山莊」，如說有人收殮了司馬長青夫婦的靈柩，事實上殊不可能，但那靈柩却是千眞萬確的不翼而飛了。

半晌過後，只見華雲龍抿一抿嘴，冷冷一哼道：

「鬼蜮伎倆，妄想愚弄華家老二……」

言未臻意，目光如電，已向四下搜索起來。

用意很明顯，他已認定移走靈柩，必是敵人所爲，他要窮搜四週，看看有無蛛絲馬跡，可供追索。

可是，失望得很，移步靈柩之人，心思縝密，除了靈案之前與靈柩之側的塵埃稍見零亂外，竟然不着一絲痕跡，這就令華雲龍暗暗震驚了。

須知靈堂本是大廳，長寬五丈有奇，又因久無人至，地下積塵甚多，那兩具靈柩體積不小，份量不輕，搬動起來礙手礙脚，並非輕而易舉，來人不但將靈柩搬走，而且不落任何痕跡，心思之縝密不去說它，輕功之高，體力之强，已可列爲一流高手，此人究竟是誰呢？

華雲龍震驚之餘，暗暗忖道：靈柩停放於此，尚可引人上當，移走靈柩，究竟有何意圖……他不是浮躁之人，也不是膽小之輩。他承受父母的精血，文太君的掬育，風流倜儻之中，另有一股堅忍不拔的毅力，縱然血氣方剛，有時難免衝動，但遇艱難，每能勇往直前，毫不瞻顧。心念轉動，苦無所得，只見俊眉猛軒，抿一抿嘴，倏然邁開步子，逕朝素幔之後那扇小門走去。

忽聽身後冷笑一聲，有人不屑地道：

「華老二，你還想走麼？」

華雲龍毫不驚慌，也不答理，仍舊一步步向前走去。

忽然白光一閃，劍氣襲人，一柄精鋼長劍刺到了背後。

華雲龍身形陡旋，手中摺扇任意一揮，倣聲笑道：

「哈哈！閣下身手還差了一點。」

只聽「叮」的一聲，摺扇擊中了劍尖。紙面竹骨的摺扇擊中長劍，那摺扇安然無損，長劍則被震開了兩尺，如非襲擊之人順勢而退，幾乎脫手飛去。

襲擊之人微微一怔，心有未甘，長劍一振，就待二次出手。

忽聽一個嚴厲的聲音峻聲喝道：

「退下，勿躁。」

華雲龍「唰」的一聲，打開摺扇，搖了幾搖，朗聲笑道：

「朋友也强不了多少，躁與不躁，都是一樣。」

嚴厲的聲音冷冷說道：

「嘴上稱能，算不了英雄，今夜你能安然離去，才算本領。」

華雲龍這才滿臉含笑，緩緩轉過身去，夷然問道：

「閣下姓仇吧？」

那人站立廳後小門之內，門外乃是甬道，光線黯淡，看不清容貌，但却見他顯然一怔，隨即大聲狂笑，傲然說道：

「華家子弟果然不差，可惜你自投羅網，已是活不長久了。」

話聲微頓，忽又峻聲道：

「燃起火把，讓他死個明白。」

火把應聲而燃，大廳內剎時通明。

華雲龍舉目四顧，但見八名紫衣精壯大漢，各距兩丈，環立四外，每人左手火把高舉，右手長劍垂地，一個個目光熠熠，身強體壯，年紀均在三十開外，分明武功都有根底，殊非等閒之輩。

再看站立門內之人，二十上下年紀，身穿海青織錦勁裝，肩披同色短氅，腰懸古劍，足登薄靴，一付武生裝束。只見他濃眉帶煞，目光凶狠，方臉削腮，嘴角斜挑，那桀驁不馴，盛氣凌人的模樣，好似生來帶恨，他若姓仇，倒也名實相符。

華雲龍看清形勢，仍然漫不經意，摺扇一拱，含笑道：

「仇公子佈下陷阱，怎知在下一定會來？」

姓仇的公子冷冷說道：

「來與不來，原在乎你，眼下你畢竟身在此廳。」

華雲龍點一點頭，道：

「在下與公子素昧平生，公子却好似必欲殺我而後快，其理安在？能見示麼？」

仇公子濃眉跳動，冷聲哼道：

「明知故問。」

華雲龍「嗯」一聲道：

「看來公子眞是『玄冥教』的屬下了？」

仇公子瞿然一震，暗暗忖道：這小子果然有些能耐，本公子的底細，他似乎全都知道。

心中在想，口中冷然道：

「本教即將威行中原，一統武林，沒有瞞你的必要。」

華雲龍暗暗吃驚，外表神色自若，道：

「這樣講來，此間主人的血仇，該向公子索取了？」

仇公子傲然道：

「不錯，我是主謀，你若報仇，找我便了。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要報仇自然有你一份，我怕公子不是主謀。」

仇公子目光一稜，峻聲喝道：

「混賬！你敢瞧我不起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事實如此，豈容公子好稱英雄。」

仇公子大爲氣惱，怒聲喝道：

「講你的事實。」

華雲龍夷然說道：

「公子既是『玄冥教』的屬下，你那教主才是眞正的主謀。」

仇公子神情一楞，憤然說道：

「本公子乃是教主座前首席弟子，此間的血案，由本公子策劃執行，你講話嘮嘮叨叨，硬將

責任加諸家師身上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」

華雲龍暗暗竊笑，忖道：此人但知爭強好勝，是個有勇無謀之徒，欲知內情，這是上好的機緣了。

這樣一想，當即抱拳重作一禮，笑道：

「公子的大名怎樣稱呼？」

仇公子冷然道：

「仇華。」

華雲龍凜然一震，忖道：仇華？那是仇視咱們華家啦！

忖念未已，朗聲笑道：

「久仰，久仰，令師呢？」

仇公子傲然道：

「家師上……」

忽聽一位紫衣大漢急聲道：

「公子愼言。」

仇華知警，頓時住口不語，雙目一瞪，緊緊凝住在華雲龍臉上。

華雲龍做聲一笑，道：

「若犯禁令，不講也罷！」

仇華口齒一張，似待言語，但因事關重大，終於未曾說出乃師的姓名。

華雲龍見了，心知激將無用，當下語鋒一轉，道：

「請問公子，司馬大俠的靈柩，是你移走的麼？」

仇華神情淡漠，冷笑一聲，道：

「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」

華雲龍好生詫異，劍眉一蹙，忖道：怪了？此人似無心機，爲何這般回答，難道司馬叔爺的靈柩不是他移走的？

他心中疑念未已，那仇華已自接道：

「本公子險險上了你的大當，再也不答你的問話，你不必攢眉擠額，妄動心思，取你的寶劍，本公子要出手了。」

「噹啷」一聲，將古劍撤在手中，身子一晃，向前逼了過來。

華雲龍察顏觀色，知道問已無用。

他也是性氣高傲的人，前此所以忍氣吞聲，本是欲明內情，如今仇華心存警惕，再也休想往深處探究，自然不願再事拖沓，以致落人話柄，當下哈哈一笑，朗聲道：

「你欲速戰速決，出手便了，不用爲我躭心。」

那仇華看去桀驁不馴，臨到出手，却能氣穩神凝，可知曾經名師調教，武功必然不凡，華雲龍口中在講，心中却也不敢大意，暗暗力貫雙臂，靜以待敵。

仇華逼近丈許，寶劍一振，欻然劈出，口中喝道：

「小心了！」

他那劍式看去平淡無奇，劈出的勁力部位，却能恰到好處，華雲龍劍術造詣極深，一眼便知遇上了勁敵。

他心中暗暗吃驚，手下不敢怠慢，摺扇一揮，迫將上去，道：

「在下領教紹學，仇公子放手施爲。」

他平素刁鑽古怪，臨機對敵，仍然難改本性，上步出扇，本是點向仇華的手腕，招至中途，忽然身子一矮，貼著仇華的劍鋒轉了半圈，陡地右腿一伸，左臂一個肘錘，直向華雲龍右脅撞去。

這形勢有如兒戲，仇華是慮不及此，如若不然，他那劍勢祇要加快一線，華雲龍便得皮破血流，當場負傷。

但是，華雲龍畢竟這樣作了，而且右腿左肘的去勢均極快速，又是貼身施爲，仇華避無可避，逼得一聲怒吼，身子臨空拔起，翻落一丈以外。

華雲龍朗聲一笑道：

「公子爺，你的藝業並不高明嘛！」

仇華羞怒交迸，大吼一聲，猛撲過來，古劍連揮，「唰唰唰」一連三劍，罩定華雲龍胸前要穴，急急攻去。

華雲龍左晃右晃，連連閃避，驀地摺扇一劃，朝那層層劍影之中點去，笑道：

「這三劍還差不多，你若能使在下撤劍還招，才算得一流高手。」

只聽仇華冷聲喝道：

「不撤劍，是你自速其死，莫怪本公子心狠手辣。」

身形一折，劍法倏變，但見千百道寒光閃閃，忽而在左，忽而在右，玄奧詭譎，莫測高深，恍若龍騰蛇行一般，曲曲折折，莫知所之，而那變幻莫測的劍勢之中，另有一股狠毒無比的辛辣之氣，令人見了目眩神移，頓生當者披靡之感。

雲中山華家的武功，素以劍術見長，華元胥在世之日，不去說他，棄世之後，遺下十六招劍法及一柄鐵劍給他的兒子，他兒子華天虹便以一柄鐵劍闖盪江湖，獨挽狂瀾，期間得過「劍經」，又獲「劍經補遺」的精髓，在劍術一道，那是無出其右了。

華雲龍自小聰明，幼承親炙，不但一般武功深具根底，劍術方面，其功力縱然不及乃父，見聞之博，自也不同凡響。

然而，仇華的劍路一變，他非僅看不出那套劍法的來龍去脈，且有置身劍海，莫知所適的惶然之感。那仇華年紀雖輕，確也未可小覷，狂傲囂張，自也無怪其然。

華雲龍心中暗暗焦急，但因年輕氣盛，話已出口，不願撤劍應敵，只是盡力閃避，小心防守，倘遇間隙，便以手中摺扇強行還擊。

這是挨打挨揍的局面，稍有不愼，便有血濺五步之慮。

五十招過去，那形勢越發殆危。

但見劍光閃爍，劍風呼嘯，重重劍影，將華雲龍裹在其中，左衝右突，却是難越雷池一步，眼看不過百招，便將傷在仇華古劍之下。

忽聽人聲鼓噪，一名紫衣漢子歡呼道：

「公子加勁，劈了這小子。」

另一名紫衣漢子敞聲道：

「華老二，撤劍啊！再不撤劍，你就沒有機會了。」

又一名紫衣漢子接口道：

「撤劍不撤劍都是一樣，咱們公子尚未施展殺招哩！」

仇華眼看華雲龍落在下風，幾無還手之力，也是大爲得意，朗朗笑道：

「華老二，你記下了，你我本無怨仇，我要殺你，只怨你姓華，只怨你是華天虹的兒子。」

話聲中，古劍一振，一招「騰龍九折」，劍閃九點白虹，盤旋伸縮，直向華雲龍全身上下罩了過去。

這一招，劍勢莫測，劍氣激盪，點點白虹，宛如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，華雲龍縱有寶劍在手，怕也難以全身而退。

但他被困已久，怒氣暗生，再經話聲一激，早已氣沖斗牛，其勢若狂。只聽他驀地一聲大喝，左臂一揮，一招「困獸之鬥」，欻然擊出，右臂一掄，中指陡挺，「襲而死之」，猛朝仇華前胸點去。

這兩招，俱是乃父當年成名的絕藝，華雲龍情急之下，暴怒展出，威力之強猛，居然絲毫不遜於乃父。

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，仇華若不見機撤招，華雲龍固然難免傷在他的劍下，他自己折劍斷臂，胸腹洞穿，那也是意料中事。

他自然不願傷在華雲龍掌指之下，身子一側，劍式一沉，閃身折腰，脚下一頓，陡地避了開去。

華雲龍甫脫險境，又是一副漫不經心的模樣，哈哈笑道：

「仇公子，閣下還有多少絕藝？何不一併展，讓華某見識見識。」

他口中這樣在講，寶劍却已撤在手中。

仇華見他撤劍在手，不覺仰面朝天，縱聲大笑，笑聲中滿是譏諷的意味。

華雲龍毫不在意，朗聲言道：

「仇公子，你的劍法我已領教，華老二不是狂傲自大的人，我有自知之明，若不用劍，難以勝你。」

仇華不屑地道：

「你便用劍，又能如何？」

華雲龍臉色一沉，肅然道：

「你我本無怨仇，這話是你講的，因此我忠告你，臨敵交手，切忌自負。」

仇華先是一怔，繼而敞聲大笑，道：

「好一個『切忌自負』，華老二現炒現賣啦！」

華雲龍夷然說道：

「你的劍法辛辣有餘，沉穩不足，要想取我性命，其力有所不逮，再次動手，你要小心在意了。」

他頑皮時刁鑽古怪，洒脫不羈，全身沒有半斤重量，正經時氣穩神凝，端莊嚴肅，另有一股懾人之威，那仇華聞言之下，傲氣頓洩，不覺瞠目結舌，無詞以對。

忽聽一個紫衣漢子大聲道：

「公子何須與他多費唇舌，咱們擺下劍陣，取他性命就是。」

那仇華傲氣已洩，微一沉吟，將頭一點，舉劍一揮，道：

「擺陣！」

話聲甫落，人影齊動，八名紫衣漢子左手一揚，將那火把插入廳壁之中，劍尖一挑，豎立胸前，然後移動脚步，朝前逼來，將華雲龍圍在當中。

華雲龍氣定神閒，凝目望去，只見八名紫衣漢子參差錯立，所站的方位，似是一座八卦劍陣，但那仇華插足其中，似當此陣之樞紐，又像一座九宮陣圖。他對陣圖之學所知無多，不甚了了，心下警惕，打定一個不急不躁的主意，當下雙眉一挑，沉聲喝道：

「仇公子，刀劍無眼，傷了你的屬下，你可不要怨人。」

仇華冷冷一哼，也不答話，舉劍前刺，猛然直衝過來。

華雲龍手臂一抬，舉劍一格，覷準古劍的來勢，霍地往上挑去。

忽然間，來劍驟失，驚芒暴閃，一片寒電似的劍幕，倏地由四方湧到。

華雲龍大吃一驚，急忙寶劍一豎，滴溜溜身子一旋，猛地橫跨一步，忽又劍勢一收，隱鋒於肘，緊接著反手一劍，便朝身後刺去。

他打定不急不躁的主意，心想任它是什麼劍陣，首腦定是仇華，只要將仇華制住，劍陣當可

不攻自破。因之他目光如電，時時留神仇華的方位，適才那反手一劍，便是取仇華的咽喉。

他想得固然不錯，但也因爲劍陣以仇華爲首，故而八劍進退之際，莫不以仇華爲主，彼此間綿密呼應，宛如腦之使臂，渾然一體，想要制住仇華，眞是談何容易。

華雲龍二次出劍，劍又落空，俊目一閃，但見那綿密的劍幕，恍若一座寒光四射的錦屏，此退彼進，來勢如電，倏又湧到。那劍幕重重疊疊，非但毫無破綻可乘，便那仇華的身子也已隱去，無奈之下，先求自保，雙足疾挫，猛向一側閃去。

身形猶未站穩，突覺幾縷冷風，驀地襲近了背後要穴，趕忙腰肢一擰，運氣出掌，反手一招「困獸之鬥」，將那冷風擋開了一尺。

華雲龍閃身退避，險險落敗，不禁暗暗吃驚，急速忖道：小小一座劍陣，竟有這樣大的威力，若不痛下煞手，今日恐怕難以討好。

忖念未已，但見那仇華忽然現身，急忙挺身一劍，欻然揮去。

倏地劍光打閃，一劍由斜刺裏欻然刺來，若要傷敵，自己脅下難免戳個窟窿，急切間，手腕一沉，揮劍擋去。

不料來劍勁力極强，兩劍相交，發出「叮」的一聲脆響，華雲龍不覺退出一步，那柄長劍，倏又隱去不見。

華雲龍的武功已登堂奧，交手數招，即已看出八個紫衣漢子，深得上乘劍法的訣竅，個個造詣不凡，單打獨鬥，已非等閒人物可敵，合成了這座劍陣，聯手攻敵，其厲害之處，更是非同小可。

他這時不敢輕易挪動，右手寶劍竭力防守，左手則暗蓄功力，不時用那威猛絕倫的「困獸之鬥」一招，與對方激戰不休。

激戰中，八劍交錯，劍光如織，激戰漸久，陣法震動，愈見快速，其威力之強猛，大出華雲龍想像之外。但他臨危不亂，仍舊堅守陣脚，急急盯著仇華的身形，以便俟機而動，一舉將他擒下。

盞茶過後，華雲龍額角漸漸見汗，可見戰況激烈之一斑。

忽聽仇華高聲叫道：

「華老二，你棄劍認輸，本公子讓你落個全屍。」

華雲龍冷冷一哼，不爲所動。

仇華又道：

「我這『九轉龍舌』劍陣，就是你老子也難倖勝，你若再不知機，『龍舌』一捲，你便只有粉身碎骨……」

「了」字未出，一條人影疾撲而至，劍勢一挺，猛朝胸腹之間刺到。

原來那劍陣轉動極快，華雲龍縱然運足目力，也難透過閃爍如電的耀眼劍光，捕捉到仇華幻變莫測的方位，但仇華開口講話，華雲龍循聲而至，他便無所遁形了。

急切間，仇華欲避已遲，只得舉劍上挑，倏地朝來劍格去。

「叮」的一聲脆響，仇華右臂一陣酸麻，古劍險險脫手，身子挫退了兩步。

華雲龍微微一頓，倏又舒臂出劍，猛上一步，欻然揮去。

事出意外，仇華手忙脚亂，不敢硬接，身子一晃，忙向一側躍去。

華雲龍好不容易脫出劍幕，找上仇華，焉能讓他再次遁形，喝一聲「那裏走？」如影附形，追了過去。

突然間，叱喝連連，八劍齊舞，擋住了他的去路。

華雲龍勃然大怒，吼一聲道：

「不知死活的東西！」

奮起神勇，寶劍一掄，展開了「重劍」手法，「刷唰唰……」，一劍緊接一劍，猛朝八劍攻去。

要知華元胥留下的一十六招劍法，不在招式之玄奧，不在內力之雄渾，而是那磅礴的氣概，儼然的神勇，若能得其神髓，施展起來，渾厚凝重，自有一股懾人之威，華天虹參酌劍經與「劍經補遺」，去蕪存菁，保存先人的遺澤，傳給了他的子女，名之爲「華氏重劍十六神招」，那已是竹片木劍亦能施展的了。

華雲龍久戰不下，心頭漸感不耐，眼見仇華又將遁形於劍陣，不覺發了怒氣，揮劍强攻，用上了「華氏重劍十六神招」，縱然火候尚淺，紫衣八劍，亦自抵擋不住。

霎時間，攻守互易，紫衣八劍連連後退，劍陣不破自解，成了聯手拒敵的局面。

仇華閃避一側，眼見劍陣不能成形，華雲龍的神勇難擋，有意加入陣戰，以圖穩住陣脚，恢復劍陣，怎奈華雲龍往來追擊，銳不可遏，八劍進退避讓，身形不定，難以插手，不覺連連跺脚，心頭急怒交迸。

仇華無疑是個急躁的人，一見己方落了下風，自己又無法插手，眉目之間，煞氣陡湧，怒吼一聲，舉手一揚，一個黑忽忽的東西，直朝華雲龍頭頂射去。

華雲龍眼觀四方，耳聽八面，一見那東西來勢勁急，微帶破空之聲，立時便知那是暗器，當下右臂一抬，一劍朝暗器點去，左臂一揮，將一名紫衣漢子震退三尺。

只聽「波」的一聲，一陣藍汪汪的火星，點點滴滴，倏罩而下。

華雲龍大吃一驚，連忙貼地急竄，心想避過那團火光。

怎奈他應變雖速，一點火星仍然洒在他的後背，華雲龍只覺背後一熱，火星蔓延，已將他背後的衣服燒著了。

忽聽一個蒼勁雄渾的聲音急聲道：

「龍兒臥下，滾動。」

人隨聲至，一條人影轉了一轉，仇華與那紫衣八劍，頓時長劍墜地，一個個泥塑木雕，全被制住了穴道。

華雲龍一陣翻滾，熄滅了背上的火焰，忽覺右腿不便，瞥見之下，只見膝彎裏赫然一枚色泛暗藍的淬毒銀針，露出了一段針尾。

他父親百毒不侵，那是因爲「丹火毒蓮」的緣故，他承受父親的精血，血液之中，也有先天抗毒之性，區區毒藥毒針，對他根本不生效用，但仇華使用這等歹毒的暗器，暗器出手，又復不吭一聲，這可眞正將他激怒了。

只見他取下毒針，挺身起立，冷冷一哼，道：

「好惡毒的心腸，華老二饒你不得。」

話聲中，雙目盡赤，步履凝重，直向仇華身前逼去。

華雲龍殺機一起，仇華心膽俱裂，怎奈穴道被制，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動，也只有任憑宰割了。

忽見人影一閃，一個紫袍老人擋在身前，緩緩說道：

「龍兒，你要殺失去抗力之人麼？」

這人身軀偉岸，白眉白鬚，膚色晶瑩，年紀六十開外，却無絲毫龍鍾老態，赫然竟是當年的神旗幫主白嘯天，難怪他舉手之間，便能制住九人的穴道。

華雲龍目光一抬，見是他的外公，先是一怔，繼而大喜過望，拜伏在地，歡聲道：

「龍兒拜見外公……」

白嘯天擺一擺手，道：

「你起來，外公問你，這幾人如何處置？」

華雲龍如言起立，道：

「這些人是『玄冥教』的屬下，心腸太毒，龍兒想……」

目光瞥見仇華等人的形像，立知穴道被制，下面的話，再也說不出口。

白嘯天「嗯」了一聲，道：

「你父親單人獨劍，闖蕩江湖，當年的武功並不可恃，但連外公也對他刮目相看，你知道那是什麼緣故？」

白嘯天對於這位外孫，平日極爲寵愛，此刻好像存心教導一番，講起話來，神態肅穆，語氣峻嚴，華雲龍抬眼一望，不覺心頭一凜，大感意外。

白嘯天將頭一點，自己接道：

「你父親氣度恢宏，堅忍不拔，小節不拘，大節不苟，縱然面對殺父的仇人，他也能不亢不卑，量力行事，一生之中，不傷無辜，更不殺失去抗力之人，因之，便連他的死敵，也對他敬畏三分……」

講到這裏，華雲龍已知他外公意之所指，身子一躬，垂手接道：

「龍兒不知這幾人穴道受制……」

白嘯天擺一擺手，截口道：

「你不必講，爲人該當研幾於微，心意初動，正者便正，邪者已邪，是非之機，正在此分際，你不察實況，意氣用事，如非外公現身喝阻，如今的結果怎樣？」

華雲龍無詞以對，躬身唯唯。

白嘯天繼續說道：

「外公早就來了，一切都已瞧得清楚，你行險弄巧，妄稱機鋒，縱有幾分仁厚之性，與你父親相去太多。唉！我不知你那祖母爲何放心讓你出來？」

他講來講去，縱然立意規誡他的外孫，但那溺愛的情意，總是難以掩飾。

華雲龍本性挑達，一聽他外公語氣轉緩，立即抬起頭來，眉目軒動，道：

「外公，您不知道，龍兒這次外出，正是奉祖母之命……」

白嘯天壽眉一皺，揮手道：

「這事回頭再講，你說這幾人究竟如何處置？」

華雲龍不在意地道：

「放走算啦！」

白嘯天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你不追究『玄冥教』的詳情了？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龍兒想通了，一個小小頭目，所知也是有限。」

白嘯天道：

「他不是『玄冥教』主的首徒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首徒也是一樣。那『玄冥教主』隱身不出，差遣徒衆掀風作浪，那裏會將機密大事讓他們知道，說不定尚有各種限制告誡門下，便是嚴刑逼供，怕也問不出所以然來，龍兒要自己設法去查。」

白嘯天聞言之下，哈哈大笑，手撚頦下三綹白鬚，道：

「嗯！難得你心思縝密，又有這份志氣，外公就替你放人了。」

轉過身軀，屈指連彈，解開了九人穴道，峻聲接道：

「速離洛陽。若敢延宕，再與老夫相遇，定必重責，去吧！」

仇華聞得祖孫二人談話，早知這位紫袍老人的身份，那裏還敢逗留不去，穴道一解，彼此撿起地下的兵刃，狠狠瞧了華雲龍一眼，場面話也未交代一句，相率出了廳門，如飛奔去，瞬眼便已不見。

這些人離去以後，華雲龍臉龐一轉，笑嘻嘻目注白嘯天道：

「啊！我知道了。」

白嘯天訝然回顧，道：

「你知道什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司馬叔爺的靈柩，一定是外公移走了。」

白嘯天微微一笑，伸手撫一撫他的頭頂，道：

「乖孫聰明，司馬大俠夫婦的靈柩，確是外公移去郊外白馬寺，交予慈航大師照料了。」

華雲龍惑然問道：

「慈航大師何許人？」

白嘯天道：

「你知道慈雲大師麼？」

華雲龍將頭一點，道：

「知道，他是爺爺的同道好友。」

白嘯天道：

「慈航便是慈雲的師兄，是外公的方外之交。」

原來白嘯天自子午谷一戰，神旗幫大敗虧輸，九曲掘寶，又仰仗華天虹甚多，此後長女招贅彭拜，次女下嫁華天虹，這兩位女婿都是俠義道的翹楚，加上他夫人許紅玫德儀俱備，一片佛心，時時勸他息事寧人，茹保天年，他在灰心喪志之餘，便也習經禮佛，常與方外之人來往，藉以排遣壯志未酬的愁懷，後來孫輩迭出，享盡天倫之樂，而俠義之士，均是不念舊惡，胸懷坦蕩之人，交往日久，也覺心懷舒坦，與往日勾心鬥角，爾奸我詐大是不同，因之近年以來，不但與文太君等親友之間時相往來，便連性行也已大改，儼然成了德藝兼備的武林隱者，與慈航，慈雲等方外之人，更是誼勝莫逆，交非汎汎，如若不然，仇華等人遇上他，那便休想安然離去了。

華雲龍聽他外公說出慈航大師的來歷，心頭一寬，道：

「原來是頭陀爺爺的師兄，龍兒倒是應該前去拜見一番。」

白嘯天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你幾時也學會守禮了？」

華雲龍臉上一紅，撒賴道：

「外公只當龍兒永遠長不大麼？」

白嘯天哈哈大笑，道：

「好！好！你長大了，長大了。不過……外公倒是希望你永遠不要長大。」

他話聲微微一頓，語鋒一轉，接著問道：

「看情形，你好像奉命而來，是爲司馬大俠的命案麼？」

華雲龍愕然道：

「是啊！您不知道？」

白嘯天笑道：

「外公豈有先知之明，我是路過洛陽，傍晚才到，原想拜訪故人，敍敍舊情，不料你司馬叔爺却已作古，我見門庭冷落，靈柩之中，散發著毒藥氣味，地下的塵土，又有打鬥的痕跡，再見司馬大俠夫婦喉間齒痕歷歷，便知他夫婦遇害之後，復被敵人佈作陷阱，暗算前來弔祭之人，因之就將靈柩移走了。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外公的經驗閱歷畢竟比我强多了，我到現在始才想到，他老人家神目如電，一眼便知詳情，而且斷然作了安排。

白嘯天頓了一下，又道：

「龍兒，你來洛陽多久啦？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昨日方到。」

白嘯天問道：

「可曾找到有力的線索？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線索便是剛才那仇華。」

白嘯天白眉一蹙，道：

「那……線索豈不中斷啦！」

華雲龍毫不在意，道：

「不要緊，龍兒再找。」

他講這話平平淡淡，好似信口而出。

可是，白嘯天聽了，只覺得他這位外孫爽朗豪邁，隨和之中，另有一股令人心折的力量，不覺撚鬚微笑，暗暗忖道：這孩子剛毅果決，雍容大度，機智敏銳，善體人意，好好琢磨，將來怕不是領袖羣倫的人。

白嘯天這樣一想，心頭大爲寬慰，頓時朗聲道：

「龍兒，走啦，跟外公到白馬寺去。」

華雲龍微一猶豫，道：

「不行啊！我的馬匹行囊都在客棧呢！」

白嘯天頓了一下，揮一揮手，道：

「那也行，咱們便去客棧聚上一聚。」

身子一轉，領先離開了大廳。

華雲龍不知他外公爲何興緻特佳，但因與外公睽違日久，孺慕之情極殷，當下也不去想，急行幾步，挽住白嘯天的手臂，蹦蹦跳跳的隨伴而行。

回到客棧，華雲龍吩咐店家整理酒菜，祖孫二人梳洗過後，便在上房飲酒談心。

白嘯天顯然別有用意，他是有意要將華雲龍琢磨一番了。

他首先問起華雲龍奉命離家的經過，然後又問起來到洛陽以後的種種遭遇，華雲龍不厭其煩，也都一一說了。

白嘯天微笑諦聽，一句不漏，華雲龍講完以後，忽然攤開左掌，往前一伸，道：

「外公，龍兒旁的都不在意，只有娘在龍兒掌心刺下這一個『恨』字，不知是何用意？」

白嘯天朝他左掌瞥了一眼，道：

「你對這一點很介意麼？」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道：

「不是龍兒介意，而是此舉太無意義……」

白嘯天截口道：

「你那祖母大有鬚眉氣概，我也自嘆弗如，她吩咐做的事情，那裏會沒有意義。」

華雲龍雙眉一軒，道：

「什麼意義啊？娘與奶奶，都說不是恨我，我就是想不出其中的意義，有時忍不住要去想它，想來想去，心中老大一個鬱結。」

白嘯天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大人物心胸要寬，些須小事，常掛心頭，不但蒙蔽靈智，而且有傷身體，想不出來，最好不用去想……」

華雲龍怨聲接口道：

「唉！您和奶奶的口吻完全一樣嘛！您不想想，這副擔子落在龍兒肩上，其中該有多少講究

？臨行之際，娘又在龍兒掌心刺上這個『恨』字，龍兒怎能不想？」

白嘯天一拂長髯，含笑道：

「你怎麼想？是想那字痕與血案有關麼？」

華雲龍蹙眉道：

「是啊！若與血案無關，刺字之際，奶奶何須那麼嚴肅？您不知道，當時娘有不忍之心，是，奶奶逼著刺的。」

白嘯天忽然肅容道：

「龍兒不可胡說！你祖母女中豪傑，見解與手腕，俱都超人一等，她這樣做，自然有她的道理，妄論長者的……」

接下去當是「是非」兩字，然後如何如何……華雲龍性格不羈，不耐聽「訓」，仗著深得白嘯天的寵愛，撒賴似的道：

「什麼道理嘛？總不能講，那是叫龍兒心頭常『恨』，『恨』天『恨』地，去『恨』天下人吧？」

白嘯天沉聲喝道：

「胡說！」

喝聲出口，心頭忽然一動，不覺目光一凝，呆呆的發起楞來。

華雲龍怔了一怔，訝然道：

「外公，您怎麼啦？想出道理來了？」

白嘯天揮一揮手，道：

「你不要吵，讓我仔細想想。」

華雲龍眼睛連眨，暗暗忖道：對啦，外公當年威名顯赫，乃是領導一方的人物，對那「玉鼎夫人」必有所知，我何不趁此機會，問一問她的往事。

他念頭剛剛轉完，白嘯天已自目光凝注，道：

「龍兒，當年有個『九陰教』主，你曾聽人講過麼？」

華雲龍忍著要問的話，將頭一點，道：

「據說那『九陰教』主是個女子，武功極高，爲人詭譎多智，心狠手辣……」

白嘯天「嗯」了一聲，道：

「你那叔祖母原是『九陰教』的幽冥殿主，與你司馬叔爺……」

華雲龍訝然接口道：

「什麼？那『九陰教』不是邪教麼？」

白嘯天點一點頭，道：

「『九陰教』是個邪教，但那幽冥殿主與你司馬叔爺打了一仗，由於兩人年紀相當，武功相埒，芳心之中，却是念念不忘，後來你司馬叔爺遨遊天下，在那六詔山中再次相遇，兩人同遊了幾天，感情甚爲融合，終至難分難捨，幽冥教主便私自脫離『九陰教』，陪你司馬叔爺到了中原，由你祖母作主，結成了夫婦。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原來叔祖母乃是私自脫離「九陰教」，怪不得常年不出大門一步，便連咱

們家也是少去。

他心中在想，口中却道：

「您是講，殺害司馬叔爺的主謀之人，是那『九陰教』主麼？」

白嘯天道：

「是與不是，尚得往深處查究，但總不失是條有力的線索。」

華雲龍想了一想，道：

「不對啊！奶奶的暗示，好像與那『玉鼎夫人』有關，兇手留下的表記，便是一個碧綠晶瑩的小鼎。」

白嘯天道：

「我之所以作此推論，也是因那『玉鼎夫人』而起。」

華雲龍恍然一「哦」，道：

「原來您們的推斷不謀而合，外公請講，『玉鼎夫人』怎樣？」

白嘯天道：

「我也是聽那慈雲大師講的。當年你父親，你姨父，你司馬叔爺，都曾受過『玉鼎夫人』之恩，後來『玉鼎夫人』有難，你父親與你司馬叔爺同往曹州營救，據慈雲大師講，那時『玉鼎夫人』正受『陰火煉魂』之刑，那刑罰慘絕人寰，你父親見了痛不欲生，激怒如狂，一心只想殺人……」

講到這裏，華雲龍的眉頭皺了一皺，暗暗忖道：那「陰火煉魂」之刑，既稱慘絕人寰，便我

見了，也要激起滿腔義憤，爹爹受人之惠，自然難免激怒如狂，但這與司馬叔爺的血案，或是與我掌心的「恨」字，又有什麼關連呀？

白嘯天從小看他長大，見他眉頭一皺，已知他心裏想些什麼，當下便道：

「龍兒，你認爲你父親想要殺人，乃是一時氣憤麼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道：

「難道其中另有原故？」

白嘯天道：

「當然，你父親飽經憂患，性格之穩健大異常人，江湖上足以引人激憤之事多如恆河沙數，他若時時發怒殺人，那也成不了大事了。」

華雲龍問道：

「究竟是什麼緣故啊？」

他問得很急，大有迫不及待之勢，白嘯天看了他一眼，暗暗忖道：文太君家教嚴謹，事涉星兒（華天虹）當年男女之情，自然要瞞著龍兒幾分，我究竟該不該講呢？

吟哦半晌，終於嘆了口氣，說道：

「那『玉鼎夫人』原是『九陰教』的屬下，當年對你父親愛護備至，情勝姐弟，『九陰教』自從子午谷一戰再現江湖，一直與你父親爲敵，謀奪你父親的玄鐵重劍……」

華雲龍聰明絕頂，聞弦歌而知雅意，接口說道：

「各方謀奪玄鐵重劍之事龍兒知道，那是因爲劍經在重劍之中。這樣講，那『九陰教』主酷

施『陰火煉魂』之刑，目的是脅逼爹爹啦？」

白嘯天微微頷首，道：

「那時你爹爹已經獲得劍經了。想你爹爹重情尚義，那『九陰教』主酷施毒刑，加諸『玉鼎夫人』身上，在她意料之中，你爹爹倘若見了，便是叫你爹爹屈膝投降，那也是三言兩語之事。……」

「我知道了，必是爹爹不肯交出玄鐵重劍，那『玉鼎夫人』懷恨在心，因爲……」

白嘯天將頭一搖，截口說道：

「錯了，那『玉鼎夫人』不是凡俗女子，對你爹爹愛顧之情，寬厚如天地，她寧可自己受盡千般痛楚，也不願你爹爹受委屈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血案的主謀，多半是那『九陰教』主了。」

白嘯天眉頭一皺，道：

「追查血案主謀，不能光憑推測，你聽我講下去。」

華雲龍又是一怔，目光凝注，滿臉俱是懷疑之色。

只聽白嘯天喟聲一嘆，道：

「據慈雲大師講，那『陰火煉魂』之刑，是在胸口塗上一種名叫『滅絕陰燐』的奇毒，然後用一盞含有碧蜍之氣的特製『煉魂燈』吸住陰燐之毒，這樣赤身露體燒炙七日七夜，受刑之人始才毒氣攻心而死，龍兒想想看，未死之前，受刑之人身受的苦痛，該是多麼慘重？」

華雲龍默然無語，目中顯見憤怒激動之色。

白嘯天再次一嘆，接道：

「那刑罰眞是殘酷已極，你父親見了，自然萬分激動，但那『玉鼎夫人』却是一再叮嚀你父親，不可受人脅制，不可忍受委屈，如若不然，縱然救活了她，她也要自尋了斷。龍兒想想，你父親當時的心情，又豈是激於義憤而已！」

華雲龍聽到這裏，不覺神芒電射，也是擇人而噬的神情，白嘯天見了，連忙接道：

「龍兒注意，我要講到正題了。」

華雲龍頓時警覺，道：

「外公請講，龍兒在聽。」

白嘯天道：

「你父親當時柔腸寸斷，憤怒至極，大有殺盡『九陰教』的屬下，與『九陰教』主捨命相拚之勢，慈雲大師心地慈悲，不忍眼見『九陰教』的屬下血肉橫飛，急急叫你父親速揮定力，你父親怨氣淤積胸間，又不敢違背長者之命，就像負傷之猛虎，大聲吼叫道：『大師開恩，晚輩好恨！』」

話聲倏然一頓，目光深深凝注華雲龍，然後接道：

「龍兒，你知道那個『恨』字，是怎麼出口的麼？」

華雲龍眼睛轉了一轉，道：

「當然可恨啊！那『九陰教』主以人爲質，大施酷刑，我爹爹既要救人，又不能辜負『玉鼎

夫人』的情意，用那劍經換回人質，便連殺人拚命也不能夠，處處受制，而人在必救，怎能不恨呢？」

白嘯天寓意深長的問道：

「這樣講來，你是深有同感了？」

華雲龍坦然說道：

「受人點滴之恩，理當湧泉以報，當時若是換成龍兒，龍兒的怨恨，怕要超越我爹爹了。」

白嘯天浩嘆一聲，道：

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倒也未可厚非。」

突然臉色一整，肅容接道：

「龍兒，如今你可明白你娘在你掌心刺一『恨』字之意了？」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惑然道：

「怎麼？這個『恨』字是因爹爹而起？」

攤開左掌，看了又看，愈看愈是迷惘，實在想不出這個色呈暗藍的「恨」字，與他爹爹的昔年往事，究竟有什麼關連。

白嘯天見他惑然不解之狀，嘆口氣道：

「你爹爹當年那個『恨』字，實因情愛而起。『玉鼎夫人』若是無情，她便不會對你父親愛護備至；身受酷刑，仍然不願你父親受到任何委屈。你父親若是無情，縱然激於義憤，也不致痛心疾首，找人拚命，以致感到處處受制，進退維谷，吐出了『好恨』二字。由此可知，男女之情

，實在是輕易招惹不得。」

華雲龍眨眨眼睛，似懂非懂的皺起了眉頭。

白嘯天倏又肅容道：

「龍兒還不懂麼？你祖母逼著你娘，在你掌心刺一『恨』字，便是知道你生性風流，從小喜歡拈花惹草，叫你自知檢點，時存警惕之心，莫要步你爹爹的後塵，到時候身受其苦，後悔莫及。」

事涉己身的劣性，華雲龍頓時臉紅耳赤，囁嚅道：

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

白嘯天擺一擺手，道：

「不要這個那個了，你祖母剛毅嚴謹，既不願你步上你爹爹的後塵，又不便將你爹爹的往事告訴你，因之在你掌心刺一『恨』字，用心之苦，不言可知。你若不能上體親心，改一改自己的習性，那是枉爲人子，大逆不道了。」

華雲龍悚然亢聲道：

「外公，您老人家也是這樣看法麼？」

白嘯天一笑，道：

「望子成龍，外公與你祖母是一樣的。」

華雲龍默然無語，眉頭一皺，深深垂下頭去。

這事以白嘯天來講，自也無怪其然。他當年夫妻反目，對許紅玫想念之深，自己明白，及後

他次女白君儀苦戀華天虹，其間受了多少委屈與淒苦，也無異是他身受一般，華天虹與那「玉鼎夫人」之間的種種，他道聽途說，自也知道不少。這其間，莫不是一個「情」字作祟，如今他眼見唯一的外孫風流不羈，掌心刺著一個「恨」字，所謂「天下父母心」，他推己及人，自然便想到文太君的用心，乃是望子成龍，寓有告誡惕勵之意，是叫華雲龍檢束性行，免生「恨」事了。

可是，華雲龍却是低頭沉思，暗暗叫道：是這樣麼？是這樣麼？

白嘯天見他外孫默然沉思，好似困惑不已，憐愛之心不覺油然而生，忙又接道：

「龍兒不必多想了，總之，外公也好，你娘也好，你祖母也好，都是希望你無痛無災，終生平安，你只要知道『恨』由『愛』生，便能自知警惕了。」

華雲龍抬起頭來，皺著眉頭道：

「外公，我看不是這樣的。」

白嘯天凜然一驚，暗暗忖道：怎麼？這孩子一句也聽不進去麼？

他心頭驚疑，口中却道：

「你看怎樣呢？」

華雲龍抿一抿嘴，道：

「這個『恨』字，怕與血案還是有關。」

他攤開左掌，朝白嘯天揚了一揚，接著又道：

「娘與祖母的意思，固然也有叫龍兒惕勵檢點之意，龍兒想想，却也不至於這般單純。」

白嘯天眼神一亮，訝然道：

「哦！怎樣的不單純？」

華雲龍緩緩說道：

「我想那『九陰教』的屬下，大半多是女子？」

白嘯天白眉一皺，道：

「女子怎樣？」

華雲龍坦然道：

「幽冥殿主效那紅拂夜奔的韻事，私自離教，下嫁司馬叔爺，『玉鼎夫人』對爹爹眷戀至深，愛護備至……」

白嘯天肅容喝斷道：

「沒有規矩，尊長的事，怎可這般言講？」

華雲龍雙目一軒，道：

「龍兒乃是就事論事，並未對尊長不敬啊！」

白嘯天見那小兒之態，實在不忍深責，無奈之下，只得揮一揮手，沉聲喝道：

「那就簡單的講，不能轉彎抹角。」

華雲龍應一聲「是」，乃道：

「『九陰教』的屬下，既然以女子爲多，龍兒負有追查血案的使命，奶奶與娘，怕我墜入情網，弄得『情』『仇』不分，她們也難以處理，所以便在龍兒手上刺下一個『恨』字。其實這是多慮，龍兒雖然不忍傷害女子，那也不致於是非不分啊！」

白嘯天聞言之下，一則以憂，一則以喜。喜得是華雲龍接受了告誡，那見解而且也深了一層，心思之細密，比自己猶有過之，在江湖上行走，那是不慮吃虧了。憂的則是華雲龍自以爲是，風流之性流露無遺，可知他情孽深重，不知何日才能回頭，因之他臉孔一扳，故作怫然，道：

「你才多大，敢講『情』『仇』二字分得清白？哼！長者的苦心，你如此等閒視之，那是將我的話，當作耳邊風了？」

華雲龍飛快地道：

「龍兒不敢，龍兒自有分寸。外公，您講講看，眼前的『玄冥教』，是否就是當年的『九陰教』？」

他無疑已將全付心力擺在那司馬長青的血案之上，但在白嘯天聽來，却是故意避重就輕，規避作正面的答覆，不覺將頭一搖，感慨系之地道：

「唉！你這孩子……」

華雲龍作色接口道：

「外公放心嘛！您的話我都記下了，目前追查兇手要緊，您若知道，那就告訴龍兒吧！」言下之意，大是不耐其煩。

白嘯天對他寵愛有加，有意申斥幾句，却又感覺不忍，不禁暗自一嘆，忖道：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這孩子如此漫不經心，看來是要吃點苦頭才能改了。

他心知再講也是無用，心中慨嘆不已，口中却自應道：

「我也不太清楚，『九陰』『玄冥』，字意相差不多，按理總該有點淵源。」

華雲龍將頭一點，一本正經道：

「龍兒也是這樣想。外公！您知道當年『九陰教』的總壇設在何處？」

白嘯天想了一下，道：

「五十年前，『九陰教』不容於江湖，被迫隱去，當年子午谷之戰，『九陰教』重現江湖，聲勢浩蕩，手下徒衆，俱各擅長行舟駛船等水上工夫，自從九曲掘寶以後，你父親深受武林同道擁戴，儼然成了武林盟主，那『九陰教』又復倏然遠揚，不知所終，總壇設於何處，至今也無一人知道。」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道：

「擅長行舟駛船等水上工夫？那是隱跡南方了。」

白嘯天恍然接口道：

「正是！正是！你司馬叔爺正是在南方重逢你那叔祖母，想來必在南方。」

華雲龍點一點頭，忽然問道：

「外公，您離開洛陽，準備到那裏去？」

白嘯天微微一怔，道：

「我無羈勒，到處遨遊，原也準備去雲中山一行，看看你們母子。怎麼樣？可是想叫外公陪你走一趟江南麼？」

華雲龍將頭一搖，道：

「不敢勞動外公，您老還是去看看娘吧！見到娘，請您代龍兒稟告一聲，就說龍兒自知謹愼

，如今到南方去了。」

白嘯天白眉輕蹙，道：

「走一趟原無不可，不過，你當眞要到南方去麼？」

華雲龍緩緩說道：

「司馬叔祖母既然是私自脫離『九陰教』的幽冥殿主，這次血案之發生，縱然與『玉鼎夫人』無關，那『九陰教』主也脫不了干係，況且『九陰』『玄冥』兩教又僅一字之差，龍兒走一趟江南，好歹要弄個水落石出。」

白嘯天年事已高，不復有當年的雄心壯志，聞得華雲龍蓄意要去江南，大是放心不下，但他畢竟是經過風浪的一幫之主，縱然放心不下，却也不便加以阻攔，想了一想，道：

「也好，外公到了雲中山，便叫熙兒前來助你。」

豈知華雲龍連連搖手，道：

「不要！不要！您老千萬別叫大哥離家……」

白嘯天臉色一整，道：

「你這孩子怎麼不知輕重？據你所講，武林中已經隱伏了重重殺機，你那司馬叔爺不過首當其衝，你一人能力有限，豈能擔此重任……」

華雲龍連忙截口道：

「外公別講啦！想當年您老如何？爹爹又如何？龍兒已經成人，我要獨當一面。」

白嘯天峻聲喝道：

「胡鬧！你外公一敗塗地，你父親縱然剛毅沉穩，才氣橫溢，却也有你祖母暨一干長者提攜，你年紀輕輕，便如此狂妄自大……」

華雲龍不等他將話講完，已自抗聲急辯道：

「外公怎樣一敗塗地啦？龍兒昂藏七尺，也是男子漢，怎見得爹爹可爲，龍兒就不可爲？」

他在家對祖母，對父親俱都不敢抗辯，唯獨白嘯天對他嬌縱已慣，除了不敢失禮，自覺理直，便能氣勢如虹的加以辯駁，白嘯天聞言之下，眞是啼笑皆非，端起酒杯，喝了一口悶酒，鬱鬱的道：

「豈有此理！你這孩子愈來愈不像話了，我不管，我到你家，定必要將所見所聞，告訴你的父親。」

華雲龍心裏著急，口中却道：

「我也不管，我就是不讓你講。」

白嘯天一拳擂在桌上，大喝道：

「告訴你祖母。」

華雲龍亢聲叫道：

「祖母怎……」

「樣」字未出，倏然警覺大是不敬，頓時氣焰大消，楞楞的望著白嘯天發起怔來。

白嘯天見他發楞，以爲是被他祖母的威嚴鎭住，心下又覺不忍，自己嘆一口氣，聲調一變，藹然說道：

「龍兒聽我講，江湖上既然隱伏重重殺機，顯然又是衝著你們華家而來，這事如不告訴你的父親與祖母，萬一出了差池，受害的不只是你們華氏一家，而是整個武林的安危，你縱然壯志凌雲，也該量力而行……」

華雲龍一聽外公的語氣變得和緩，忙又接道：

「您老也聽我講，這事乃是道聽途說，究竟如何，仍是一無所知，您老貿然轉告，萬一與事實相勃，不但龍兒要受責罰，便是您老，也要落個不察之譏，這樣一來，龍兒就罪孽深重了。」

白嘯天聞言之下，不覺一怔。他明知華雲龍乃是編造的理由，但也俱在情理之中，却是無話可以駁斥。

華雲龍頓了一頓，又自接道：

「再說，龍兒縱然莽闖無知，也不致於不知自量，到時候果有其事，龍兒自會多方求援，決不會讓那隱患坐大，以致爲害武林，損及華家一草一木。好外公，您就依了龍兒吧！龍兒究竟能不能獨當一面，您老也讓龍兒試上一試啊！」

他先是分析事不可言，繼而輭語相求，作出小兒之態，白嘯天纏他不過，暗暗忖道：這孩子的雄心固然大了一點，但年輕人沒有幾根傲骨，也就暮氣沉沉了。也罷！我且告誡他一番，讓他去闖，說不定憑他的身手智慧，也能闖出一些名堂來。

轉念至此，狀作無奈，道：

「也罷！暫時不講，可以，但得依我幾件事。」

華雲龍暗暗歡欣，口中應道：

「是！是！外公吩咐，龍兒洗耳恭聽。」

白嘯天容顏一整，肅然道：

「第一、你要戒除自大自狂的習氣。須知武林之中，能人輩出，你那一點武功，並不可恃。」

華雲龍連忙點頭，道：

「是！龍兒自當戒愼恐懼，不敢大意。」

白嘯天又道：

「第二、爲人要力求正大，不可自恃聰明，行險施詐，妄圖一時之僥倖。這一點外公與你父親，就是你的榜樣，你要牢牢記住。」

華雲龍恭聲應道：

「是！龍兒實事求是，先求穩當，再求變化。」

白嘯天沉聲說道：

「第三、你母親只生你一人，無論居安處危，你要時時想著你母親，不可妄自非薄，爲你母親招至非議，作下有違親心之事。」

華雲龍漫聲應道：

「是！龍兒記下了。」

白嘯天忽然起立，道：

「好了，多講也是無益，這三點你能遵行不勃，大致也差不多了。尤其是第三點，凡事若能

不違親心，便擔得忠孝兩字，所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，其仁其義，那是餘事。我走了，願你好自爲之。」

華雲龍凜然一驚，這才想到「不違親心」四個字講講容易，做起來却是難而又難，但白嘯天已朝門外走去，他已不及尋思，急忙隨侍而行，惶然問道：

「如此深夜，外公還去那裏？」

白嘯天道：

「我去白馬寺，先將司馬夫婦的靈柩妥爲處理一下，然後便去雲中山。你回去吧！既然決定南行，那便儘早動身，不必在洛陽多耽擱了。」

華雲龍連聲應「是」，一直將白嘯天送出店門，始才悵然作別，回房休息。

第二日，華雲龍結清賬目，取道南陽，循荆湖南路，策馬而行。

一路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，這一日黃昏時刻，到了荆門，忽聽身後馬蹄聲響，轉臉望去，只見身後塵頭大起，八九匹長程健馬，馱著幾個長幼不等，身著勁裝的人急奔而來，轉眼疾衝而至，到了背後。

他謹記母親的吩咐，不願多惹是非，當下韁繩一帶，避過一側。

但當馬匹撥身而過之際，見到馬上人所着衣服的顏色，不覺大吃一驚，暗暗忖道：怪事！這幾人身着紫色勁裝，各佩長劍，爲首之人年紀不大，也是海青服飾，肩披短氅，難道是仇華一行麼？

由於塵土蔽目，未曾看清幾人臉貌，但那仇華自稱是殺害司馬長青的主謀，又是「玄冥教」

主門下首徒，這一生疑，豈肯放過，當下手韁微提，急忙策馬跟隨，遠遠盯在幾人身後，進了荆門西城。

那幾人進了西城，仍是策馬不停，弄得滿街行人鷄飛狗跳，四下趨避，華雲龍大起反感，暗暗咒罵道：哼！什麼東西？就憑你們這等飛揚跋扈，橫行無忌的模樣，縱然不是「玄冥教」的屬下，華二爺也得懲治你們一番，如若不然，市井小民還有寧日麼？

咒念中，到了一座頗爲堂皇的客棧，那身披短氅之人馬韁一舒，將頭朝門內一探，頓時縱身下馬，大聲叫道：

「在這裏了。」

丟下馬匹，大步走了進去。

其餘之人見了，各自紛紛下馬，牽著馬匹，也走了進去。

華雲龍趕到門口，只見門內停著一輛華貴的馬車，那馬車金碧輝煌，小巧玲瓏，顯然是婦女專用之物，幾名店伙，正在那裏照料馬匹，適才進店之人，早已不見影跡了。

一名夥計迎了出來，打躬作揖，道：

「公子爺要住店麼？咱們這裏高潔雅緻，荆門城再也沒有第二家了。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適才幾人必是未存善念，想打這輛馬車主人的念頭，我不遇上便罷，既然遇上，怎能容他們爲非作歹？當下將頭一點，縱下馬背，大剌剌的道：

「我這匹馬好生照料，明日加倍算賬。」

他平日侍候的人多，無形中養成了華貴的氣度，那夥計以爲財神臨門，連忙將韁繩朝另外一

名夥計手中一塞，顛着屁股緊隨而行，將華雲龍讓進了大廳，阿諛逢迎道：

「嘿嘿！公子爺愛熱鬧還是愛清靜？愛清靜，咱們後院有精舍，如果愛熱鬧，咱們中院有上房，茶點酒席，咱們這裏一應俱全，公子爺……」

華雲龍不耐其煩，將手一揮，冷冷的道：

「剛才幾個疾服勁裝之人住在那裏？」

那夥計微微一楞，道：

「他們在中院，尚未住定，公子爺……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門口那輛馬車的主人呢？」

那夥計恍然大悟，道：

「哦！公子爺原來與那位小姐是一路，她住中院，小的這就領您……」

華雲龍道：

「那便中院吧！我住那位小姐隔壁。」

那夥計又是一楞，忖道：

只聽一個銀鈴似的聲音脆聲問道：

「誰啊？那一位要住奴家的隔壁？」

原來這客棧的前廳乃是兼營酒食之處，兩邊排列著帷簾深垂的雅座，華雲龍恰好經過一間雅座的門口，那銀鈴似的聲音便是由那雅座之內傳出。

華雲龍是天生的情種，那銀鈴似的聲音帶有磁性，令人聽了全身骨骼都要發酥，當下不由自主的停下脚步，歡聲應道：

「是我，在下……在下……」

他本想自報姓名，倏然間心生警惕，結結巴巴的一時竟接不下去。

那夥計掩口竊笑，雅座之內也是「噗哧」一聲，道：

「在下是誰啊……雲兒，你去看看，誰是在下？」

帷簾掀動，一個十四五歲的俏丫頭走了出來，朝華雲龍瞥了一眼，脆聲道：

「回小姐，是個少年公子。」

銀鈴似的聲音「咭咭」一笑，道：

「少年公子嗎？那便不要另開房間了，咱們外面那明間大可歇用，雲兒啊！你就請他進來一敍吧！」

華雲龍大爲詫異，眉頭一皺，忖道：這是誰家的小姐？爲何這般放浪不羈？他疑念尚未轉完，那名叫雲兒的丫頭已經微笑肅容，道：

「公子請，咱們小姐有請！」

華雲龍好奇之心大盛，當下不顧那夥計瞠目結舌，不明所以，整一整衣襟，舉步便向雅座走去，口中說道：

「小姐相邀，在下豈敢方命，雲兒姑娘，請！」

進入雅座，華雲龍頓覺眼前一亮，一時之間，竟而口張目呆，瞧得楞了。

原來雅座之內，坐著一位絕色美女，那美女眉目如黛，嬌艷如花，全身上下，風情萬種，艷媚入骨，眞是增一分便肥，減一分嫌瘦，此刻她貝齒微露，美眸含春，正自一瞬不瞬的瞧著華雲龍，華雲龍酒未沾唇，但却形若痴迷，却已不飲自醉。

那美女瞧了一會，吃吃一笑，輕啟櫻唇，脆聲說道：

「請坐啊！」

華雲龍聞言驚醒，急忙堆笑，道：

「請坐！請坐！」

拖了一把椅子，坐了下去。

那美女美眸流盼，掩口道：

「公子眷戀，不勝榮幸，奴家這廂見禮。」

攏袖欠身，微微福了一福。

華雲龍連忙起立，抱拳一揖，道：

「小姐美若天仙，在下得能把酒論交，共謀一敍，那是在下的榮幸。」

那美女不再謙辭，一顧雲兒道：

「雲兒發什麼呆，還不替公子斟酒？」

那雲兒倏然警覺，但却吃吃笑個不停，道：

「這位公子長得太俊，雲兒不覺瞧得呆了。」

端起酒壺，在兩人面前斟滿了酒，又向華雲龍臉上偷偷望去。

那美女對那雲兒放肆的言行視若無睹，端起酒杯，朝華雲龍瞧了一瞧，道：

「奴家姓賈，賤名一個嫣字，這裏先敬公子一杯。」

舉杯就唇，嬝首微抬，一仰而盡。

華雲龍急忙端起杯子，也是一仰而盡，道：

「在下姓……姓白，黑白的白，單名一個琦字。」

他雖然目迷於色，仍舊報了一個假名，可知他警惕之心依然存在。

那賈嫣還道他初逢美女，犯了口吃的毛病，當下也不在意，嫣然一笑，道：

「聽公子的口音，好像不是本地人氏，可是遊俠到此麼？」

華雲龍聽了「遊俠」二字，心頭矍然一震，迷惘的神智，又復清醒了一點，隨口應道：

「在下乃是晉北人氏，這次路過荆湖地面，乃是有意一遊江南勝地，不意遇上了小姐，正是風萍相聚，各有姻緣了。」

他縱然隨口相應，但那風流的本性，却又不知不覺流露了出來，那賈嫣聞言之下，臉上閃過一絲驚訝的顏色，但也是一閃即收，隨即嫵媚一笑，道：

「奴家寄住金陵，這次乃是峨嵋進香而歸，公子有意南遊，咱們恰好同行，若不嫌奴家薄柳之姿，奴家願作公子的嚮導。」

這時？華雲龍心神稍定，警惕之心大增，不覺忖道：這是誰家的小姐？抑是誰家的女眷？峨嵋進香，怎的沒有男人同行？寄住金陵，她祖籍又在何處？

詎料他疑念未已，雲兒丫頭已經再次斟滿了酒，脆聲笑道：

「喝酒啊！公子爺，既然相逢便是有緣，一路同行，緣份越發深了，你這般拘拘束束，豈不顯得生份？以後的日子長著哩！」

華雲龍被她一攪，心下雖然仍在生疑，仍覺主僕二人的行徑過於怪誕不經，却也無心再去想它，端起酒杯，朗聲笑道：

「正是！正是！若再拘謹，豈不生份？賈小姐，在下敬妳一杯。」

脖子一仰，乾了一杯。

他敞開胸懷，風流的習性頓時又流露出來，於是酒到杯乾，談笑風生，與那賈嫣小姐眉來眼去，兩人勾勾搭搭，調笑不已，弄到最後，一人口稱「琦哥」，一人口稱「嫣姐」，大有相見恨晚之勢，便連時辰也忘懷了。

酒過三巡，賈嫣小姐不勝酒力，懶慵慵的站將起來，道：

「琦哥，奴家明日還要趕路，不能陪你再喝了。」

玉臂一伸，嬌軀一仆，便朝華雲龍撲了過來。

華雲龍兩臂一張，摟住了她的纖腰，啊呀道：

「正是！正是！來日方長，咱們今日早點休息。」

他二人你擁我抱，由那雲兒丫頭領路，一仆一顛，朝那中院客房走去。

那賈嫣不知是眞醉是假醉？到了房內，仍是緊緊摟著華雲龍，不肯放手。

華雲龍雖然未醉，怎奈風流成性，輭玉抱懷，其樂陶陶，却似不忍釋手。

那雲兒丫頭越發妙了，關上房門，燃起油燈，笑臉盈盈，瞪著一雙渾圓滴活的眸子，痴痴的瞧著兩人擁抱之狀，好像在欣賞一盆上好的並蒂睡蓮，竟是目不轉睛，一瞬不瞬。

移時，嚶嚀聲中，賈嫣的玉掌緩緩移動，摸撫著華雲龍墳起的臂膀，健壯的胸膛，又在他腰際握了又握……

忽然，她手掌迅速移向背心，屈指如鈎，直向「靈台」大穴點了下去。

華雲龍渾渾然一無所覺，這一指若是點實，即便不死，也得重傷！

千鈞一髮之間，只聽那房門「碰」的一聲被人踹開，一人當門而立，怒聲喝道：

「好啊！你這婆娘假作正經，原來也是偷野食的。姓仇的倒要請問，本公子那裏比這小子差啦？」

兩人一震而醒，華雲龍身子一轉，擋在賈嫣身前，訝然問道：「你姓仇？」

那人憤怒吼道：

「本公子姓仇名華，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你小子如果見機，乖乖的站去一邊，本公子不找你的晦氣。」

華雲龍凝目而望，愈看愈是不信自己的耳朵，愈看也愈覺面前之人不是仇華。他怎會自稱「仇華」呢？仇華又怎會變形呢？疑念叢生，一時不覺呆住。

四

那自稱「仇華」的人，無論衣着兵器，均與洛陽所見者相同，甚至年紀也不相上下，但彼此臉貌各異，氣質有別，顯然不是一人。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此人眉聳目細，蒜鼻血口，青慘慘一張馬臉，目光淫邪，黑少白多，無疑是個淫惡殘酷的人，決不是洛陽那仇華，可是，天下縱有同名同姓之人，這隨行的人數，穿着的服式，使用的兵器，爲何樣樣皆同呢？

只見賈嫣姍姍走來，身子朝華雲龍挨了一挨，舉起纖手，掠一掠鬢邊的青絲，嫣慵無比的盈盈笑道：

「這位公子，咱們少見啊？」

賈嫣乃是人間尤物，舉手投足，均能引人陡涉遐思，想入非非，那「仇華」原是挾怒而來，見她一笑，頓覺滿腔怒火，壅塞於胸口之間，發也發不出來。

他楞了一忽，突然亢聲道：

「少見？哼！本公子一路從萬縣追到荆門，那一日不見到你？」

賈嫣眼角一挑，眉目含春的道：

「啊喲！那豈不是見過六七次了？」

臉龐一轉，問那雲兒道：

「雲兒啊！你見過這位公子麼？」

雲兒「吃吃」一笑，道：

「咱們每日四更動身，申末投宿，幾曾見過這位公子啊？」

賈嫣「嗯」了一聲，自怨自艾的道：

「奴家那個死毛病眞是害人，如若不然，咱們也不致招惹仇公子生氣了。」

話鋒一轉，美目橫睇，朝那「仇華」瞟了一眼，才又接道：

「仇公子有所不知，奴家有個害怕見鬼的毛病，尤其是青天白日，突然遇上一個青臉獠牙的惡鬼，那可準要了奴家的小命，因之……」

那「仇華」怒氣難消，截口接道：

「因之你主僕四更起程，申末投宿，每日規避你家公子？」

他縱然怒氣難消，仍有責備之意，但講話的語氣，却已大見和緩，可見賈嫣搔首弄姿，猩猩作態，實已收到預期的效果。

只見賈嫣黛眉微蹙，媚眼頻飛，幽幽說道：

「公子爺寬枉人了，奴家豈敢迴避公子，只不過早行早歇，習慣上出乎公子意料之外，即便因此相遇，那也是出於無心啊！」

她話聲微微一頓，倏又巧笑倩兮道：

「公子爺，奴家有一句不當之言，不知道能不能講？」

那「仇華」一路追踪，分明是垂涎賈嫣的美色，前此只當賈嫣嫌他醜陋，蓄意規避，因之

怒火上昇，怨氣冲天，此刻眼見賈嫣風情萬種，媚態入骨，了無峻拒之狀，滿腔怒火，早已消散殆盡，聞言之下，不覺哈哈一笑，連聲說道：

「你講！你講！縱有不當，本公子也不怪你。」

華雲龍暗忖道：這「仇華」色迷心竅，賈嫣明明是在寫他，他還自鳴得意，一無所覺哩！哈哈！「青臉獠牙」，雖不酷似，却也形像了。

賈嫣「噗哧」一笑，却向雲兒道：

「雲兒，妳去將門外幾位爺台請進來，莫要站得久了，又怪咱們待慢了貴客。」

雲兒應一聲「是」，便朝房門走去。

那「仇華」心頭大爲舒暢，哈哈笑道：

「不必去請了，那是本公子的屬下，站一會兒無妨。」

雲兒身子一轉，脆聲道：

「公子的屬下也不行啊！總不能說，公子爺在這裏納福，却叫你的屬下耐涼受寒，在外面候著吧？」

賈嫣故作怫然道：

「一點規矩也沒有，公子爺的吩咐你敢不聽？」

那「仇華」聽了這話，越發暢心悅意，大聲一笑道：

「她講得也有道理，我這便叫他們回去。」

轉臉朝向房門，朗聲接道：

「走啦！這裏用不著你們。」

只聽門外一個宏亮的聲音應了聲「是」，緊接著步履紛沓，幾個人相繼離去。

賈嫣趁那「仇華」轉身之隙，迅速與雲兒相視一笑，厥狀至爲神秘。

華雲龍目覩斯狀，心中暗暗嘀咕，忖道：什麼道理啊？這女人暗中想點我的穴道，那手法高明已極，此刻又知門外有人，可見她一身功力，已是非同凡響，她若嫌惡「仇華」醜陋，大可不假顏色，將他驅走，何須這般煙視媚行，故作神祕，莫非是我的看法錯了，她本來就是人盡可夫，水性楊花的人？

那「仇華」吩咐完畢，轉過身來，鼠目之中。閃爍著淫邪的光芒，笑嘻嘻道：

「俏姑娘，你縱然無意避我，這六天來，却也吊足了我的胃口，今日相遇，我是再也不會讓你遁走的了。」

賈嫣黛眉一揚，怨聲作態道：

「公子眞是，奴家並未打算走啊！」

「仇華」哈哈大笑道：

「正是！正是！不走最好。有話請講吧！我在這裏恭聽。」

賈嫣這才嫣然一笑，道：

「恭聽麼？這還像句話。」

她白了「仇華」一眼，舉手肅客，道：

「公子先請坐。」

「仇華」大笑不已，似是靈魂已被鉤去，連聲道：

「坐，坐，你也坐。」

邁開步子，走去桌邊，拖了一把椅子，大馬金刀的坐了下去。

賈嫣挽住華雲龍的臂膀，不減親暱之態，移動蓮步，走了過去。

華雲龍大感不是滋味，暗暗忖道：這賈嫣究竟打的什麼主意？莫非想叫我與那「仇華」爭風吃醋，她在一旁好看笑話？哼！我華老二何許人，豈會讓你稱心如意？

果然，那「仇華」神色大變了。

先前，他也許橫行已慣，也許自恃過甚，未將華雲龍看在眼內，自始至終，未曾留意華雲龍的形像風範，但此刻眼見兩人親親暱暱，挽臂走來，他心中不覺有了幾分妒意，凝視之下，方知華雲龍俊美無儔，乃是世間少有的美男子，頓時妒火大盛，兇芒畢露，緊緊盯著華雲龍瞧著不停，恨不得過去咬他幾口。

賈嫣對他忽然凝視之狀，宛如未見，逕與華雲龍併肩落坐，微笑道：

「仇公子，奴請問，你講由萬縣追到荆門，這話當眞麼？」

「仇華」收回目光，大是不耐，道：

「廢話，本公子騙你則甚？」

此刻他妒火中燒，獰惡之態復現，再也沒有原先和煦客氣了。

賈嫣仍不在意，笑容不減，道：

「這樣講，公子乃是看中奴家的美色了？」

這話露骨過甚，在這等氣氛之下，便連「仇華」也說不出口，她却毫無顧忌地講了出來，一時之間，那「仇華」瞠目結舌，竟是無詞以對。

賈嫣「格格」一陣嬌笑，忽又搖一搖頭，道：

「以奴家看來，公子的誠意似乎不夠，你說是麼？」

「仇華」眉頭一揚，不耐地道：

「你究竟要講什麼？爲何不爽直的講？你是人間尤物，本公子閱人雖多，却也未曾見過，誠不誠意，那是多問，本公子若是不喜歡你，何須一路追踪下來。」

賈嫣撇一撇嘴，不以爲然，道：

「未必吧？你是嘴上講得好聽，你若眞正喜歡奴家，每日投宿以後，入寢以前，這段時光該有多長？奴家爲何不見公子呢？」

那「仇華」聞言之下，鼠目連盼，口齒顫動，一臉訝然之色，却是答不上話來。

賈嫣揚一揚眉，喟然一聲嘆，道：

「唉！你們男人啊……」

「仇華」突然尖叫道：

「嗨！不對……」

他突然尖聲大叫，賈嫣倒是吃了一驚，急急問道：

「什麼不對？」

「仇華」攢眉擠目，自言自語道：

「恍恍惚惚，睏盹欲睡，我當眞那麼疲乏麼？」

話聲一頓，陷入了沉思之中，不聞聲息。

賈嫣臉上閃過一絲譎笑，悠然接口道：

「什麼睏盹欲睡？你怎麼不講下去？」

「仇華」目光一抬，不勝詫異的道：

「這事當眞怪異得緊！每日黃昏，好不容易找到你落脚之處，但，每當梳洗過後，人便昏昏沉沉，倒在榻上，一覺睡到天亮，這……」

賈嫣未容他將話講完，已自嗔然作態道：

「不要這呀那的了，就此一點，便知公子的誠意不夠。」

「仇華」急聲道：

「你……不能這樣講。」

賈嫣嗔聲道：

「那該怎樣講？連日追尋不捨，人追到了，却去蒙頭大睡……」

「仇華」急急截口道：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賈嫣作態道：

「奴家替公子講了吧！你並不是想睡，可是連日奔波，實在太疲乏了，是這樣麼？」

「仇華」正色道：

「不是疲乏。本公子一身武功，即使奔波三兩日，也不會有疲乏之感。」

賈嫣媚然道：

「哦！公子原來是武林中人，奴家還道公子身佩長劍，乃是與這位白琦哥哥一樣，是屬時下一般少年的習尚哩！」

提及華雲龍，那「仇華」不勝厭煩，目光一轉，兇霸霸的問華雲龍道：

「你叫白琦？」

華雲龍夷然頷首道：

「不錯，在下白琦。」

「仇華」鼠目一翻，瞪眼喝道：

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仇公子問話的態度大欠妥當，你又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仇華」霍地起立，怒聲叫道：

「好啊！你敢對本公子無禮？」

華雲龍笑道：

「那要看仇公子自己如何了，你若無禮，在下何須對你客氣？」

「仇華」怒極反笑道：

「好！好！閣下的膽子不小……」

華雲龍話不讓步，截口侃言道：

「讀聖賢書，所爲何事？人若知禮，天下可去，若不知禮，寸步難行，仇公子縱然是武林中人，這淺近的道理，相信貴門尊長定有所示，在下於禮無虧，自然氣壯，這又與膽子的大小何關？」

他講這話時笑臉盈盈，不帶絲毫火氣，但話中有刺，一派教訓人的口吻，「仇華」聽了心火直冒，獰聲吼道：

「好小子！你敢一再頂撞本公子，那是不要命了。」

華雲龍別有心意，接口笑道：

「處身客棧，在下不信仇公子敢於殺人越貨，目無法……」

「紀」字未出，那「仇華」已自怒不可遏，陰陰笑道：

「閣下有眼如盲，本公子取你的眼珠，你再去講法紀……」

話聲中，右臂向前探去，食中二指屈曲如鉤，逕取華雲龍的雙目。

華雲龍看得出來，他那右臂雖然不徐不疾，掌指的變化却是無窮無盡，狠辣至極，一般高手，那是無法閃避的了。

可是，華雲龍藝高膽大，又復成竹在胸。故而視若無睹，竟然不加置理。

說時遲緩，那時快極，「仇華」的掌指眨眼間已近臉門，那賈嫣突然皓腕陡伸，輕輕把「仇華」的手肘向上一托，嬌聲說道：

「仇公子，你這是幹麼啊？白琦哥哥又沒有得罪你……」

這時，雲兒丫頭端著茶盞走了過來，也道：

「仇公子，你找咱們小姐，乃是尋樂而來，生得那門子氣嘛？你請坐下，雲兒替你端茶來了。」

「仇華」的手臂停在空中，這時始才收回，瞪著眼睛，愕然向賈嫣瞧了一陣，突地沉聲道：

「妳……妳是誰？究竟是幹什麼的？」

雲兒取了一杯茶，放在他的面前，似信口又似訝然道：

「怎麼？你不知道……」

「仇華」狠狠的再次坐下，道：

「哼！光棍眼裏不滲沙子，你們究竟是幹什麼的？爽直講吧！」

雲兒又將另一杯茶放在華雲龍面前，迴眸笑道：

「什麼沙子不沙子，咱們可不懂，咱們小姐姓賈名嫣，藝名就叫嫣姐兒，是金陵城中數一數二的紅倌人……」

賈嫣突然尖聲道：

「死丫頭，你要死啦？你是清倌人，你值得驕傲宣揚是不是？」

「紅倌人」與「清倌人」都是堂子裏的姑娘。「紅倌人」蓬門已開，「清倌人」則是處子之身，這種區分妓女身價的稱謂，凡是喜愛在風月場中混混的男人，那是無有不知的。但華雲龍一者年輕，再者乃是世家子弟，縱然生性風流，不受羈勒，風月場中，却是從未涉足，故此聞言之下，大為疑惑，不覺睜大眼睛，瞧瞧這個，又瞧瞧那個，好似想從賈嫣與雲兒臉上瞧出一個答案

來。

那「仇華」性好漁色，生就淫邪，採花摘蕊，從來不計對方身份，對風月場中的普通稱謂，自然知之甚稔，但他聽了這話，却也瞪大眼睛，訝然的瞧著賈嫣，好似有點不敢深信。

只見雲兒吐一吐舌，作了一個鬼臉，道：

「是！小姐，我講錯了，小姐是金陵城的紅人，不是紅倌……」

賈嫣作色輕叱道：

「妳還講？」

雲兒「咭咭」一笑，道：

「不講啦！不講啦！」

轉過臉龐，向那「仇華」道：

「公子爺，你喝茶啊！幹麼發呆？」

「仇華」回過神來，旋即冷然道：

「哼！事情的蹊蹺，一定是出在你們身上。本公子豈是等閒之輩，妳們裝腔作勢，也休想瞞騙我。講，你們究竟弄些什麼手段，竟使本公子昏睡不醒？」

賈嫣黛眉輕蹙，櫻唇一抿，道：

「仇公子講話有欠思慮了，你要睡覺，是你自己精力不繼，奴家又弄些什麼手段？雲兒已將奴家的身份加以說明，像公子這等客人，奴家求之尚不可得，豈有故意將你弄得昏睡不醒之理？再說，奴家一個風塵娼妓，又何來這等高明的手段？仇公子是明白人，你說不是麼？」

她講話的語氣曲意迎人，幽怨之極，確有青樓妓女委屈求全，惹人憐惜的韻味。

華雲龍注視著她，暗暗忖道：這女人原來是個娼妓，難怪她風情撩人，騷媚入骨，但……但不對啊！她分明具有一身武功，何致於淪爲娼妓？莫非她別有企圖？

那「仇華」人也不笨，此刻他對賈嫣似已有了某種戒心，只聽他默然冷聲道：

「欲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。本公子每日投宿，即便昏睡，其間豈非無因？剛才妳那一式『天王托塔』，架住了本公子的手肘，分明身具上等武技。哼！花言巧語，欲蓋彌彰，講吧！你主僕究竟是幹什麼的？」

賈嫣先是一怔，繼而幽聲道：

「仇公子這樣一講，奴家就百口莫辯了，雲兒啊！你代我送客。」

話落起身，大有拂袖而去之勢。

那「仇華」陰陰一笑，冷聲道：

「送客？哼！恐怕由不得你。」

賈嫣欲行又止，蹙眉怨聲道：

「你究竟要怎樣啊？奴家本想將氣氛弄得和睦些，所以無話找話，故意逗一逗你，誰知弄假成眞，公子反而認定奴家用了什麼手段，害你昏睡不醒。公子爺也不想想，奴家既欲對你不利，又有偌大的本領使你昏睡不醒，何時不可下手，還能讓你糾纏不休，盛氣凌人麼？」

這話似輭而實硬，理由也十分充足，一時之間，那「仇華」不禁瞠目結舌，無詞以對。

賈嫣話聲微頓，忽又長長嘆一口氣，接聲道：

「常言道：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奴家原已聲明在先，公子爺也曾應允，縱有不當，也不怪我。豈知終了仍舊不免臉紅耳赤。既然如此，奴家即使曲意承歡那也是形同冰炭，難以相融。公子爺，你還是請吧！」

講到這裏，扯一扯華雲龍的衣袖，又接道：

「琦哥哥，咱們到裏面去坐。」

這情勢，逐客是逐定了。

那「仇華」自然不干被逐，猛一擊桌，大吼道：

「站住！」

賈嫣身形一頓，道：

「怎麼？公子爺不講理麼？須知這裏是客棧，不是金陵勾欄院，接不接客，奴家自己可以作主。」

那「仇華」被她犀利的詞鋒一逼，額上青筋暴起，全身顫動，鼠目之中，兇芒電射，大有出手揍人之勢。

小雲兒左顧右盼，連忙勸阻道：

「公子爺快別生氣，小姐，你也坐下嘛！」

賈嫣冷冷地道：

「坐下幹麼？咱們的身子雖賤，天下的道理是一樣的，曲意逢迎，既然不能討好來客，何必定要作賤自己，硬找氣受。」

那雲兒人小鬼大，眉頭一皺道：

「小姐啊！咱們是和氣生財嘛！仇公子一路追踪，自然是對小姐一見傾心囉！就憑這一點，咱們受一點氣，那也不算什麼啊！」

她回頭又勸「仇華」道：

「公子爺量大福大，別和咱們小姐一般見識，喏！你先喝一杯茶，消一消氣。」

端起桌上的茶杯，就向「仇華」手上遞去。

那「仇華」本是詞窮而發怒，原先雖有所疑，却是捕風捉影，苦無證據，此刻經雲兒輭語相勸，更是再無理由可以發作，再者，美色當前，就此負氣而去，心中也不甘願，故此他近乎木訥的接過茶杯，呷了一口，道：

「哼！爾等主僕身懷武技，隱跡風塵，究竟有何圖謀？依我看來，還是直講的好，如若不然，哼！哼！」

話無下文，可知一半是自找階台。

小雲兒乖巧得很，聞言一本正經道：

「公子爺，這就是你的不對了，咱們主僕有什麼圖謀呢？就說有所圖謀吧！也不過圖謀你公子幾兩銀子。公子爺！你喝茶，少講一句，婢子再勸勸咱們小姐。」

「仇華」緊接道：

「你們當眞是圖謀幾兩銀子麼？」

雲兒蹙眉道：

「咱們的身份已經一再說明了，淪落風塵，如非貪圖幾兩銀子，誰是天生賤種，願意任人糟蹋？」

「仇華」冷然道：

「那簡單，今夜本公子在此留宿，給妳十兩銀子。」

話聲中，伸手入懷，取出一錠官銀，「啪」的一聲擱在桌上。

只聽賈嫣急聲叫道：

「那……那不行！」

「仇華」鼠目一瞪，道：

「什麼不行？難道妳忘了，妳是什麼身份？」

賈嫣夷然道：

「生意買賣，也有個先來後到，今夜白公子已經佔先，你……」

「仇華」截口叱喝道：

「混蛋！什麼先來後到，老子……咦……」

他拚命晃著腦袋，然而已經無濟於事，驚「咦」之聲未落，人已向前一仆，爬在桌上，昏迷過去。

只聽賈嫣駭然尖叫道：

「啊！怎麼回事？莫非……莫非是患羊癲瘋麼？」

華雲龍冷眼旁觀，霍然貫通，心知賈嫣乃是蓄意做作，毛病出在茶水之中。

他心機靈巧，反應極速，當下不動聲色，幸災樂禍的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不要驚慌，羊癲瘋死不了人。便是死了，那也是自己作孽，自速其亡，誰叫他身患怪病，還要亂發脾氣。」

端起茶杯，悠然飲了一口。

那賈嫣故作緊張，道：

「你倒輕鬆，如果他一病不起，那……那就是人命啊！」

華雲龍悠悠然道：

「人命就人命吧！他如果就此死去，官府之中，有我替嫣姐作證。」

那賈嫣暗暗一笑，道：

「華公子畢竟與人不同，奴家這裏謝謝你了。」

華雲龍聽她突然改了稱呼，也不覺悚然一驚，道：

「什麼？你知道……」

賈嫣吃吃嬌笑道：

「雲中山華家的公子，誰不知道？」

華雲龍霍地起立，惶然道：

「你……你……」

賈嫣身形急閃，避了開去，道：

「華公子快別生氣，一生氣就倒下了。」

華雲龍忿然作色，道：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在那茶水之中，究竟弄了些什麼手脚？」

賈嫣脆笑道：「沒什麼啊！一點點『七日迷魂散』，那要不了公子的命。」

華雲龍怒目而視，咬牙切齒道：「下五門的迷藥，哼！你的目的何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也是腦袋一陣搖幌，然後「碰」的一聲，倒在地上。

那賈嫣好不得意，連聲暢笑，道：「奴道華家的後代，不在乎下五門的迷藥，原來你也是口頭硬朗。雲兒啊！快將那醜鬼弄到床下去，再叫郝老爹備車，咱們走啦！」

只聽雲兒應了一聲，拖動「仇華」的身軀，惑然問道：「師姐，他眞是華家的公子麼？」片刻之間，連稱呼也改了。

賈嫣有點急，也有點不耐，道：「他自己都不否認，要你操得那門子心。快一點，等那醜鬼的手下警覺，不知又要耽擱多久？」

華雲龍昏迷是假，做作是眞。他生來百毒不侵，別說區區迷藥，便是斷腸的毒藥，也對他無可奈何。他此刻假裝昏迷，正自瞇着一雙眼睛，暗暗窺視賈嫣二人的行動。

只見雲兒藏妥了「仇華」的身子，起立問道：「這姓仇的怕也大有來歷，咱們何不一併將他帶走？」

賈嫣道：「二三流脚色，帶走何用？要帶他走，師姐早已下手了。」

雲兒不以爲然，道：「人是多多益善，咱們的馬車還裝得下。」

賈嫣輕叱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？咱們僥倖碰上華家的子孫，那已是天大的功勞。快去吩咐備車吧！莫要耽誤了行程。」

雲兒這才閉口無語，悻悻然出房而去。

雲兒離去以後，賈嫣俯下身子，抱起華雲龍，在他頰上親了一下，自語道：「俏郎君，不要怨我啊！如非不得已，瞧你這副英俊健壯的模樣，奴家何嘗捨得讓你飽受委屈哩！」

她自言自語，移動蓮步，將華雲龍輕輕放置床榻之上，然後順手一指，突然點向華雲龍胸前「巨闕」大穴。

「巨闕」又稱「返魂穴」，乃是人身八大暈穴之一。

事起倉卒，實屬意外，華家子孫縱然習有挪移穴道的功夫，華二爺縱然精靈乖覺，智慧超人，却也想不到賈嫣下了迷藥，又復出手點他的暈穴。因之，指風過處，一指點實，華雲龍終於失去了知覺，眞正昏迷過去了。

須臾，雲兒去而復返，賈嫣也拾綴好了行囊，兩人一左一右，攙扶着酒醉一般的華家二爺，出了客棧，登上馬車，揚長向東而去。

匆匆旬餘，這一日未牌時份，這輛小巧玲瓏的馬車，出現在金陵城西的水西門外。依此看來，那賈嫣的言語，倒也有幾分可信之處，她們果然是奔向金陵。

這時，馬車離水西門外尚有二箭之地，駕車的郝老爹揮汗如雨，正想加上幾鞭，早一步趕進城去。

忽然，莫愁湖畔的綠蔭深處，奔出了五匹健馬，爲首的健馬之上，端坐一位錦袍博帶的年輕公子。那公子馬鞭一指，朗聲叫道：「郝老爹，可是賈姑娘回來啦？」

郝老爹尚未答話，車中已經傳出賈嫣的聲音，悄聲說道：「不要理他，咱們趕快進城。」

郝老爹自然不敢違拗，加上一鞭，驅馬疾行。

那年輕公子見郝老爹不加答理，反而加鞭驅馬，急急奔行，不覺微有怒意，當下馬韁急提，衝刺過來，沉聲喝道：「郝老爹，你這是什麼道理？難道我『賽孟嘗』余昭南不配與你攀交麼？」

話落馬停，人馬淵渟嶽峙，已自擋在官道正中了。

余昭南擋在路中，郝老爹想不置理也不行，無可奈何，只得雙手勒韁，硬生生將那負痛急奔的馭馬强行拉住，馭馬一聲長嘶，人立而起，馬車也因而停了下來。

這片刻，後面幾匹健馬也已來到，一字排列在余昭南身後。

那賈嫣適時掀起車窗的垂簾，故作不解，探首外望，道：「郝老爹，怎麼回事？」

話聲一頓，話鋒一轉，陡又接道：「哦！原來是余爺……」

余昭南一見賈嫣，頓時喜形於色，翻身下馬，奔了過來，道：「果然是賈姑娘回來了，賈姑娘，自你西行，在下日日盼望，那當眞有如大旱之望雲霓。哈哈！今日終於讓我候着了。」

賈嫣內心着急，嘴上不得不作應酬，道：「啊喲！奴家怎麼敢當，這樣吧，晚上奴在房中設宴，請余爺賞臉。」

余昭南哈哈大笑，道：「設宴洗塵，那是我的事，我這就陪賈姑娘進城。」

伸手一拉車門，一腳跨進車內。

賈嫣不慮有此，急忙伸手去推，道：「車內髒得很，咱們晚上見面吧！」

那車廂長寬不過八尺，車門一開，車內的物事一覽無遺，華雲龍就躺在賈嫣身前錦榻之上，

更是無所遁行了。

余昭南先是一怔，繼而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我道郝老爹爲何不肯停車，原來賈姑娘帶了一個男人回來。」

探手一抓，抓住華雲龍胸前衣襟，一把提出了車外。

賈嫣大爲着急，追踪撲出，道：「快將人放下，那是……」

余昭南振腕一擲，將華雲龍向他同伴擲去，敞聲叫道：「逸楓兄，請將這小子帶回舍下，小弟陪賈姑娘進城去了。」

賈嫣怎能讓他將華雲龍帶走，雙足一頓，隨後撲去，急叫道：「不行！不行！你們不能將人帶走。」

余昭南凜然一震，隨即身形急閃，擋住賈嫣的去路，沉聲喝道：「止步！賈姑娘原來也是吾道中人，在下倒是走眼了。」

賈嫣心急疏神，洩露了輕功身法，被余昭南沉聲喝破，一時之間，不覺怔住。

余昭南目凝神光，注視着賈嫣，冷然接道：「賈姑娘身懷絕技，隱身於風塵妓院之中，想必另有緣故？余昭南不揣冒昧，願聞其詳，若有困難，在下幫你解決。」

賈嫣回過神來，惶然道：「余爺，你何必多管閒事。」

余昭南冷然一笑，道：「在下外號『賽孟嘗』，那豈是輕易得來？論交情，在下與姑娘相識經年，姑娘的困難，在我不算閒事。」

賈嫣搓手頓足，焦急之情，形於言表，但却强捺心神，柔聲說道：「余爺急人之急，奴家早

有耳聞，年來對奴家照拂備至，奴家也深感恩德。只是……只是奴家另有苦衷，實不足與外人道，務請余爺恕我方命。」

余昭南不爲輭語所動，冷聲一哼，道：「姑娘知我急人之急，當也知我嫉惡如仇。你身懷絕技，隱跡風塵，如非別有苦衷，定屬另有陰謀，如不加以說明，那是逼我用强了？」

賈嫣心神一凜，柔聲輭求道：「余爺何必與奴家爲難，那對余爺又有什麼好處？」

余昭南哂然接口道：「在下作事由來不計利害，但問該是不該……」

賈嫣道：「余爺强人所難，這算應該麼？」

余昭南眉頭一揚，道：「巧辯無用，爽直的講吧，免得傷了和氣。」

賈嫣察顏觀色，心知無法善了，當下臉色一沉，道：「余爺定要多管閒事，這和氣是傷定了。」

余昭南目光一稜，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我道你爲何帶個男人回來，看來在下判斷不錯，那是別有陰謀了。」

賈嫣目挾寒霜，峻聲喝道：「余爺，快將那人還我，如若不然，可別怪我心狠手辣。」

余昭南敞聲大笑，不予置理，笑聲一落，轉身問道：「逸楓兄，那人可是吾道中人？可是被封閉了穴道？」

「逸楓兄」朗聲應道：「此人臉善得很，好像在那裡見過，兄弟已解開他的穴道，但他仍舊昏迷不醒。」

余昭南微微一怔，道：「那定是另外被做了手脚，逸楓兄先帶他回去，請家父診斷一下。」

那被稱「逸楓」之人尚未有所行動，賈嫣已自急聲叫道：「郝老爹，雲兒，截住他，不能讓他走，不能讓他將人帶走。」

雲兒與駕車的老者應聲而動，截住了四騎的歸路，那身法，快若閃電，竟然不亞於一流高手。

余昭南觸目心驚，轉身喝道：「賈姑娘，在下未明眞象以前，不願得罪你，你講那人是誰？爲何將他擄來？」

此刻的賈嫣，媚態盡收，目光攏煞，冷冰冰宛若名匠雕成的美艷塑像，不復是騷媚入骨的青樓妓女了。

只見她神芒電射，煞氣騰騰，一字一頓道：「余爺，妾身容或非你之敵，但你定要管妾身的閒事，妾身就顧不得許多了。」

伸手一探衣襟，一柄寒光閃閃，冷氣逼人的盈尺匕首，已經握在手中。

余昭南暗暗吃驚，但仍哂然道：「賤名在外，你幾時聽過余某人作事半途而廢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賈嫣已自冷然接口道：「閒話少講，妾身不敵，人你帶走……」

忽聽「逸楓兄」高聲叫道：「昭南兄，我想起來了，這人酷似雲中山的華大俠……」

余昭南大吃一驚，駭然旋身道：「什麼？你說是華大俠？」

「逸楓兄」道：「不！是華大俠的公子。」

余昭南身子一轉，威稜逼人，峻聲道：「你講，那人可是華公子？」

賈嫣冷然道：「妾身講過，我如不敵，人你帶走，何須再問？」

余昭南心念電轉，强耐怒火，道：「華大俠德披萬方，予咱們余家恩德再造，他的子侄，在下不容任何人動他一根毫毛，你一個女流之輩，惡跡未彰，我也不願與你動手，你走吧！」

賈嫣冷冷一笑道：「走？留下人來。」

匕首一揮，「刷」的一聲平掃過去。

這一式看來甚慢，其實快到極端，但見寒芒電閃，一股凌厲無比的劍烝，霍然襲到了余昭南側後。

余昭南剛剛轉過身子，突覺劍氣逼體，他頭也不回，反手揮出一鞭，脚下一頓，逕朝前方射去，敞聲叫道：「逸楓兄，咱們快走。」

他那身法宛如天馬行空，快速已極，揮出的一鞭，勁氣洶湧，威猛絕倫。賈嫣被那勁氣擋得一擋，他已穩坐雕鞍，驅馬狂奔，直向城內馳去。

其餘四人不再遲疑，各自揮動馬鞭，同聲叱喝，隨後奔去。

他五人馬術高超，動作太快，雲兒與那姓郝的老爹警覺出掌，也不過徒自揚起地上的塵土，已自截他不住了。

小雲兒心猶未甘，尚擬縱身去追，只聽賈嫣頹然一嘆，道：「雲兒止步，想不到一個花花公子，身手竟如此了得！」

雲兒忿然道：「咱們難道罷了不成？」

賈嫣道：「不作罷又待如何？上車走吧！咱們尚得防他前來生事哩！」

浩嘆聲中，登上了馬車，郝老爹揚鞭馭馬，急急馳向金陵城中。

金陵，又稱江寧，乃六朝金粉之地。

眼前的金陵，其繁榮較往昔爲猶甚，名勝古跡，爲江南各地之冠。秦淮河畔，夫子廟旁，白晝遊人如織，入夜笙歌頻傳，燈紅酒綠，通宵達旦，當眞是龍蛇雜處，翠袖留香，涉足其間，既使人提心吊胆，也使人流連忘返。

就在這消金之窟的秦淮河畔，有一座背河面街的宅第，離夫子廟不過一箭之地。這座宅第，紅牆碧瓦，樓高院深，屋後的河面，停歇着幾艘小巧精緻的畫舫，寬濶的門首，高掛着兩只偌大的燈籠，那燈籠如今仍燃着紅燭，燭光搖曳，照耀得門楣上「怡心院」三個金字耀眼生輝，光芒四射。

這「怡心院」正是金陵城中數一數二的妓院，院中聘有名廚，備有畫舫，更擁有無數絕色美女，以供狎客們吃喝遊樂，金陵城的富商大賈，墨吏汚紳，提起秦淮河畔的「怡心妓院」，那是無有不知其名者。

賈嫣的馬車馳入城中，七轉八轉，來到了秦淮河畔，進入了「怡心院」中。

她自稱金陵妓女，看去倒也不假。

可是，馬車馳入院中，院中頓時起了一陣不安的騷動，良久始歸於平靜，這又是什麼緣故呢？

由於牆高院深，此刻亦非狎客鼎盛之時，其中的道理，就非外人可知了。

賈嫣如此，那余昭南奔馳入城，心情可是緊張之極。

大街之上，不便策馬，他們一行五人，儘走背街僻巷，越鼓樓，出玄武門，兀自狂奔不歇，

直朝湖濱一座廣袤深邃的院莊馳去。

人未到，那余昭南已自峻聲高呼道：「該誰輪值？快請老太爺！」

院門內閃出一名壯漢，躬身應道：「稟公子，余茂輪值。」

余昭南遠遠一揮手，峻聲喝道：「快！請老太爺，就說雲中山華公子到。」

那余茂微微一怔，旋即應一聲「是」，轉身飛奔而去。

余昭南等馬不停蹄，直到大廳之前，始才丟鞍下馬。

這一陣奔馳，人人汗出如漿，但余昭南心中焦急，那有心腸理會沿顊而下的臭汗，下馬之後，轉身問道：「逸楓兄，華公子可有變化？」

這位「逸楓兄」也是弱冠少年，長得目如朗星，虎背熊腰，渾身英氣朗朗，飄逸至極，他雙手平托華雲龍，舉步登上台階，道：「華公子昏迷如故，這一陣奔波，居然仍是不醒。」

隨後一位濃眉巨目，粗壯結實的少年道：「莫不是受了內傷，因之昏迷不醒？」

另一位身形頎長，鳳目雙瞳的少年道：「華公子氣色平穩，不像負傷的樣子。」

旁邊一位，寬額隆準，方方臉龐的少年道：「那是另有穴道被制了，逸楓兄，你將華公子放下，再仔細檢查一下看看。」

幾人七嘴八舌，擁着「逸楓兄」進入大廳，「逸楓兄」將華雲龍平放在正中一張八仙桌上，抬起右臂，用衣袖拭去額上的汗珠，道：「以小弟看來，華公子恐怕是服下某種藥物……」

那粗壯結實的少年驀一擊掌，高聲叫道：「有道理，咱們五人，以逸楓兄武功最高，若是另有穴道被制，逸楓兄定能看出，這華公子八成是服了毒藥。」

余昭南眉頭一皺，道：「昌義弟，你別嚷嚷，反正家父片刻就到，家父一到，問題也就解決了。」

這時，一個家人轉了出來，手裡捧着茶盤，盤中盛着幾杯熱茶。

余昭南揮一揮手，道：「將茶放下，快去稟告老太爺，說『落霞山莊』的華公子昏迷不醒，現在前廳，請老太爺速來，要快！」

那家人應一聲「是」，放下茶盤，撒腿奔去。

余昭南向華雲龍凝視一眼，忽然喟嘆一聲，道：「兄弟好友，落得一個『賽孟嘗』的別號，如今看來，縱然無傷大雅，却也太不崇實了。」

被稱「昌義弟」的粗壯少年濃眉一軒，惑然道：「昭南兄爲何突興浩嘆？咱們金陵五公子意氣相投，誰不知道咱們好友？所謂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朋友是多多益善，那有什麼不對？」

「昌義弟」姓蔡，「逸楓兄」姓袁，身形頎長的少年叫做李博生，方方臉龐的少年名叫高頌平，加上一個余昭南，人稱「金陵五公子」。

原來他們五人都是世家子弟，由於年齡相若，氣味相投，任俠好友，仗義疏財，平日同出同進，共遊共止，花街柳巷，名勝古跡，興之所至，無不涉足，加上每人均有一身上好的武功，不但廣結朋友，有時也管管閒事，愛抱不平。因之「金陵五公子」之名無人不知，少年人好名行勝，往日也頗爲自得。

但此刻余昭南忽生感慨，那不僅「昌義弟」一人惑然發問，其餘諸人，也同樣深感不解，目光移注，不約而同的也朝余昭南望去。

余昭南淡淡一笑，道：「不怪昌義弟會感到意外，兄弟自己也感到有一點莫名其妙。不過，我在想，我平日太不務實，以致事到臨頭，束手無策，仍得依賴家父，實在太不應該了。」

身形頎長的李博生皺眉問道：「昭南兄是講，以往荒廢了時日，未能繼承余伯父的衣缽麼？」

余昭南緩緩頷首道：「家父的醫學與辨毒解毒之能，除了苗疆九毒仙姬一脈，據說天下無出其右，但兄弟僅僅學到家父武功方面的點滴皮毛，心中怎能沒有感慨？」

蔡昌義無疑不太肯用腦筋，聞言敲聲道：「那也不用感慨，昭南兄年紀不大，決心要學，現在還來得及。」

余昭南苦苦一笑道：「現在想學，果然也不算遲，但華公子若有三長兩短，醫道縱能通玄，又有何用？兄弟我怕要遺憾終身了。」

蔡昌義巨目一睜，愕然急聲道：「什麼？你講華公子……」

余昭南苦笑截口道：「你可以看，華公子負傷不像負傷，中毒不像中毒，若說穴道被制，却又不知被制的穴道在那裡，就誤了救治的時機，這遺憾如何彌補？我如果習成了家父的醫道，即便束手無策，內心總要好受一點。昌義弟，如今我不啻感慨而已，簡直是在後悔。」

這話出口，衆人不覺都向華雲龍望去，只見他臉色依舊，呼吸平穩，果然不像中毒或是負傷的模樣，因之人人都皺起眉頭。

頓了一下，蔡昌義突然亢聲道：

「昭南兄，這是你的錯，你爲何不向那賈嫣問個明白？」

余昭南道：「一來賈嫣不會講，二來我心中着急。」

蔡昌義目光一稜，道：「她憑什麼不講？哼！我去問她。」

撒開步子，便朝廳外走去。

高頌平橫跨一步，擋住了他的去路，道：「不必去啦！咱們搶她的人，雙方已成敵對之局，她自然不會講了。」

蔡昌義一聲冷哼，道：「怕她不講！」

他想越過高頌平，但步子剛剛邁出，已聽一個蒼勁的聲音由廳後傳出，急聲道：「南兒，華公子怎樣了？」

話音甫落，屏門之後，已經轉出一位白髮銀髯的老人，身後跟着一個手提藥包的童子。這老人號稱「江南儒醫」，正是昭南的父親，金陵著名的大善人。

蔡昌義止住脚步，與余昭南等連忙迎去。

余昭南道：「此人酷似華大俠，孩兒認爲當是華大俠的公子……」

「江南儒醫」已經見到華雲龍躺在桌上，當下揮一揮手，舉步走去，道：「是不是都該救治。他一直昏迷麼？」

余昭南道：「是的，一直昏迷不醒。」

「江南儒醫」走到桌邊，皺起眉頭，瞧了一陣，自語道：「臉貌輪廓酷似華大俠，眉目口鼻酷似白夫人，他是華家的二公子。」

俯下身子，檢視舌苔與眼神，然後扣住脈門，凝神查察華雲龍的氣機脈息。

老人的臉色越來越凝重，約莫過了半盞茶光景，始才鬆開五指，道：「華公子服過迷藥，『巨闕穴』的血氣暢通不久。」

話聲一頓，目光凝注，問余昭南道：「南兒，你在那裡發現華公子的？」

余昭南道：「孩兒等遊覽西郊，在那水西門外，遇上……遇上……」

賈嫣是個妓女，他與妓女打交道，當着父親之面，囁囁嚅嚅的說不出口。

「江南儒醫」白眉一皺，道：「南兒爲何吞吞吐吐？遇上什麼？怎麼不講？」

余昭南頓了一下，覺得不講也是不行，只得硬起頭皮，將水西門的一段經過，原原本本的講了出來。

「江南儒醫」倒無責備兒子之意，他靜靜的聽余昭南講完，然後兩眼凝神，緊緊盯在華雲龍的臉上，好似在探索什麼，又好似沉思什麼？

「金陵五公子」連帶手提藥包的童子，大氣也不敢出，生怕打擾了「江南儒醫」，因之大廳之上，一片岑寂，人人都緊張萬分。

好半晌，「江南儒醫」恍然一哦，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好高明的手法！」

話聲中俯下身子，輕輕扶起華雲龍的頭顱，緩緩向他腦後「玉枕穴」上撫去。

他臉上忽見欣喜之色，順勢托起華雲龍的身子，道：「總算華公子命大，你們馳馬狂奔，又將他丟來丟去，那『玉枕穴』上的迷魂銀針，居然未曾移動，南兒，你們都隨我來。」

話落，小心翼翼的移動脚步，逕向後面走去。

「金陵五公子」面面相覷，心頭俱各一凜，撒開大步，隨後跟去。

穿過廊迴，「江南儒醫」又道：「這華公子體質特異，迷魂藥對他似乎不生效用，回頭取下銀針，想來當可無事，南兒先行一步，告訴你母親，然後到我書房裡來，我有話講。」

他這樣一說，衆人心頭放下一塊大石，余昭南應一聲「是」，越過衆人，逕向後院奔去。

須臾，「江南儒醫」帶領其餘諸公子到了書房。

這書房纖塵不染，收拾得甚爲整潔，臨窗的牆邊有張錦榻，他將華雲龍俯着身子置於錦榻之上，接過隨行童子手中提包，取下應用之物，然後着手取那銀針。

病徵已得，做起來倒也簡單。

準備好一切應用的藥物，「江南儒醫」右掌輕捺華雲龍的「靈台穴」，左手握着一塊磁鐵，覷準腦後「玉枕穴」，將那磁鐵輕輕按去。

移時，他緩緩使那磁鐵遠離腦後，磁鐵之上，赫然舔着一根長約半寸的細小銀針，於是他收回右掌，將一包黃色藥末小心敷在針孔之處。針孔處原有一點鮮血，經那黃色藥末一敷，霎時凝結成痂。

這點手術，耗時不多，也不見得費事，但「江南儒醫」却似與人大戰一場，額角已見汗珠，旁觀的人也是緊張萬分，一顆心提到了胸口。

手術完畢，「江南儒醫」長長吁一口氣，道：「僥倖，僥倖，稍有差池，我余尚德便是終身憾事。」

那蔡昌義不用腦筋，莽莽撞撞的道：「伯父，用那磁鐵吸取銀針，我看並不麻煩麼！」

「江南儒醫」一面收拾用具，交給那童子，一面餘悸猶存地道：「小兒之見，小兒之見，那

『玉枕穴』乃是人身三十六大死穴之一，爲泥丸之門戶，督脈之樞鈕，通十三經絡，豈同兒戲，老朽功力不夠，不足以內力吸取銀針，只得借用磁鐵，這樣危險性更大……」

蔡昌義奇道：「那會有危險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道：「怎會沒有危險？想想看，磁鐵的吸力遍佈全面，吸取銀針，必須循原來的針孔，手法稍有偏頗或不穩，震動了銀針，立刻便傷到經絡，後果不是死亡，便是殘廢，那危險有多大？」

衆人這才知道「江南儒醫」所以戰戰兢兢，小心翼翼的緣故，那蔡昌義更是瞠目結舌，驚疑不已，駭然道：「啊呀！其中原來還有講究，難怪伯父通身是汗了。」

「江南儒醫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好在事已過去，華公子已經無妨了。」

話聲微微一頓，向四人環掃一眼，接道：「諸位賢侄兒，老朽心有所感，今日要跟你們談一談。」

衆人不知他要談些什麼，惴惴分別坐下。

這時，脚步與拐杖觸地之聲遙遙傳來，「江南儒醫」一顧身邊那童子，說道：「夫人來了，你去吩咐廚下備酒，華公子甦醒以後，再叫他們開席。」

那童子躬身應「是」，退了下去。

余昭南伴着母親進入書房，諸公子連忙起立相迎。

余老夫人目光朝華雲龍一瞥，問夫婿道：「老爺子，華公子不要緊吧？」

這位老夫人白髮皤皤，胸前項下，掛着一串佛珠，右手執一根盤龍拐杖，看去份量奇重，目

光炯炯，可知也是身具武功的人。

「江南儒醫」道：「華公子不要緊，我已將那銀針取出，再有頓飯光景，便可甦醒。夫人請坐，趁此機會，我要跟南兒他們談一談。」

余老夫人一邊落坐，一邊問道：「談什麼？是爲南兒涉足花叢的事麼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道：「涉足花叢的事要談，其他的事也要談。」

他臉龐一轉，目注兒子，道：「南兒，爲父的不逼你練功，不逼你學醫，任由你廣交友朋，甚至於河下買醉，青樓召妓，也不阻攔，你知道這是什麼緣故？」

余昭南臉色一紅，道：「孩兒愚昧，孩兒但知爹爹別有用意。也許是咱們余家出身江湖，不能忘本，多交幾個朋友，爲人排解一點困難，總是有益無害。」

「江南儒醫」點一點頭，道：「說不上益，更談不上害，你那『不能忘本』四個字，還有一點道理，但你想得不切實際。須知江湖本是禍患之源，並不值得留戀，至於解危濟困，乃是人生份內之事，你我不作，自有旁人去作，這不算爲父的意向。」

余昭南恍然接口道：「孩兒懂了，爹爹這樣放縱孩兒，爲得是不忘華大俠的恩德。」

這話矛盾之極，放縱兒子，是爲了不忘另一人的恩德，豈非滑天下之大稽？

詎料，余昭南竟講對了。

只見「江南儒醫」臉露讚許之色，頻頻頷首道：「南兒甚稱敏銳，爲父的正是這樣想。」

人人皺起眉頭，人人心頭都有惑然之感。

余老夫人道：「老爺子的話，可將我老婆子弄糊塗了，華大俠賜予咱們的恩德，咱們自然不

能忘懷，苦無報答的機緣，老婆子只得供奉華大俠母子的畫像，朝夕爲他們誦一遍佛經，上一炷清香，聊表一分心意，你溺愛南兒，放縱南兒，不知督促南兒上進，已是莫大的錯誤，如今竟將錯推到華大俠身上，這……這……這是罪過。」

「江南儒醫」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夫人，南兒是不求上進的人麼？」

老夫人微微一怔，向兒子看了一眼，道：「你究竟要講什麼？爲何不爽直的講？這樣轉彎抹角，我是越聽越迷糊了。」

「江南儒醫」將頭一點，道：「好！我這就講。」

目光朝華雲龍一瞥，然後攤開手掌，托着剛才吸出的細小銀針，接道：「夫人請看，這是從華公子『玉枕穴』上取下的銀針。」

老夫人取過銀針，看了又看，道：「這枚銀針遺有殘餘的迷藥，怎麼？事情很嚴重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道：「我一直擔心的事，如今怕是將要爆發了。」

老夫人矍然一震，道：「你是講，武林將有變亂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點一點頭，黯然道：「久亂必治，久治必亂。自從華大俠掃蕩妖氛，抵定江湖，屈指二十年矣，當年漏網的妖孽，不甘屈服的梟雄，焉肯終身雌伏？唉！天道循環，歷歷不爽，只是來得太快了！」

老夫人微微一怔，道：「怕是杞人憂天吧！」

「江南儒醫」道：「我素來樂天知命，何致於杞人憂天。自從九曲掘寶以還，蒙華大俠恩賜，天台一派得以取回本門秘笈，爲夫的喜涉醫藥二道，格外獲得一册『華佗正經』，方有今日之

小成。就因我樂天知命，心儀華大俠的爲人，當時才能冷眼旁觀，我總覺得華大俠過於寬厚，禍患未能根除，因之近年以來，無時不在爲此而躭心……」

原來這位「江南儒醫」本是天台一派的宿老，九曲掘寶，家道中興，由於他生性澹泊，將本門秘笈送呈掌門以後，一直寄住金陵，行醫濟世，終於成了一代名醫，金陵城家喻戶曉的大善人。誰知他感念華天虹之賜，眼中竟在留意武林的動態，這等措施，可謂有心之人了。

他講到這裡，「金陵五公子」俱已明瞭大概，那蔡昌義人雖莽撞，却也不笨，「江南儒醫」話聲微頓，他已「哦」的一聲，接口說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伯父聽任咱們吃喝玩樂，不加管束，那是要咱們留心江湖的動態。」

「江南儒醫」道：「梟雄妖孽，欲想蠢動，留心是沒有用的，必須習以爲常，不落痕跡，方有所得。就像這次碰上那姓賈的女子，你們平日若是有了成見，那就救不了華公子了。」

話聲一頓，忽又接道：「不過，你們都是好孩子，平日也自有分寸，老朽才能放心。」

四公子臉色同是一紅，袁逸楓接道：「侄兒斗胆妄測，伯父恐怕另有吩咐吧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頷首不迭，微笑道：「逸楓機敏，老朽的用意，一來是讓你們多方接觸，俾以了解武林的變化，二來是讓你們廣結人緣，一旦發生事故，也好幫助華大俠作一番事業。老朽這點用心，自然向華大俠報恩之意，但也是爲了大局着想，諸位不見怪吧？」

蔡昌義大聲叫道：「嗨！這是伯父提携，誰見怪？誰見怪就跟他絕交。」

袁逸楓、李博生、高頌平同聲接道：「昌義弟講得不錯，這是伯父提携。伯父之心，可昭月日，咱們倘能追隨華大俠剷除妖氛，作一番事業，也不枉伯父苦心垂愛一場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「江南儒醫」已自大笑不已，道：「很好！很好！諸位賢侄明理尚義，老朽衷心甚慰。」

老夫人白眉微蹙，揚一揚手中銀針，截口道：「老爺子，你那憂慮，是緣這枚銀針而起麼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回眸道：「正是因這枚銀針而起。夫人請想，那姓賈的女子隱跡風塵，甘爲妓女，又復身懷絕枝，這枚銀針既有殘餘的迷藥，刺穴的手法超人一等，被制之人且是華大俠的哲嗣，幾種徵候湊在一起，那不顯示武林將有變亂麼？」

老夫人想了一下，正要講話，忽見錦榻上的華雲龍翻了一個轉身。

「江南儒醫」急忙輕聲道：「夫人稍安，詳情還得問問華公子。」

說罷起身，朝華雲龍走了過去。

只見華雲龍猛地坐起，亢聲叫道：「悶死我也！」

「江南儒醫」左臂一伸，輕輕將他扶住，道：「華公子最好再躺一下……」

華雲龍雙目一睜，訝然道：「這……這是那裡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道：「金陵『醫廬』，老朽的住處。」

華雲龍環掃一匝，目光凝注道：「老丈是誰？怎樣稱呼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道：「老朽余尚德，人稱『江南儒醫』。」

華雲龍惑然不解道：「在下患病負傷了麼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道：「公子爲肖小所制，中了迷魂藥針。」

華雲龍眉頭一蹙，道：「迷魂藥針？老丈講，這裡是金陵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道：「正是。」

華雲龍恍然一「哦」，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賈嫣呢？」

余昭南接口說道：「賈嫣是『怡心院』的妓女，此刻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華雲龍一掙下地，迫不及待道：「這女人不簡單，『怡心院』在那裡？我去找她。」

「江南儒醫」阻攔道：「華公子請稍安，內情確不簡單，那女人此刻怕已不在『怡心院』了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再次舉目環掃，最後將目光落在「江南儒醫」臉上，頓了一下，道：「老丈認得小可？小可中了迷魂藥針，是蒙老丈所救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點一點頭，道：「二十年前九曲掘寶，老朽見過令尊令堂。些須小事，不足掛齒，華公子感覺如何？沒有什麼不適了吧？」

提起掘寶的往事，華雲龍以為「江南儒醫」乃是父母故舊，連忙一整衣襟，肅容作禮道：「晚輩華雲龍，參見余老前輩。」

「江南儒醫」急於還禮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，華公子如無不適之處，老朽有話請教。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這位余老前輩何以如此謙遜？……

心中在想，口中却道：「迷魂藥物本對晚輩不生效用，晚輩並無不適之感，老前輩有話請問，晚輩洗耳恭聽。」

「江南儒醫」敞聲一笑，道：「那就好了，華公子請坐。」

他接着又替華雲龍引見在座之人，華雲龍也向余老夫人行了禮，又與「金陵五公子」道了久仰，這才坦然坐下。

「江南儒醫」目光一顧兒子，道：「南兒，你將倖遇公子的事先講一遍，免得華公子心有所疑。」

華雲龍心中確是疑雲重重，被人間接道破，不覺訕訕然暗道一聲「慚愧」！

余昭南未曾注意及此，聽到父親的吩咐，從頭到尾又將攔截賈嫣之事講了一遍。講到趕回「醫廬」之際，余老夫人揚一揚手中銀針，接口道：「華公子所以昏迷不醒，便是這枚迷魂藥針制住了華公子的『玉枕穴』。」

華雲龍聽得十分仔細，聞言駭叫道：「『玉枕穴』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道：「事情已成過去，華公子定一定神，先檢視一下可曾失落重要之物？」

華雲龍神情大震，旁的都不要緊，唯獨那防身輭甲之中，藏有「玉鼎夫人」的絕筆書信，那封書信萬萬不能失去，因之聞言之下，憂心忡忡，急忙向懷中摸去。

總算還好，輭甲依舊，他大娘秦夫人給他的三個藥瓶也在懷中，至於防身的寶劍，隨身的衣物，以及那匹龍駒，便是失落，那也無關緊要。

他知道輭甲未動，書信仍在，暗暗鬆了口氣，道：「那賈嫣好似未曾搜索晚輩的身子，寶劍衣物等倒不要緊。」

「江南儒醫」眉目一蹙，道：「這就奇怪了，那姓賈的女子沒有不搜身的道理？……華公子

，你可記得被制時的情形？」

華雲龍臉上微微一紅，道：「講起來是晚輩自己大意……」

他接着說出邂逅賈嫣，以至穴道被制的經過，然後又道：「晚輩自恃百毒不侵，『七日迷魂散』對我無效，却未防她點我穴道，及至警覺，人已昏迷，至於她又在我『玉枕穴』上刺下迷魂藥針，晚輩更是一無所知了。」

「金陵五公子」聽他說百毒不侵，人人半信半疑。「江南儒醫」却是一邊靜聽，一邊尋思，待他講完，仍是不知那賈嫣爲何不搜華雲龍的身子。

半晌無語，書房之內一片岑寂，但氣氛却是緊張而肅穆，好像一道無形的鐵箍，緊緊扣住每人的心弦，連氣也透不過來。

那蔡昌義大是不耐，等了一下，突然亢聲道：「不要想啦！伯父，咱們『怡心院』走一趟去。」

高頌平接口也道：「不管那賈嫣是否已回『怡心院』，走一趟『怡心院』總不會錯，余伯父，侄兒想仍裝狎客，晚上去『怡心院』走一趟。」

余老夫人將頭一點，道：「頌平講得有理，那賈嫣寄身『怡心院』中，說不定『怡心院』正是某人的巢穴，前去摸一摸底細，不失是正本清源的辦法。」

「江南儒醫」搖頭不迭，道：「去不得，打草驚蛇，那將前功盡棄。」

老夫人，道：「老爺子總是不改寡斷的習性，猶豫不決，焉能成事？我老婆子作他們的後盾。」

「江南儒醫」失笑道：「夫人老悖了，將來賣命，也許尚有用處，如今便是要到『怡心院』去，那種地方，夫人怎生作他們的後盾？」

老夫人先是一怔，繼而變了顏色，似要爭吵，華雲龍連忙起立道：「夫人息怒，請聽晚輩講一句話。晚輩所以大意受制，原是想摸一摸賈嫣的底細，如今既知賈嫣寄身於『怡心』妓院，晚輩自會處理，余老前輩以及諸位兄弟救助之恩，晚輩先謝，至於援手之意，晚輩心領了。」

他雙手抱拳，作了一個羅圈揖。

蔡昌義拒不受禮，大聲叫道：「嗨！你這人婆婆媽媽……」

袁逸楓怕他失了禮數，急忙截口道：「華公子見外了，令尊的事跡膾炙人口，兄弟們只是邯鄲學步，各盡爲人的本份，你這樣講，那是獨攬其事。」

這話鋒利如刀，華雲龍心神一震，瞠目無語。

袁逸楓抱拳一拱，哈哈一笑，又道：「這是戲言，華公子不要當眞。兄弟之意，是講『落霞山莊』事事爲人，武林同道受益良多，咱們深願附驥左右，一者學學令尊的風範，再者也可各盡心力，作一點有意義的事。華公子若是不讓咱們插手，咱們實在心有不甘。」

這話和緩了些，但詞鋒仍然極利，令人無法峻拒。

華雲龍楞了一楞，抱拳作禮道：「袁兄這樣講，小弟無話可說，不過，諸位既不見外，這『華公子』三字，以後務必請免。小弟排行第二，表字雲龍，單字一個煬字。往後稱華煬，稱雲龍，稱華老二，悉聽尊便，如若再稱『公子』，小弟挑袖而去，諸兄可別見責？」

那蔡昌義生性最急，擊掌歡呼道：「痛快！痛快！華老二，咱們就這樣講，誰要再稱你公子

，誰就是這個。」

他作了一個「王八」的手勢，頓時引起一陣哄堂大笑，歷久不歇。

歡笑聲中，老夫人連連以拐杖頓地，上氣不接下氣道：「不要笑啦！不要笑啦！咱們談正事。」

嘴講「不要笑」，事實上她比旁人笑得更兇，余昭南生怕母親岔了氣，强忍歡笑，連連輕捶母親的背脊。

適在此時，一名家僕前來稟告，道：「啓稟老太爺，酒菜已備，請示下開在何處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忍住笑聲道：「內客廳。」

起立肅客，接道：「龍哥兒，老朽恭敬不如從命，託大了。請，咱們邊飲邊談，好歹商量一個可行之策。」

華雲龍講了一句「理該如此」，余老夫人已接口道：「我看你才是眞正老悖了，華哥兒昏迷日久，諸賢侄一身塵土，便這樣未曾梳洗，就飲酒麼？」

笑聲再起，「江南儒醫」嗨的一聲，道：「我倒眞是老悖了，南兒，領華……領龍哥兒梳洗去，諸賢侄熟門熟親，各自請便。夫人，咱們由客廳相候去。」

如此一來，氣氛頓時輕鬆無比，老夫婦率先出門，繼之各人分別前去梳洗。余昭南的身材與華雲龍不相上下，從裡到外，各取了一套新衣，交給華雲龍替換。

華雲龍性情活潑，至此甚覺投緣，梳洗更衣畢，越發精神煥發，神采奕奕。

衆人先後到了內客廳，彼此一無拘束，談談講講，氣氛極其融洽。難得老夫婦倆也有少年人

的興緻，一席酒，直到初更，始才盡興而散。

席間，「江南儒醫」也曾問起華雲龍何故離家？

華雲龍毫不隱瞞，率直講明「奉命緝兇」，並將一路來的經過詳加敍述，衆人聽了，一致爲「九命劍客」之死默然扼腕，更對兇手的神秘與殘忍均感忿怒，但結論只有一個，那便是「浩刼將興」，武林將要從此多事了！

講起浩刼將興，「江南儒醫」一至爲含蓄。他對華雲龍所述各節，以及所遇之人物，只籠統講了一句「或有關聯」，再往深究，他就不願置詞了。但他却竭力讚成華雲龍前往南荒一行，理由也不肯多講。

眼前以賈嫣爲重，因之華雲龍對其所餘，也不多問。

賈嫣隱跡風塵是謎，刼持華雲龍的目的是謎，不搜華雲龍的身子更是謎，一連串的不解之謎如果不能揭開，其他捕風捉影之事，更不用談。

故此，「江南儒醫」同意了諸小的意見——仍裝狎客，摸一摸「怡心院」的底細。

可是，他只同意余昭南陪同華雲龍前往，其餘諸人則不必去。

他總認爲賈嫣必已遠遁，此行實屬多餘。至於他讓余昭南與華雲龍同去，那是因爲他倆同屬當事人。

他的理由很充分。

他講：「怡心院」若是鬼窟，賈嫣刼人，定有所知，隱匿賈嫣的一切，乃是意料中，事情要查訪，人選必須恰當。華雲龍被救之後，由余昭南以識途老馬的身份，帶他訪問賈嫣的下落，乃

在情理之中，縱然難有收獲，也不至引起「怡心院」本身有偵破之感，提高了警覺。

這是他的深謀遠慮，不願一次便讓線索中斷，諸小也就不再堅持了。

但是，其中有一人例外，那人便是較爲莽撞的蔡昌義。

蔡昌義好似與華雲龍特別投緣，不願與華雲龍分手，强詞奪理的講他也是當事人，救人時他也在場，直到散席，仍是吵鬧不休。「江南儒醫」被他吵得頭腦發脹，無可奈何只得應允讓他同行。

這一下他高興了，跳起來叫道：「備馬！備馬！」

「江南儒醫」搖頭不迭，道：「昌義，此去乃是暗訪，你可要沉得住氣，莫要壞了龍哥兒的事。」

蔡昌義將頭連點，道：「侄兒理會得，到了『怡心院』，我不開口就是。」

這時，衆人身在前院，早有家僕備妥了三匹駿騎，「江南儒醫」揮一揮手，道：「上馬吧！早去早回。便有所得，今晚最好不要動手。」

最後兩句話旁人也許不懂，華雲龍七竅玲瓏，却是一點就透。

只見他微微一笑，將手一拱，道：「晚輩自有分寸。寒夜露重，老前輩請回。」

接過韁繩，縱上馬背，道了一聲「諸兄回頭見」，便隨余昭南馳馬而去。

明月晶潔，三人的目力又復敏銳異常，策馬奔馳，倒也不慮出了差池。

可是，過了鼓樓，進入西王府大街，往來的行人漸漸擁擠，他們只得挽轡徐行。

這三人同是貴胄公子的打扮，人既俊逸，馬也健壯，挽轡徐行，引來不少欽羨的目光。余昭

南的外號叫做「賽孟嘗」，識得「金陵五公子」者大有其人，一路之上，不少人故意前來攀搭問好，行進的速度越發慢了。

蔡昌義心腸爽直，他心中有事，對那前來攀搭之人大感不耐煩，愛理不理，一雙濃眉，緊緊的皺了起來。

華雲龍雖然也感不耐，但他乃是初到金陵，有一種新鮮的感覺，左顧右盼，倒也尚能忍受。

移時，華雲龍突然見到蔡昌義雙眉緊蹙的模樣，不覺留上了神，同時忖道：這位蔡兄心直口快，毫無心機，倒是性情中人，別看他濃眉巨目，若論俊美，「金陵五公子」怕是以他爲最，只不過他那俊美，却被眉目掩去了。這等人最是厚道，我倒不能錯過機會，須好好交他一交。

他這樣一想，興趣陡然高漲，馬韁輕提，緩緩靠了過去，問道：「昌義兄世居金陵麼？」

蔡昌義正感萬分不耐，忽聽華雲龍發問，頓時鬆開了眉頭，嘻嘻一笑，道：「是啊！你呢？」

話聲出口，倏覺此問多餘，忙又接道：「咱們得敍敍年歲，看是誰大？這樣『兄』『弟』混淆不清，有欠妥當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小弟壬申年正月十九日生，今年十八歲，昌義兄呢？」

他緊記祖母的吩咐，多報一歲，平日唸得熟了，不覺連出生的月日也報了出來。

蔡昌義粗心大意，自然不知所報有假，只聽他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我有僭了，我是辛未年生，恰好大你一歲。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小弟並不吃虧，日後有昌義兄照顧……」

蔡昌義大感舒暢，敞聲笑道：「彼此照顧，彼此照顧。」

華雲龍忖道：此人亦知謙遜，並不渾嘛！

口中問道：「但不知令師是那一位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家傳的武功，稀鬆得很。」

華雲龍暗暗一笑，道：「伯父母健在麼？昆仲幾位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先父去世多年了，我只有一個妹妹。」

他忽然睜大眼睛，一本正經地道：「我告訴你，舍妹是個雌老虎，日後見她，你要小心一點。」

忽聽余昭南道：「小心啦！咱們到了。」

原來談談講講，不覺已到「怡心院」的大門。華、蔡二人正自一楞，只見一個鴇頭迎了上來，向着余昭南哈腰作揖，諂笑道：「余爺才來，嫣姐兒久等了，請，快請！嫣姐兒備了一席酒，正在房裡候駕。」

事出意外，聞言之下，三個人楞在馬上，竟而忘了下馬。

五

水西門外，余昭南攔路截人，那賈嫣曾經取出匕首，意圖抗拒，雙方已成對頭冤家，如今苅來之人已被救走，那賈嫣居然安之若素，不事趨避，而且備酒相待，兌現了諾言，難道她不怕華雲龍前來尋釁，揭開她的秘密？

這時，夫子廟一帶遊人如織，「怡心院」的狎客進進出出，絡續不絕，余昭南微一怔楞，不及細思，當先下馬，揮一揮手，道：「請引路。」

那鴇頭再一哈腰，應一聲「是」，腰肢一撐，敞開嗓門吆喝道：「余公子到。」

身子一轉，顛著屁股，領先行去。

霎時間，「余公子到」四個字，一聲聲直傳內院，那聲勢宛如開鑼喝道一般，令人精神爲之一振。

余昭南微微一笑，轉臉一望華、蔡二人，道：「賈姑娘固是信人，二位請。」

早有僕役接過馬韁，牽走馬匹，華雲龍心照不宣，微一頷首，道：「信人，信人，昭南兄請。」

三人併肩而行，余昭南傳言說道：「賈嫣不避，事出意外，華兄作何打算？」

華雲龍斂氣成絲，也傳音道：「見機行事，看她如何交代？」

余昭南道：「詭辯而已，用强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不要用强。」

余昭南道：「昌義弟心直口快，到時候恐怕由不得你我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令尊極有見地，用强斷了線索，決非所宜，請先招呼一聲。」

余昭南頓了一下，道：「好吧！我看華兄的眼色行事便了。」

接着，他又用傳音之術向蔡昌義交代了幾句，蔡昌義唯華雲龍馬首是瞻，自然沒有意見，點一點頭，表示他已經記下。

這「怡心院」燈火輝煌，熱鬧非凡，他三人一路行去，不時可見環肥燕瘦的各型美女，煙視媚行，往來穿梭，余、蔡二人乃是「怡心院」的熟客，日常結伴而來，出手豪闊得很，這些美女大半認得，媚眼迎送，笑靨寒暄，自是情理中的事。

但這次他們乃是有爲而來，三人暗中都在留神察勘，非但看不出這些美女有何惹眼之處，反而覺得一個個體態輕盈，莫不嬝嬝婷婷，另有一股撼人心炫動人意志的魅力，那是道地的娼妓了。

賈嫣的住處是棟精緻的樓房，那樓房朱欄碧檻，畫棟雕樑，四下是翠竹，遠處有小池；池映碧波，花繞幽徑，加上飛簷下風鈴「叮噹」，說得上幽雅潔靜，宜人至極。

一個青樓妓女，竟有這等幽雅的住處，賈嫣的身價不言可知了。

到了近處，那引路的鴇頭身子一頓，舉手一指，道：「余公子請看，嫣姐兒倚欄候駕，望眼欲穿了，陳二告退。」

嘴講「告退」，只是哈腰打躬，一躬不起，人却並未退下。

余昭南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勞駕，勞駕，這個賞你，請勿嫌少。」

摸出一錠銀子，抖手擲了過去。

那鴇頭歡聲道：「陳二謝賞。」

話甫落，銀子到了眼前，忙不迭腰肢一挺，伸手去接。

豈知余昭南貫注眞力，乃是有意一試，銀子未能接住，凸出的邊緣却已擦破手掌，痛得他呲牙裂嘴，撫掌怪叫。

手掌固然痛，白花花的銀子却比血肉要緊，陳二身子一轉，飛快撿起地上的銀子，這才撫住手掌，急急退下。

三人相顧一笑，穿過幽徑，逕登高樓。

那賈嫣花枝招展，迎於梯口，襝衽一禮，怨聲說道：「『冷月疏星寒露重，歌管樓台第幾家。』余爺，你不認得路了？」

余昭南哈哈一笑，道：「『劉郎天台迷古洞，琥珀流醉死亦休。』賈姑娘置酒相待，我縱然不認得路，借隻仙鶴，我也是要來的。」

賈嫣媚眼飛拋，嘴角含顰，啐一聲道：「你要死啦！當着奴家新交的朋友，見面就佔奴家的便宜？古洞已閉，你去迷吧！」

嬌軀一轉，裙角蕩漾，輕燕一般的嬝嬝行去。

三人再次相顧，莞爾一笑，緊隨身後，併肩而行。

轉過東面，中間是座花廳，宮燈搖曳下，果然酒菜齊備，連座位也已排好了。

小雲兒迎了出來，盈盈一福，道：「三位爺，你們若再不來，酒菜都要冷了。」

蔡昌義見到雲兒，忽然心中一動，也摸出一錠銀子，道：「咱們喝酒，叫你侍候，那要辛苦你了，這錠銀子賞妳買花粉。」

屈指一彈，銀子飛了過去。

只見賈嫣纖手一伸，翠袖一捲，已將銀子捲入袖中，轉身媚笑道：「蔡爺小氣了，奴家身份已洩，蔡爺何須再試？」

話聲一頓，回顧雲兒道：「去將華公子的寶劍行囊拿出來，讓三位爺也好放心，咱們並無歹意。」

話露骨，人可並未生氣，蔡昌義臉上一紅，瞠目不知所措，華、余二人同時一怔，也不知賈嫣治酒相待，究竟是何用意？

雲兒取來寶劍行囊，朝華雲龍一笑，道：「華爺，你要檢視一下麼？」

華雲龍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在下不怕缺東西，就怕『玉枕穴』再刺一針。」

賈嫣吃吃一笑，道：「奴家今生怕無機會了，你若不怕酒中下毒，便請上坐。」

華雲龍做聲一笑，也不答話，領先便朝席間走去。

四人分賓主落坐，雲兒過來斟酒，華雲龍舉手一攔，道：「等一等，在下查勘一下，那酒壺可是鴛鴦壺？」

他臉上笑容可掬，當知並非認眞，那賈嫣趁機大發嬌嗔，一把將酒壺奪了過去，嘟着櫻唇，道：「不准看！實對你講，壺非鴛鴦壺，酒是鴛鴦酒，華爺最好別喝。」

余昭南身子一欠，又從賈嫣手中奪過酒壺，舉壺斟酒，漫聲吟道：「瑤池仙女寵相召，只羨鴛鴦不羨仙。」

賈嫣星眸斜睇，媚態橫生，「咄」一聲道：「誰是鴛鴦誰是仙？余爺也不識羞。」

眼珠一轉，移注雲兒道：「雲兒啊！爺們的賞銀已經給了，妳當眞要叫爺們自己斟酒麼？」

雲兒這才接過酒壺，分別爲衆人斟滿了酒。

賈嫣端起酒杯，先朝華雲龍照一照面，道：「奴敬華爺，一路委屈了華爺，借此一杯水酒請罪。」

舉杯就唇，一飲而盡。

華雲龍朗聲一笑，道：「在下到處遨遊，本有江南之行，縱然未覩沿途風光，却也省却不少銀子，哈哈！若說委屈，在下願意再委屈一次。」

一仰脖子，回乾了一杯。

余昭南機警的注視着華雲龍的眼色，只見華雲龍右眼一眨，接着下顎收了一收，那表示點頭，也表示酒中無毒，於是端起酒杯，做聲笑道：「有女同車，未覩旖旎風光，總是一大憾事。我事先奉懇，若有這等機緣，賈姑娘可別大煞風景，封閉我的穴……」

「道」字未出，那賈嫣眼睛一斜，媚然接道：「喲！堂堂偉丈夫，胸襟却任般狹窄，奴家已經認錯，還不夠麼？」

蔡昌義邯鄲學步，碰了一個釘子，總覺不是滋味，他是憨直的性子，也時時不忘此行的目的，這時自認爲得機，連忙乾笑一聲，接口說道：「屠夫殺猪，殺錯了人，認個錯也夠了麼？總得

講講爲何拗持華家兄弟啊！」

此話一出，余昭南大爲着急，他認爲時機未到，生怕雙方弄僵，那時用强不能用强，道歉了事，心有未甘，可就難以下台了。

豈知賈嫣倒不在意，吃吃一笑，道：「奴家縱是屠夫，華公子可不是猪。蔡爺這個譬方不妥，該罰。」

蔡昌義好不容易講出個譬方，想將談話引入正題，詎料挖空心思，竭力婉轉，仍舊落人話柄，一時之間，不禁目光一呆，啞然無語。

余昭南心頭放下一塊大石，急忙舉一舉杯笑道：「賈姑娘，妳看看我手裡端得什麼？」

賈嫣一楞，道：「酒杯啊！」

余昭南將頭一點，道：「是酒杯，我看姑娘的氣量也不大。」

賈嫣愕然道：「酒杯與奴的氣量有關？」

余昭南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舉杯在先，原想輕鬆幾句，再敬姑娘一杯酒，怎奈姑娘開不起玩笑，當即責我『胸襟狹窄』，昌義弟不平而鳴，妳又挖苦他一頓，我看該罰的怕是姑娘自己哩！」

賈嫣撒嬌道：「奴不來了，三個大男人，聯合欺侮我一個女孩子。」

余昭南哈哈大笑，道：「言重了，我頒禁令，我現在起，若有言不及義者，罰酒三盅。」

賈嫣尖聲大叫，道：「啊喲！奴不幹。奴家迎張送李，賣笑的生涯成了習慣。再說，爺們到這『怡心院』來，原是貪圖片刻的歡樂；奴今夜治酒相待，也是以歡樂爲先。余爺頒此禁令，準

是蓄意整治奴家，奴家不幹。」

華雲龍接口笑道：「好啦！好啦！玩笑到此爲止，喝酒才是正經。」

余昭南順水推舟，急忙也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喝酒正經。雲兒斟酒，我敬妳家姑娘一杯。」

雲兒年幼，聽他們往來鬥嘴，聽得呆了，忘了斟酒，這時經余昭南一喝，不覺臉上一紅，急忙雙手執壺，訕訕的忙將賈、華二人面前的空杯斟滿。

於是，你勸我敬，杯不離手，果然認眞的喝起酒來。

這四人都是海量，杯到酒乾，豪不謙辭。那賈嫣猶有可說，華雲龍等乃是有爲而來，像這般但知喝酒，不問其他，那就令人不知所以了。

酒過三巡，賈嫣臉泛桃紅，越發的嬌艷欲滴，逗人遐思，那蔡昌義一心惦記此行的目的，幾次想要開口，又恐怕言詞不當，被人家抓住了話柄，直急得挖耳抓腮，頻頻朝華、余二人連施眼色，華、余視若未覩，竟然不予置理。

這情形落在賈嫣眼裡，但見她眉頭皺了一皺，忽又綻開笑容，道：「余爺，咱們很久不見了。」

余昭南漫聲應道：「嗯！算來怕已三十多天了。」

賈嫣嫣然一笑，道：「風塵僕僕，旅途寂寂，你知道奴想你麼？」

余昭南眉頭一揚，輕狂地道：「將心比心，賈姑娘應該想我才是。」

賈嫣媚然道：「那麼你……你……你留下吧！」

螓首緩垂，羞不自勝，一陣紅暈爬上了頸頰。

余昭南瞿然一震，瞠目結舌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」

他縱然輕狂，縱然是狎妓而來，當着朋友之面，驀聽叫他一人留下，也會有意外之感，也會手足無措，何況他別有用心，目的並不在此，那是難怪他心頭吃緊，瞠目結舌了。

只聽蔡昌義猛一擊桌，敞聲大笑，道：「有女垂青，昭南兄艷福不淺。」

余昭南滿臉通紅，急聲喝道：「昌義弟不可胡說。」

蔡昌義濃眉一軒，道：「是我胡說麼？哈哈！久別勝新婚，你也不用假正經了。」

他乃是氣憤華、余二人不談正事，因之借題發揮，竭力諷刺。

余昭南爲之氣結，舉手戟指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

目光一瞥，但見華雲龍臉含微笑，注目不語，念頭一動，計上心來，當下强捺一口怨氣，移注賈嫣，綻開笑容，道：「賈姑娘言語反覆了。」

賈嫣一愣，道：「余爺怎麼說？」

「『古洞已閉，你去迷吧！』這話不是姑娘講的麼？」

哈哈一笑，陡又接道：「我知道姑娘新結知己，芳心已有所屬，余某人倘能分得一絲餘情，心願足矣。」

華雲龍朗聲一笑，接口說道：「所謂『新結知己』，昭南兄是指小弟而言麼？」

余昭南笑道：「雲龍兄風流倜儻，賈姑娘風塵奇女，知己屬誰？不須兄弟饒舌了。」

華雲龍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昭南兄相貌堂堂，人才一表，乃是賈姑娘入幕之賓，小弟豈敢當這知己二字。」

余昭南目注賈嫣，舉手一指，道：「你問她，我與她相識年餘，幾時曾得其門而入？所謂『入幕之賓』，怕是非你莫屬，兄弟識趣得很，雲龍兄何須謙辭。」

華雲龍作出一股猴急之狀，果然目注賈嫣，笑瞇瞇道：「賈姑娘，這是眞的麼？」

這其間本有一個機會，只要余昭南話鋒一轉，說一聲「如若不然，賈姑娘何須千里迢迢，將你擄來金陵」什麼的，那就輕而易舉，不落痕跡的轉入正題了。

豈知余昭南不這樣講，華雲龍也是一副色瞇瞇的樣子，他兩人一搭一擋，好似早將此行的目的，弄到九霄雲外去了。

蔡昌義不大肯用腦筋，見狀大爲氣憤，驀一擊桌，大聲喝道：「不用問，那是眞的，你可以留下。哼哼！你原來是這種人，蔡昌義瞎了眼睛。」

猛然站起，轉身便朝廳門走去。

華雲龍神色不動，余昭南大爲着急，峻聲喝道：「回來。」

蔡昌義脚下不停，冷然說道：「回來幹麼？你若貪圖美色，你儘管留下，哼！一丘之……」

「貉」字未出，忽聽賈嫣幽幽一嘆，道：「華公子，我服你了。」

這一嘆毫無來由，稱謂的倏變，也出人意料之外，蔡昌義心中一動，不覺轉身道：「你服他什麼？」

賈嫣道：「服他的穩健，也服他的深沉。」

蔡昌義濃眉一蹙，惑然道：「他穩健？」

賈嫣凄然道：「是的，他穩健，你請回來吧！」

蔡昌義眨眨眼睛，不自覺的走了回來。

只見華雲龍抱拳一拱，微笑道：「賈姑娘，我也服妳，我服妳的敏慧。」

賈嫣苦苦一笑，道：「敏慧何用，我終究還是沉不住氣。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閑話不必多講，我已運功默察，三丈以內無人窺聽，賈姑娘如果不想與華老二枕邊細語，現在該是暢所欲言之時了。」

蔡昌義至此方悟，大聲叫道：「哦！我明白了，原來你……哈哈！老弟，我蔡昌義也服你了。」

歡聲做笑中，一屁股坐了下去。

只聽賈嫣再次嘆息，道：「唉！他是要我自動的講，這樣一次不成，還可再來二次，看來你們對這『怡心院』也已存疑了。」

華雲龍默默含笑，不置可否。

賈嫣頓了一下，忽又接道：「家師講得不錯，華家的後代定然不凡，我這次冒冒失失，這片基業怕是難以再守密了。」

華雲龍瞿然一震，脫口問道：「這是你們的基業？令師是那一位？」

賈嫣點一點頭，道：「家師姓方，諱紫玉。」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惑然道：「方紫玉？」

賈嫣頷首道：「是的，方紫玉。家師原是『玉鼎夫人』的義妹，武功傳自『玉鼎夫人』，因

之，賤妾也算是『玉鼎夫人』門下子弟。華公子知道『玉鼎夫人』麼？」

這正合了兩句古語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」華雲龍聞言之下，心頭窃喜，但却不敢形之於色，模稜兩可的道：「賈姑娘原來乃是『玉鼎夫人』門下，但不知這位夫人現在何處？」

賈嫣神色一黯，道：「據說已經仙去了。」

言下之意，不勝感慨，懷念之情，形於言表。

華雲龍察顏觀色，暗暗忖道：那「玉鼎夫人」究竟是何等樣人？這賈嫣看來對她並不熟悉，爲何有悠然神往、懷念不已的趨向？

心中在想，口中問道：「夫人仙逝多久了？妳最近見過她麼？」

賈嫣深深一嘆，道：「我見她乃是十五年前的事，她老人家容顏之美，性情之溫和……」

華雲龍輕輕一「哦」，截口道：「那……她老人家仙逝的事，妳是聽誰講的？」

賈嫣威然道：「家師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令師現在何處？」

賈嫣道：「家師本來駐節於此，如今已經走了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走了？爲什麼？」

賈嫣道：「唉！都是賤妾作錯了事，不該將公子帶來金陵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哦！是令師不願見我麼？」

賈嫣幽然道：「不願見你是其一，主要是耽心這片基業不能守密，家師另謀打算去了。」

余昭南接口說道：「賈姑娘一再提到『這片基業不能守密』幾個字，在下有話不吐不快。請問姑娘，令師莫非想要創立一個什麼幫會麼？」

華雲龍則在暗暗疑忖：怪事！我與她師父並不相識，她師父爲何不願見我？嗯，對啦！她師父乃是「玉鼎夫人」的義妹，「玉鼎夫人」既已逝去，獨門信物便有可能落在她師父手中，哈哈！司馬叔爺被害之事，八成與她的師父有關了。

只見賈嫣蝟首一點，道：「是的，有華公子在場，賤妾不敢相瞞，家師確想創立一個『姹女教』，但……」

華雲龍此刻已有成見，聞言朗笑截口道：「『姹女教』？那是專以女色迷人的邪教了。」

賈嫣急聲道：「華公子，你不能這樣講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那該怎麼講？」

賈嫣幽然道：「家師固然心有不念，想要……想要……」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想要什麼啊？妳怎的講不出口了？」

賈嫣口齒啟動，欲言又止，頓了一下，忽然正色道：「華公子，賤妾所知有限，也只能講這麼多。總之，『姹女教』縱然仗恃女色，却不是你所想像的邪教，主要還是幫助你們華家，你信與不信都不要緊，賤妾只望你暫時守秘，不要對外宣洩。」

華雲龍不屑地道：「幫助咱們華家？哈哈！咱們華家若是要女人幫……」

話未講完，那賈嫣陡地目光一稜，沉聲截口道：「愼言！華公子，令祖母女中丈夫，兩位令堂也是女中俊傑，當年令尊若非『玉鼎夫人』眷顧提携，那有今日之成就？公子……」

忽聽雲兒急聲道：「師姐，妳……」

賈嫣神色一震，倏而俛首黯然道：「公子恕罪，賤妾失言了。」

這情形殊不簡單，怎奈華雲龍對當年之事不甚了了，此刻又復胸有成見，未能細加分析，聞言之下，但見他將頭一昂，冷冷地道：「失言與否，我都不管。在下想見令師一面，尚請姑娘代爲安排。」

賈嫣將頭一搖，道：「這個請恕賤妾無能爲力。」

華雲龍冷冷一哼，道：「那恐怕由不得妳。」

賈嫣忽然長長一聲浩嘆，道：「看來家師判斷不錯，公子定是疑惑司馬大俠被害之事，乃是家師所爲了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是與不是，令師自然明白，賈姑娘只須安排在下與令師見上一面就行。」

賈嫣搖頭道：「公子錯了，司馬家的血案，與家師無關。」

華雲龍沉聲截口道：「賈姑娘，我不妨告訴妳，兇手曾經留下一個碧玉小鼎，小鼎是『玉鼎夫人』獨門信物，『玉鼎夫人』既已謝世，令師便脫不了干係。令師設若與血案無關，她何須避我？賈姑娘，在下不是蠻不講理的人，却也不聽無謂的辯駁。」

賈嫣亢聲道：「華公子，這不是辯駁，是事實。」

華雲龍冷峻的道：「事實要有證據，姑娘能替令師拿出證據來麼？」

賈嫣神色一怔，華雲龍接口又道：「姑娘不必徒費唇舌了，在下縱然欲見令師一面，却也並未斷言令師就是兇手或主謀。不過，令師何以不願見我，定有她的道理，在下要聽聽這個道理。

」

賈嫣櫻口一張，似欲說明什麼，但呆得一呆，却又長長浩歎一聲，道：「家師已離金陵，賤妾縱然答應替公子安排見面，那也是力難從心。」

華雲龍突然煩躁起來，峻聲喝道：「敬酒不吃吃罰酒，妳是逼我用强了。」

他此刻精芒電射，神色峻厲至極，顯然已經動怒了。

余昭南冷眼旁觀，忽然急聲道：「華兄稍安莫躁，賈姑娘之言，容或可信。」

華雲龍强抑怒火，目光移注，不耐的道：「你信她？」

余昭南將頭一點，道：「她講她師父已離金陵，大致信得過去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道：「哦？昭南兄另有所見麼？」

余昭南道：「並無所見，兄弟只是心有所感罷了。」

華雲龍奇道：「昭南兄感在何處？」

余昭南道：「賈姑娘言談之間，對華兄似乎十分尊重，而且能講的似乎也已講了。譬如她師父想要創立一個『姹女教』，這事本屬機密，賈姑娘却因華兄在場而直言無隱，據此類推，可知她講她師父已離金陵，當屬可信，不過，每到關鍵所在，賈姑娘却又吞吞吐吐，不肯直講，道理何在？兄弟就不解了。」

蔡昌義忽然怪叫道：「有道理，我也想起來了。」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惑然道：「你想起什麼？」

蔡昌義眉飛色舞，道：「賈姑娘的師尊啊！她不是因爲司馬大俠的血案迴避你。」

華雲龍心頭一跳，道：「你有證據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要什麼證據，有道理還不行麼？你請想，她師父若與司馬大俠的血案有關，賈姑娘何必說出師門來歷，那豈不是自找煩惱麼？」

幾句話簡簡單單，但却確有道理，華雲龍雙目眨動，啞口無言了。

只見賈嫣展顏一笑，道：「謝謝你了，蔡公子，你替賤妾伏義執言。」

蔡昌義戇直得很，雙手連搖，道：「不要謝我，我不解之處，比他們更多。」

華雲龍已陷沉思之中，那象徵余、蔡二人所講的話，已經發生了作用。

賈嫣心頭大爲舒暢，盈盈一笑，道：「你請問吧！賤妾但有所知，一定不令蔡公子失望。」

蔡昌義目光一亮，道：「眞的麼？那我問妳，妳爲何要將華老弟擄來金陵？」

這句話，他已憋了很久，他一直希望余、華二人能問，豈知他二人偏偏不問，如今却由他自己問了出來，他一個心直口快的人，心頭的舒暢，那是不必形容了。

詎料，賈嫣神情一怔囁嚅半晌，却無一言出口。

蔡昌義大感不忿，目光一稜，大聲叫道：「妳這人言而無信，這第一問，妳就不答麼？」

但見賈嫣臉泛桃紅，結結巴巴道：「賤妾……賤妾……」

忽聽雲兒吃吃一笑，道：「蔡公子，我師姐對華公子心儀得很，你何必一定叫她回答呢？」

這話一出，賈嫣垂下了頸，蔡昌義目光一楞，傻住了。

頓了一下，只聽華雲龍一聲冷哼，道：「小丫頭花言巧語，妳道華某信妳的鬼話？」

雲兒急聲道：「誰講鬼話，不信妳問我師姐，哼！開口罵人，多神氣嘛！」

華雲龍臉上一紅，但仍扳着臉孔，冷聲道：「我請問，所謂『人是多多益善』，這話可是你講的？」

雲兒眼睛一瞪，兩手叉腰，兇霸霸的道：「是我講的，怎麼樣？」

賈嫣將頭一抬，急聲道：「雲兒少講一句。」

雲兒鼻子一皺，氣唬唬的道：「他講話多氣人嘛！」

賈嫣幽然一嘆，道：「反正師父已經頒下禁令，不准咱們與華家的人來往，再講也是無用，妳又何必多生閑氣。」

話聲一頓，目光移注華雲龍，肅容接道：「華公子，非是賤妾不知羞恥，事到如今，賤妾不講，難以去你之疑。你請想，以你的人品，你們華家的聲望，身爲女子，幾人能不悠然嚮往？賤妾將公子擄來金陵，確是存了一份私心，好在事已過去，也無須再加掩飾了。」

她星眸中昇起一片霧水，頓了一頓，泫然欲泣的繼而又道：「至於雲兒所講『人是多多益善』那句話，賤妾不想隱瞞你，也不想多加解釋，總之，家師有意創建『姹女教』，創教匪易，憑咱們幾個女子，成不了大事，咱們姐妹遇上資秉相符的人，若是意氣相投，便有意延納入教，收歸己用，如此而已。賤妾言盡於此，信與不信，那是但憑公子了。」

這番話，縱有隱諱之處，却也堪稱坦率的了，何況其中另涉男女之情，華雲龍不是蠻不講理的人，更不是鐵石心腸，耳聞目覩之下，不覺惘然無詞以對。

那賈嫣的性子倒也硬朗，明明泫然欲泣，淚珠在那眼眶內滾動，但却强自抑止，不讓它掉下來，此刻忽又將頭一昂，向蔡昌義道：「蔡公子，還有什麼要問的麼？」

蔡昌義先是一怔，旋即亢聲道：「沒有啦！」

猛一轉頭，不願去瞧賈嫣的模樣。

那賈嫣淒然一笑，道：「既無可問，咱們喝酒。」

端起酒杯，一仰而盡，趁勢拂去眼中的淚珠。

這等舉止，當眞撼人心弦，余昭南默默無言，華雲龍更是心神俱震。

就在此刻，幽徑之上，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步履之聲。

賈嫣黛眉一蹙，惑然問道：「是陳二麼？」

只聽樓下一人答道：「是的，是陳二。外面來了兩位客人，堅持要嫣姑娘相陪。」

賈嫣眉頭皺得更緊，道：「你沒講，我在陪客。」

陳二及樓而止，道：「講了，來客蠻不講理，申言嫣姑娘若是不去相陪，他們要搗爛咱們的怡心院。」

蔡昌義心裡彆扭得緊，一聽此話，頓時怒吼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什麼人敢來撒野？告訴他們識趣一點，不然我打斷他的狗腿。」

陳二哀聲道：「蔡公子千萬歇怒，咱們生意人，惹他們不起。」

蔡昌義驀地站起，似欲奪門而去。

賈嫣急聲道：「蔡公子請坐，待我問問清楚。」

站起身來，走出廳門，倚着廊邊的朱欄，向下問道：「陳二，那是怎樣的兩個人？是熟客還是生客？」

陳二昂首上望，滿臉焦急之色，敞聲應道：「是生客。一個貴胄公子打扮，一個身着藍緞勁裝，臉貌醜陋不堪，兩人同是身佩寶劍，好像是江湖中人。」

賈嫣微微一怔，蹙眉道：「江湖中人？可知他們的姓名？」

陳二道：「姓仇，彼此一稱三哥，一稱五弟。」

慕聽來客姓氏，華雲龍等不覺悚然動容，紛紛離座而起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只見賈嫣身子一震，繼而急聲道：「你快去，穩住他們，說我就來。」

陳二應一聲「是」，轉身如飛奔去。

賈嫣回轉身來，華雲龍等已經到了門口。

只聽華雲龍激動地道：「是仇華？我正要找他。」

賈嫣焦急地道：「不，你要找他不能在這裡。」

華雲龍目光一稜，道：「那爲什麼？」

賈嫣憂形於色，道：「華公子，賤妾將你擄來金陵，已是大錯，我總想保持這片基業，這也是賤妾治酒相待的眞正原因。華公子，『姥女教』如能及早創立，對你們華家有益無害，你何必定要令賤妾爲難，要使賤妾弄得不堪收拾，愧對家師呢？」

她心中着急，講起話來，已是語無倫次了。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道：「我並無意與妳爲難，須知仇華也是殺害我司馬叔爺的嫌兇之一。」

賈嫣心情惶急，不願聽他多講，截口接道：「華公子，你若同情賤妾的處境，最好不要在怡心院與他碰面，去此一步，碰面的機會多得很啊！」

余昭南心中不忍，接口說道：「華兄，我聽你講，此仇華並非那仇華，不可能都與司馬大俠的血案有關吧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有關無關，現在言之過早，他二人同名同姓，屬下的人數與服式又儘相同，這中間豈無道理？機會難得，小弟不能當面錯過。」

賈嫣大急，道：「華公子，你是在扯自己的腿麼？」

華雲龍瞿然一驚，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賈嫣急急道：「實對你講，賤妾師徒時時都在注意江湖動態，目前至少有兩批人欲對你們華家不利，你若堅持要與仇華在怡心院碰面，破壞了咱們的基業，於你並無好處。」

華雲龍凜然一震，未及轉念，已聽蔡昌義大聲叫道：「走啦！走啦！小雲兒，將那寶劍行囊拿過來。」

雲兒聞言，急忙取過寶劍行囊。

賈嫣接到手中，又輕柔的遞給了華雲龍，撫慰似的道：「華公子，你請放心，咱們師徒決不作愧對華家的事，這是家師叫我轉告你的，你幫賤妾的忙，也就是幫你自己的忙，求求你，你請走吧！」

輕聲輭語，焦急中別有一番情意，華雲龍不覺脫口道：「那麼妳呢？」

賈嫣笑了，輕快的笑了，螓首微揚，凝視着華雲龍道：「我不要緊，我會處理的，謝謝你。」

雲兒適時接口道：「三位公子，請隨雲兒走。」

於是，華雲龍渾渾噩噩的接過行囊與寶劍，但覺腦際一片混沌，緊隨雲兒身後，由兩側繞至前院，跨上馬背，施施然轉回了「醫廬」。

「醫廬」漆黑一片，不見一絲燈亮，余昭南一聲驚呼，脫口叫道：「噫！怎麼回事？」

蔡昌義也道：「是啊！二鼓三點，不過戌末時分，怎麼都睡了？」

華雲龍心頭一緊，未及轉念，余昭南已自策馬急馳而去。

三人到達莊前，只見轉角掠出一條人影，輕聲問道：「是昭南兄三位麼？」

那人身法奇快，瞬眼已到眼前，原來竟是高頌平。

余昭南越發奇道：「頌平兄，怎麼回事？舍下有了變故？」

高頌平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，防患未然而已。」

輕輕一擊掌，院門應聲而開，前廳也燃起了燈火。

高頌平接道：「我守前院，博生兄守後院，逸楓兄與伯母坐鎮中廳，伯父四下巡視，往來接應，哈哈！守株待兔，僅僅逮住了你們三位。」

忽見「江南儒醫」出現在廳門之前，朗聲接道：「頌平言語欠當，你怎知沒有人來？」

高頌平朗聲笑道：「侄兒喝了半夜的西北風，我這是講個笑話。」

「江南儒醫」道：「講笑話不能傷人，傷人就是挖苦，那容易結怨的，逸楓的主意不算多餘啊！」

高頌平先是一怔，旋即朗聲道：「是，侄兒知錯了。」

華雲龍暗暗地忖道：這位前輩春風化雨，時時不忘規戒晚輩，更難得和煦宜人，令那受教之

人心悅誠服，「金陵五公子」追隨左右，那是受益匪淺了。

三人早已下馬，「江南儒醫」見到華雲龍手中的寶劍行囊，頗感意外的道：「怎麼？龍哥兒，此行沒有發生衝突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有勞老前輩懸念，此行縱然未曾發生衝突，晚輩却也迷惘得很。」

「江南儒醫」惑然道：「哦？究竟怎麼回事？」

余昭南接口道：「那賈嫣並未趨避，尚且備酒相待。」

蔡昌義對賈嫣的印象不壞，搶着接道：「賈嫣對華老弟不差，她是有問必答，坦誠得很。」

「江南儒醫」愕然道：「這就奇怪了，今夜前來探道之人，莫非與那賈嫣無關麼？」

高頌平雙眉一挑，驚呼道：「怎麼？今夜當眞有人來啦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蹙眉頷首道：「二更時分，有一人影瀉落東南跨院之中，那人影好似驚覺咱們已有防備，微一瞻顧，隨即又退了回去。」

蔡昌義急聲問道：「那是怎樣一個人？伯父怎的不將他截住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道：「那人身法太快，老朽趕到，他已走了，看去好像是個女子。」

話聲一頓，語鋒一轉，忽又道：「反正內情不簡單，咱們走，中廳去談，逸楓與你伯母都在中廳。」

身子一轉，領先穿過前廳，直朝後面走去。

華雲龍等面面相覷，不知來者何人，有何企圖，那高頌平不覺吐一吐舌，好似爲自己失言而解嘲，衆人頓了一頓，方始齊齊舉步，隨後行去。

一行人到了中廳，李博生已由後院回來，袁逸楓起身相迎，余老夫人臉含微笑，朝華雲龍點一點頭，道：

「龍哥兒回來啦？此行如何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接話道：「詭異得緊，咱們坐下談。」

老夫人神情一愕，道：「怎麼詭異得緊？」

衆人分別落坐，「江南儒醫」道：「那姓賈的女子不但未走，而且備酒相待，我在東跨院，又發現一個女子前來探道，等我趕去，她又走了，這中間定有講究。」

老夫人白眉一蹙，道：「哦！有這等事？那探道的女子是何來路，爾後未再現身麼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道：「那女子好似並無惡意，一頓就走，我原先認爲與那姓賈的女子有關，現在聽龍哥兒他們一講，似乎又不是那麼回事。」

話聲一頓，目注華雲龍，接道：「龍哥兒，還是你先講，你將始末詳詳細細講一遍。」

華雲龍將頭一點，頓了一下，乃道：「晚輩等到了怡心院，便有鴇頭陳二前來迎接，咱們與賈嫣見面以後，一面喝酒，一面打情罵俏……」

這時，早有家人送上香茗，衆人默然靜坐，細聽華雲龍敍說此行的經過。

在座的人，李博生與袁逸楓，乃是睿智敏慧的俊彥，余尚德夫婦更是前輩人物，經驗閱歷，聰明才智，堪稱超人一等，他們靜聽華雲龍的敍述，不時皺眉，不時瞪眼，聽他講完，仍是莫衷一是，與華雲龍一樣，同有迷惘的感覺。

廳屋之中，寂寧了片刻，蔡昌義但覺氣氛沉悶得很，突然亢聲道：「幹什麼啊！那賈嫣心地

不錯，她縱然有話不肯明講，那也是別有苦衷，咱們靜坐凝思，又能想出什麼結果？」

「江南儒醫」目光一抬，道：「昌義，你就是性子急躁，那賈嫣的心地縱然不錯，却也過於神秘了，況且今夜前來探道的是個女子，誰能斷定那女子與賈嫣無關？唉！江湖上的事詭譎多詐，不用腦筋去想，那就難免上當了。」

蔡昌義乃是生成的憨直心腸，叫他多用腦筋，那無疑驅羊上樹，只見他濃眉一軒，大聲叫道：

「用什麼腦筋嘛！任他詭譎多詐，我總以不變應萬變，華老弟暈迷多日，又折騰了半日一夜，該睡覺啦！就是要想，明日再想不遲。」

只見余老夫人站起身來，道：「老爺子，昌義講的也有道理，龍哥兒折騰了半日一夜，事情又復撲朔迷離，一時片刻也想它不通，夜色已深，早點休息，明日再講吧！」

老妻開了口，「江南儒醫」不便再講什麼，目光一掃，起立說道：「好吧！早點休息，反正急也不在一時。」

這「醫廬」的房舍極多，東西兩邊跨院是一般食客的住處，老夫婦住在後院，余昭南獨住中院，像袁逸楓、李博生等知己好友來時，便也在中院歇足。

華雲龍被引到東首一間客房，略事梳洗，便即就寢。

他那裡睡得着，輾轉床第，儘在想「怡心院」的事。

他愈想愈迷糊，殺害司馬長青夫婦的兇手留下一個碧玉小鼎，小鼎是「玉鼎夫人」獨門信物，「玉鼎夫人」縱然已死，獨門信物該不致流入旁人之手，況且他祖母又將「玉鼎夫人」的絕筆

書審愼的交給他，縫在他那防身軟甲之中，這不暗示血案與「玉鼎夫人」有關麼？既與「玉鼎夫人」有關，那賈嫣的師父——方紫玉便脫不了干係，但賈嫣爲何恁般坦率，對自己的身世絲毫不加隱瞞，誠如蔡昌義所講，那是自找煩惱了。

天下沒有願意自找煩惱的人，除非他是白痴，另有一說，那便是賈嫣私心仰慕，確已死心塌地的傾向自己，但賈嫣講得很清楚，她師父已頒禁令，不准與華家的人來往，且也表示「事已過去」，豈不顯示賈嫣是個以師命爲重的人？

他用勁翻了一個身，以被蒙頭，不覺自語出聲，道：「還得到南方去查，方紫玉看來與血案無關。」

講是這樣講，念頭仍舊轉個不停。

方紫玉的行徑令人難測，既像與華家等怨重如山，又像對華家關顧備至，這是什麼道理？再說，「姹女教」三字顧名思義，當知是一個仗恃女色，蠱惑男人的邪教，那賈嫣明知他們華家行俠仗義，決不容許這等邪教出現江湖，但賈嫣却也毫無顧忌的講了出來，是她們的宗旨自信正大？抑是料定他們華家無可奈何呢？

忖念中，他好似大吃一驚，猛翻身瞪大了眼睛，喃喃自語道：「什麼意思？『目前至少有兩批人欲對你們華家不利……』」

這句話是賈嫣講的，此刻他驀然記起，首先便想到賈嫣的用意是脅迫，脅迫他離開「怡心院」，不要與仇華碰面，不要鬧事，破壞了「姹女教」的基業。

繼而一想，又覺不對，賈嫣也曾講過，她們師徒決不作對不起華家的事，這句話固然有點諷

刺的意味，却也推翻了他那「旨在脅迫」的想法，於是，洛陽城外，那位玄衣少女的話，陡然湧向了腦際。

他記得玄衣少女曾講：「……江湖上正在醞釀大變，那司馬長青首當其衝，不過是替人受過……」又講：「令尊大人雄霸武林，聲威之隆，宛如日在中天，但仇敵遍天下……」這些話湧向腦際，他頓覺事有可信，心情越發沉重，越發的難以入眠了。

他本是無憂無慮，任何事不太在意的少年，此刻千斤重擔扛在肩上，竟也變成了心事重重，可知他性情縱然豁達，責任觀念却也極爲濃重。

因之，往事如風起雲湧，那尤氏，那黑猫，那醜陋的薛娘，嬌艷的阮紅玉，阮紅玉的師兄蕭仇，前後所見的仇華，一個個出現在他的眼前，揮之不去。

鷄鳴五更，天快亮了，他仍在想，想那前來探道的女子，那女子與賈嫣有關麼？如若無關，又是什麼來歷？目的何在？

思緒萬端，却理不出一個頭緒，得不出一個結論，他無奈，起身端坐，運功行氣，功行週天，始才漸漸入定。

入定以後，靈台清明，不知過了多久，他忽覺有人走進房來，雙目一睜，但見蔡昌義躡手躡足，正在掩閉房門。

他心頭又驚又奇，脫口叫道：「昌義兄……」

但見蔡昌義陡然旋身，豎起右手食指，尖起嘴唇，先作一個噤聲的手勢，然後悄聲道：「老弟，跟我走。」

華雲龍越發驚奇，也悄聲道：「有事麼？」

蔡昌義道：

「沒事，你先梳洗，要輕，要快，我等你。」

華雲龍暗忖，既然無事，爲何這般神秘，還要輕，又要快？

心中在想，不覺皺起眉頭，一面起身穿衣，一面問道：「昭南兄他們起身了麼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別管他們，咱們悄悄的溜走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溜走？爲什麼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去玩，我帶你遊覽名勝古蹟。」

華雲龍遲疑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蔡昌義急道：「快嘛！等他們起身，咱們就走不成了。」

話聲微頓，陡又接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金陵的名勝不可數計，清涼山、獅子山、鍾山、北極閣、鷄鳴寺、雨花台，燕子磯……至於莫愁湖與玄武湖，那是不用講啦！」

華雲龍道：「便是去玩，那也不能悄悄的走，總得……」

蔡昌義截說道：「總得怎樣？告訴余伯父麼那準走不成，等他們起身，準是思索呀，推敲呀，講那買嫣的事，頭都大啦！我是與你投緣，悄悄的帶你去玩，免得被他們纏住，你去不去？不去不勞駕，我一個人去。」

華雲龍本性就貪玩，再聽蔡昌義如數家珍一般，報出許多好玩的去處，心思早已活動，如今又聽蔡昌義這般說法，更覺不便辜負他一片盛情，但因寄住余家，余家父子心腸熱絡，自己正事

不辦，悄悄溜出去玩，總覺欠妥，因之又囁囁嚅嚅，決斷不下。

蔡昌義見他欲言又止，想去不去的樣子，忙又接道：「機會稍縱即逝，白天咱們去玩，晚上我陪你再走一趟『怡心院』，看看究竟，問問那個什麼姓仇的下落，這樣玩歸玩，辦事歸辦事，不很好麼？」

華雲龍想想有理，微一吟哦，道：「那……總得留個字條……」

蔡昌義眉開眼笑，連連揮手，道：「你去梳洗，字條我寫，快！」

走去桌邊，研墨濡筆，一揮而就。

只見紙條上寫着：「弟偕雲龍出遊，傍晚歸。」

花押更簡單，只有一個「義」字。

擱筆回首，但見華雲龍面含微笑，已在身後相待。

蔡昌義眼睛一瞪，道：「怎樣？你還不去洗……」

華雲龍道：「我用乾布擦了一把，免得驚動別人。」

蔡昌義先是一怔，繼而想打哈哈，突然警覺不能高喧，於是姆指一翹，道：「行！咱們心志一樣，跟我來。」

身子一轉，悄悄打開房門，掩了出去。

這時旭日甫昇，余家已有下人洒掃舉炊，他二人掩掩藏藏，到了側院，看清四週無人，縱身越過院牆，撒腿奔去。

奔出二三里，眼看已近城脚，華雲龍問道：「昌義兄，咱們進城麼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嗯！先進城，清涼山、鷄鳴寺、北極閣、都在城內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咱們先遊何處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清涼山，那鷄鳴寺就在山上，咱們在鷄鳴寺塡飽肚子再去雨花台撿鵝卵石。」

華雲龍不知什麼叫「雨花台撿鵝卵石」，又爲何要去「鷄鳴寺塡肚子」，但見蔡昌義奔行不歇，也就懶得再問，只是亦步亦趨，緊隨而行。他二人穿城而過，須臾到了城西。

所謂「清涼山」，實際只是個較大的丘陵，其高不足百丈，方圓不過二十里，但那山腰以上，禪林茂密，每當炎夏，清風徐來，蟬鳴滌人塵思，微風沁人心脾，頗有消汗生津的功效。「清涼山」之名，便是由此而來。

鷄鳴寺位於清涼山之巔，佔地不大，但香火鼎盛，此刻雖是清晨，朝山禮佛的香客却已絡繹於途了。

其中的緣故，一因禪林雅靜，空氣新鮮，城居的人，藉那爬山登高的機會，既可進香許願，又可鍛鍊筋骨，故此人人爭先，相沿成習，再者，鷄鳴寺的和尚煮粥待客，雖是薄粥，下粥的素菜，則是和尚的精心之作，脆香可口，食之宜人，而且不另收費，旁人也無法仿製，爲此一頓素粥而來，也是大有人在，蔡昌義所講的「鷄鳴寺塡飽肚子」，其理之一，也在於此。

他二人到達山下，放緩脚步，夾在香客之中，緩緩朝山巔走去。

這一條路，地區偏僻，上山的人不多，走到半腰，從四面上山的人會合一起，人數可就多了，但也沒有扎眼的人，便有扎眼的人，他倆志在遊山，恐怕也不會注意。

一片朗朗誦經之聲臨空傳來，那是和尚的早課猶未做完。

磬鐘木魚，貝葉禪唱，華雲龍聽了，頓感心頭一片寧靜，隔夜的煩惱爲之盡去，他不覺默然加快步子，循那誦經的聲音直奔山巔。

鷄鳴寺只有一座正殿，一座側殿，一座後殿，另有一個膳堂，一個接待香客的廳屋，膳堂在廳屋之後，廳後在正殿之右，厨房與寮房都在後面。

此刻，二三十個和尚，齊聚在那正殿之上，合十膜拜，全心全意的誦經。

華雲龍好似已經着迷，逕趨正殿，全神貫注的在那裡靜廳。

過了片刻，蔡昌義有些好奇，也有點不耐，悄悄的附耳言道：「怎麼回事？老弟！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霍然驚醒，他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，不知那木魚禪唱，爲何能令他悠然神往，當下尷尬的搖一搖頭，笑道：「沒有什麼……哦！咱們四下瞧瞧。」

也不等蔡昌義回答，身子一轉，緩步走向偏殿。

他這等神不守舍的模樣，瞧得蔡昌義滿頭霧水，好生不解，但却已令另外一人臉含微笑，點了點頭。

那人是個瘦骨嶙峋，滿臉皺紋，眼皮下垂，銀髯過腹的和尚。

這和尚毫不起眼，一串佛珠，一襲灰布僧衲，一雙多耳蔴鞋，如此而已。

可是，自從華雲龍登上山腰，他就遠遠盯在華雲龍的身後了。

遊罷寺院，蔡、華二人來到東南角上，眺望城景。

金陵城東南一帶，人煙稠密，房屋櫛比鱗次，當眞是紅塵十丈，熱鬧非凡，此刻不過凌晨，炊煙繚繞中，業已有人負販穿梭，熙來攘往，但那西北一帶，房屋雖也不少，大多都是公侯的深

院，縉紳的巨宅，街頭巷尾，冷冷清清，不見一個人影。

驀地，華雲龍神色一怔，目光電射，朝那鼓樓方向深深凝注。

蔡昌義好生詫異，不解地道：「怎麼？有什麼不對麼？」

華雲龍舉手一指，道：「你瞧，賈嫣的馬車。」

蔡昌義順他的手指望去，果見一輛馬車奔馳甚急，直向鬧市馳去。

他目光不如華雲龍銳利，瞧不清馬車的樣子，信口道：「金陵城馬車多啦！怎見得那是賈嫣的馬車？」

華雲龍肯定的道：「馬車雖多，款式不一，賈嫣的馬車我認得，決不會錯。」

蔡昌義道：「就是賈嫣的馬車又怎樣？她是妓女身份，宴夜應召，凌晨歸去，那也可能啊！」

華雲龍將頭一搖，道：「不可能，你忘了昨夜有仇華前去鬧事，指名召她相陪，她怎能脫身？」

蔡昌義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不能脫身又如何？縱有可疑，咱們晚上走一趟，可疑處自能迎刃而解，走啦！咱們喝粥去。」

抓住華雲龍的臂膀，就往膳堂走去。

他這人不肯多用心思，答不上來就用强，華雲龍只得耐着性子，跟着他去。

進了膳堂，方知食客之多，竟不亞於酒樓飯館，這膳堂一二十張桌子，幾乎已有人滿之患了。

膳堂中無人侍候，吃粥的人須得自己去盛，因之人來人往，顯得十分雜亂。

華雲龍入境問俗，跟在蔡昌義身後盛好薄粥，二人找了兩個空位坐下就吃。

菜是四碟：一碟霉千張，一碟醬素鷄，一碟糟乳腐，一碟脆黃九蔞芥，這與普通下粥的素菜並無二樣，但却入口芬芳，決非街坊之物可比。

粥至半飽，蔡昌義停口問道：「老弟！這素菜滋味如何？」

華雲龍抬起頭來，笑道：「妙！妙！……」

倏然住口，再無下文，而且笑容一斂，目光發直，像似楞了。

蔡昌義濃眉一蹙，不釋的道：「老弟，你今天……」

忽見華雲龍目光有異，不由話聲一頓，順着他的目光望去。

原來另外一張桌上，坐着一個儒衫佩劍的少年，一旁一個花信年華，面垂黑紗的女子，在那裡玩弄一頭朱睛熠熠的黑猫。

見到那黑猫，蔡昌義不覺也是一怔。

適在此時，那少年放下碗筷，抬起頭來，赫然竟是阮紅玉的同門師兄——蕭仇。

蔡昌義不認得蕭仇，但却曾聽華雲龍講過那頭黑猫。

只見那蕭仇目光一凝，霍地站起身來，陰陰一笑，道：「華老二，咱們久違了。」

話聲出口，那面垂黑紗的女子陡然抬頭，緊接着身子一顫。

她縱然面垂黑紗，縱然未曾携帶那頭黑猫，華雲龍也能一眼認出她的身份，她就是那似「守護」靈堂，自稱司馬長青「侍女」的尤氏，涉嫌最重的疑兇就在眼前，那是難怪華雲龍要發楞了

。

只見那尤氏扯一扯蕭仇的衣袖，悄聲說道：「不要生事，咱們走。」

蔡昌義倒也乖覺，陡然沉聲道：「走？那裡走？」

只聽華雲龍緩緩說道：「讓他們走，佛門聖地，不能沾染血腥。」

蔡昌義濃眉一軒，道：「怎麼？她不是……」

華雲龍將頭一點，接口道：「是的，她是尤氏，那不會錯。」

那蕭仇冷聲一哼，道：「華雲龍，本公子在鍾山等你，你敢去麼？」

華雲龍目光一稜，道：「一言爲定，卯時正在下必到。」

話聲一頓，凝注尤氏道：「此約以夫人爲主，在下有話向夫人請教，盼夫人不要爽約。」

尤氏囁嚅道：「賤妾……賤妾遵命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站起身來，道：「昌義兄，咱們走啦！」

撒開大步，翩翩然出門而去。

蔡昌義木然相隨，到達山腰，終究忍耐不住，乃問道：「老弟，你當眞相信那尤氏會赴約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她雖然是個有利的線索，却是起碼的脚色，去與不去，都無關緊要。」

蔡昌義訝然道：「那……那又何必約她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她若不去，證明她做賊心虛，血案必定與她有關，縱然另無發現，亦可全力追緝她，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日。」

蔡昌義道：「她若去了呢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按當日的情形看來，這尤氏與血案有關，依我的判斷，她若前去，自然會另邀幫手，合力對付我，那便是我求之不得的事了。」

蔡昌義先是一怔，繼而哈哈大笑道：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哈哈！想不到你……」

華雲龍輕輕在他肩上拍了一掌，道：「言多必失，懂了就好，咱們走快一點。」

於是，他二人携手併肩，匆匆下了清涼山。

這時，禪林深處，轉出那位骨瘦嶙峋的老和尚，望着華雲龍奔馳的背影，輕輕的搖了搖頭，然後挽起布衲的衣襟，顫巍巍的也向山下走去。

鍾山位於金陵之東北，繞城而行，不下五十餘里。

華、蔡二人好整以暇，由水西門出城，先到雨花台逛了一圈，然後越野奔馳，風掣電閃一般，逕朝鍾山奔去。

到達山麓，已是卯初時刻，仰望高山，但覺紫氣氤氳，山勢雄偉，又名紫金山。

蔡昌義怔了一怔，喘口氣道：「偌大一座鍾山，剛才忘了講個確切的地點，如今究竟在那裡等？」

華雲龍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好在時辰尚早，咱們先登山峯，有人到來，當可一覽無遺。」

這是眼前唯一可行之策，蔡昌義自然無話可講，二人再次邁開步子，奔向山峯。

須臾，山峯已近，忽聽一個嘶啞的婦人厲喝道：「站住！你再向前一步，我砍斷你的狗腿。」

華雲龍聳然一凜，忖道：是薛娘？她怎麼……

疑念剛起，只聽一個男子聲音輕狂的一聲冷笑，道：「螳臂擋車，哈哈！你這醜婆娘不知好歹，竟敢……」話猶未畢，華雲龍陡地一聲沉喝，道：「快！是仇華。」

話聲中，身形冲天而起，撲向峯巔。

他二人到達峯巔，但見那是一塊高低不平的草地，約莫十來丈方圓，東西兩面是密林，東北角有一片斷崖，谷深不知幾許，此刻除斷崖一面無人把守外，其餘三面，圍繞着一十六名紫衣勁裝大漢，草地中央，一位二八年華的玄衣少女手執短劍，怒目而視，薛娘擋在她的身前，醜陋的面孔雙目噴火，筋肉抽搐不已，雙手漆黑如墨，顯然已是運足功力，準備出手，但那仇華目光淫邪，却是視若無覩，仍舊陰惻惻臉含淫笑，一步步向前逼去，另外一位二十歲上下的錦衣少年站在一側，看樣子也是那仇華一路。

這陣仗，那是仇華動了淫念，要向玄衣少女下手了。

蔡昌義本是個火暴性子，瞥目之下，頓覺怒氣洶湧，驀地一聲沉喝道：「止步！欺凌婦女，你算是那一門的好漢？」

這聲沉喝，氣發丹田，聲震耳膜，那仇華聳然一驚，不覺脚下一頓，轉過身來。

玄衣少女驀然見到華雲龍，脫口一聲歡呼，道：「華公子！」

此刻，那仇華也已瞧見了華雲龍，只見他眉頭一軒，陰惻惻的道：「咱們有緣啊！哈哈！你詭稱白琦，在本公子身上做了手脚，劫走那堂子裡的姑娘，也不怕辱沒你們華家的名聲？」

華雲龍聽了這話，暗暗吃驚，忖道：怎麼？賈嫣拆穿我的底細了？她究竟……

詎料他疑念未了，又聽玄衣少女失聲尖叫道：「天啊！你……」

這聲尖叫似有失望的意味，但却毫無來由，華雲龍尚未來得及轉念，只聽那薛娘冷聲截口道：「小姐，別忘了咱們的目的，任他劫走那裡的姑娘，那都與咱們無關。」

這片刻間，玄衣少女脫口歡呼，繼而又失聲尖叫，加上薛娘截口之言，與那仇華的諷言諷語，可眞將蔡昌義弄糊塗了。

只見華雲龍長長吁了口氣，挺身朝那玄衣少女走去，道：「姑娘！你別傷心，事情的究竟，我已略略測得一些眉目，那與姑娘無關，至於令尊之事，往後在下尚能盡力，決不推辭，眼前請你先走一步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忽聽那仇華哈哈大笑道：「姓華的，這檔子事，你又要插上一脚麼？」

華雲龍不予置理，逕自接道：「姑娘，在下言出由衷，華家的子弟，決不做食言背信，辱沒家聲的事，你請走，此間事由我料理。」

玄衣少女泫然欲泣，未置可否，薛娘仍是一臉寒霜，並無退走之意。

只聽那仇華冷聲一哼，道：「由你料理？哼！你自顧不暇，還要越俎代庖，管別人的閒事？」

目光一顧另一錦衣少年，又道：「老五，咱們上，死活不論。」

掄臂一掌，颼然朝華雲龍側背擊去。

華雲龍身子一轉，避過急襲而至的掌風，峻聲喝道：「且慢！在下有話要問。」

只聽「嗆啷」一聲，錦衣少年撤出長劍，一劍橫掃，朝華雲龍攔腰揮去，冷聲道：「陰間不

少糊塗鬼，多你一個，又有何妨。」

口齒刻薄，劍勢凌厲，這一劍去勢如電，威猛無比，大有一劍傷人之勢，玄衣少女瞥目之下，不覺一聲驚叫，瞪大了眼睛。

華雲龍倒是毫不在意，左手一揮，掌風急襲，直朝來劍撞去，口中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講個清楚再打。」

那仇華一掌落空，反臂一探，順勢執劍在手，一招「千里揚帆」，振腕刺去，道：「仇華，你可聽清啦？」

仇華？那錦衣少年也叫仇華？那豈不是第三個仇華了？

華雲龍心神一震，左脅險險中了一劍，蔡昌義一見大急，正待騰身而起，撲出解救，忽聽玄衣少女尖聲叫道：「華公子，接劍。」

話聲中，她那光華閃閃，長不逾尺的短劍疾若掣電，猛朝仇華背後飛來，那仇華不遑傷敵，連忙撤招收劍，橫跨一步，避了開去。

蔡昌義心頭一寬，不覺忖道：此女與華老弟有怨，却又對華老弟有情，這倒是「道是無情却有情」了。

心中在想，目光却未敢稍瞬，只見那短劍去勢依舊，華雲龍眼看不能不接，急切間右臂一探，那光華打閃的短劍，已被他緊緊夾在食中兩指之間。

一劍在手，華雲龍宛如猛虎添翼，但見他短劍一揮，頓時展開一輪強攻，將那兩個仇華逼得連連後退不已。

攻勢中，華雲龍暗暗忖道：武林之中，那裡來許多仇華？錦衣少年被稱爲老五，馬臉漢子該是老三啦？我且放他一馬，看看他們的武功路數，再作道理。

他這樣一想，頓時裝作內力不繼的模樣，劍勢緩了一緩。

高手過招，焉能有一絲怠慢？

兩個仇華，其武功均是已登堂奧之人，只因一着怠忽，便自失去了先機，屈居下風，如今眼見華雲龍劍勢一緩，這乃是千載難逢的平反之機，怎肯輕易失之交臂？

只見他二人臉露喜色，劍勢一緊，「刷刷刷」連攻三劍，頓時扳回了優勢。

他二人原先處於下風，劍法不能展開，此刻扳回了優勢，二柄長劍，霎時宛如游魚得水，得心應手的活躍起來。

果然，他二人的劍法辛辣有餘，沉穩不足，配合施展，更見詭異多變的特性，與那洛陽仇華所使的劍法如出一轍。

試了二十餘招，華雲龍暗暗忖道：劍法一致，乃是藝出同門了，但不知同名同姓的仇華共有多少？

他忽然振腕一劍，朝那身着錦衣的仇華劈去，同時峻聲道：「講！爾等可是『玄冥教』主的門徒？」

這一劍猶如天外來虹，勁急銳猛至極，錦衣仇華心神一震，不覺退出了一步。

馬臉仇華猛一上步，劍尖挽起一片寒芒，不顧一切，逕朝華雲龍背後三大要穴點去，目的在解那錦衣仇華之危。

殊不知拚命救人，自己的空門必將大露，但見華雲龍猛一旋身，短劍一揮而至，倏然間，但覺頂門一涼，他不覺駭然怔住。

華雲龍一笑而退，道：「請問，在下的劍勢下沉三分，後果如何？」

後果如何？那是不用問了。

馬臉仇華頭皮一炸，全身冷汗直冒，深深吐了一口冷氣。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接着又道：「我請問，令師座下，同名同姓的仇華共有幾個？」

馬臉仇華如受催眠，脫口道：「八個。」

華雲龍臉色倏寒，道：「八個人同一姓名，那是正對咱們華家而來，令師與華家有仇麼？」

馬臉仇華驀地一怔，這才警覺已經失言，頓時臉色灰敗，驚慌失措的無詞以對。

錦衣仇華忽然亢聲道：「老三，一句是講，八句十句也是講，既然已經講了，知道的咱們講吧！」

華雲龍雙眉軒動，暗暗忖道：師兄弟年紀彷彿，姓名相同，彼此的稱謂，毫無大小之分，其師的爲人不言可知了。

心中在想，口中言道：「閣下不失是位漢子，請問『玄冥教』的總壇設於何處？」

錦衣仇華道：「本教尚未開壇，開壇之日，定會遍傳武林帖，通知你們華家。」

華雲龍將頭一點，道：「洛陽司馬大俠夫婦可是你們遣人所殺？」

錦衣仇華道：「是……」

馬臉仇華緊接着道：「不是。」

華雲龍目光一稜，沉聲喝道：「究竟是與不是？」

馬臉仇華道：「咱們兄弟都講了。」

華雲龍皺眉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錦衣仇華道：「是與不是，全是。這有什麼難懂得？嘮叨！」

華雲龍怒氣陡昇，頓了一下，忽又强自按捺下去，道：「看來沒有眞憑實據，你們是不肯坦白承認的了。」

錦衣仇華雙目一瞪，口齒啟動，正待講話，忽聽一個蒼勁的聲音，接口道：「小兒定要知道，可問老夫。」

華雲龍怦然一震，急忙循聲望去，不知何時，南邊到了四個年屆古稀的老者，懷抱黑貓的尤氏，與那儒衫佩劍的蕭仇，分立在他們兩側。

劍谷幽魂

本書係倪匡先生嘔盡心血的新作——文筆瀟洒、故事曲折、耐人尋味。

這是一部別具清新的武俠小說，故事纏綿、文詞秀麗、流暢，且佈局新穎精奇、言情細膩、神奇絕倫、實爲不易多見的佳作。

現已出版，敬祈愛讀武俠小說者，儘速閱賞！

六

這幾人來得毫無聲息，便連蕭仇與尤氏，其輕功也似突然增進了。

華雲龍瞥目之下，怵然心驚，不覺忖道：「幾個老人是何來歷啊？聽他們的口氣，好像知道血案的內情，又好像與咱們華家懷有深仇大恨，難道……難道眞是衝着咱們華家而來？」

他忖念未已，只見蔡昌義躍了過來，寒着臉孔道：「諸位都是上了年紀的人，講話爲何這般無禮？小兒，小兒，誰是小兒？叫你們一聲老兒，你們作何感想？哼！豈有此理。」

這幾句話辭鋒之利，宛如箭鏃一般，四個老人齊都一怔，但見其中一位瘦長老人面色陡沉，厲聲喝道：「小子可惡，講！你叫什麼？」

蔡昌義夷然無懼，將頭一昂，道：「蔡昌義，『金陵五公子』之一，怎樣？」

他那神態倨傲至極，瘦長老人大爲震怒，頓時目光一稜，就待發作。

適時，居中一位鳩面老人抬臂一攔，道：「樊兄且慢，黃口小兒，乳臭未乾，咱們何須與他一般見識。」

這一刻，華雲龍心情緊張至極。他察言觀色，心知面前幾位老人，無疑與他司馬叔爺的血案有關，如能抓住此一機會，不難查出血案的內情，但若就此衝突起來，那便無法心平氣和的細加探詢了。

因之，鳩面老人話聲一落，他連忙搶前一步，朝那老人抱拳一拱，道：「小可華雲龍，請教

老丈怎樣稱呼？」

他講這話不亢不卑，氣派極大，不像是個年未弱冠的孩子，倒像是個久走江湖的中年人，鳩面老人聞言之下，先是一怔，繼而白眉一揚，冷然說道：「當年有個九陰教，你可聽人講過？」

華雲龍心頭一緊，但仍淡然微笑，道：「也曾聽人講過。聞說九陰教屢經挫敗，當年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鳩面老人冷冷一哼，道：「當年二度南遷，如今再次重臨；要與你們華家逐鹿江湖，一爭雄長。」

華雲龍大吃一驚，暗暗叫道：「果然是衝着咱們華家而來，果然是九陰教的餘孽，這老兒直言不諱，想必定有所恃，所謂江湖將有大變，看來並非空穴來風了。」

他心中驚疑不已，表面却仍鎮靜如恆，驀然笑道：「老丈言重了，咱們華家自先祖以還，嚴於律己，寬以待人，如今已是第三代了，三代於茲，縱然不敢自誇仁義，却也無意與人爭強鬥勝，這……這也不必講了，請問老丈是……」

話至中途，辭鋒一轉，倏又話聲一頓，臉含微笑，靜靜等待對方回答。

這幾句話，語氣縱然和緩，詞意却也嚴正，鳩面老人聽了，不禁目光一凝，又在華雲龍臉上仔細瞧了一陣，半晌過後，始才朗聲大笑，道：「好！很好！華家子弟，的是與人不同。」

話聲微頓，倏又接道：「老夫姓厲名九疑，九陰教刑名殿主，二十年前，也曾拜領令尊大人一掌之賜。」

忽聽蔡昌義做聲叫道：「好啊！一掌之賜，那你是討債來的？」

華雲龍心頭着急，連忙側首一顧，道：「昌義兄，你稍安無躁，咱們不可失了禮數。」

蔡昌義眼睛一睜，道：「禮數？對他們還禮數？你知道他們幹什麼來的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小弟知道，但……」

蔡昌義道：「知道就好，咱們速戰速決，不要拖泥帶水。」

華雲龍啼笑皆非，只得不予置理，臉龐一轉，朝那刑名殿主，道：「這位蔡兄講得不錯，厲殿主似爲家父一掌之仇而來，更有逐鹿江湖的雄心，爲公爲私，小可首當其衝，責無旁貸，那是難免一戰了。」

言猶未畢，忽聽那位瘦長老人陰陰一笑，道：「小子的口氣不小！『爲公爲私，責無旁貸。』你講這話，敢是想獨力承擔，阻撓本教行事麼？」

華雲龍目光一轉，凝注瘦長老人，道：「老丈尊姓大名？在九陰教居何職司？」

瘦長老人傲然道：「老夫樊彤，九陰教傳道堂主。」

華雲龍臉色一整，忽然肅容道：「那很好，樊堂主，小可請問這父債？」

自稱「樊彤」的瘦長老人一愣，道：「父債子還啊，何須多問？」

華雲龍將頭一點，道：「不錯，父債子還。家父與厲殿主有一掌之仇，華老二身爲人子，難道這一掌之仇，小可就承擔不得麼？」

樊彤不覺一怔，華雲龍逕自接道：「樊堂主，小可再告訴你一點：雲中山『落霞山莊』的人，素來以武林安危爲重，任憑是誰，倘若在江湖上興風作浪，華家的子弟，必與之周旋到底，九陰教也不例外，樊堂主盛氣凌人，那是沒有用的。」

原來他繞了一個圈子，目的仍是表明態度，那樊彤聞言之下，不禁氣爲之結，楞了半晌，始才發聲厲笑，道：「小子有種啊！有種啊！」

話聲之中，一步步向前逼來，那模樣已是無法忍耐，要出手了。

蔡昌義大爲歡暢，擊掌叫道：「痛快！痛快！老弟，我去會他一會。」

步子一邁，就向樊彤迎去。

詎料邁出一步，已被華雲龍一把拉住。

華雲龍道：「慢來，昌義兄，小弟有話要講。」

那樊彤緩緩逼來，脚下未停，峻聲接道：「不必講了，咱們手底下見眞章。」

華雲龍唯恐蔡昌義忍耐不住，身子一側，擋在他的面前，沉聲說道：「樊堂主，請你放明白一點，眞要動手，小可並無所懼，小可乃是有話要問，難道你不敢回答麼？」

樊彤目光一稜，冷冷一哼，道：「老夫明白得很，宰了小的，老的自然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忽聽一個老年婦人的聲音，冷然接道：「樊彤回來，你太傲慢了。」

樊彤身子一震，急急轉過身去，恭聲俛首道：「是，樊彤參見教主。」

霎時間，「參見教主」之聲不絕於耳，厲九疑等三個老人，一個個躬身垂首，退向一側，另外蕭仇與尤氏，更是兩膝一彎，拜了下去。

華雲龍凜然一驚，急急抬目望去，但見這片草地的南面，站着一個臉如滿月的老年婦人，另外一個體態輕盈，秀髮垂肩的少女，隨侍在她的身側。

那臉如滿月的老婦人體形高大，穿一身黑衣寬袍，銀髮飄飄，散披肩後，右手拄一根黑色鋼

杖，那鋼杖上端雕着九個女鬼頭面，一個個披頭散髮，獠牙外露，神情極是猙獰，頂端那個鬼頭，形像與老年婦人頗爲相似，但那老年婦人除了臉色蒼白，不帶絲毫血色，雙目含煞，令人見而生懼之外，却又不甚獰惡。

華雲龍暗忖道：「這就是九陰教主麼？那也好，免得我再到南荒去尋。」

轉念至此，目光倏地一凝，深深注視着那位秀髮垂肩的少女，發起呆來。

原來那少女極美，美得不可方物，縱然是王嬙重生，西子復活，想來也不過如此。

但見她荳蔻年華，瓜子臉龐，蛾眉如黛，鳳目點漆，瓊鼻豐盈，櫻口似丹，那削肩，那聳乳，那纖腰，那圓臀，裹在一襲雪白的衣裙之下，越發顯得玲瓏纖巧，美若天仙，人世之間，怕難見到第二個了。

華雲龍生性風流，見不得美女，眼前這位美女，乃是人間絕色，乍見尚不在意，愈看愈覺好看，越看越感到心傾，一時之間，不覺瞠目咋舌，忘其所以。

這片刻間，場中一片沉寂，兩個仇華與手下之人聚在一起，薛娘主僕併肩而立，站在華雲龍的側後，衆人的目光，齊都投注在九陰教主與那絕色少女的身上。

須臾，那九陰教主雙目之內，射出兩道冷焰，先朝四外之人電掃一匝，隨即左手一揮，喝道：「免禮！」

四個老人齊聲一喏，站直了身子，蕭仇與尤氏仆身一拜，始才起立，退向一側。

華雲龍聞聲驚醒，訕訕然臉色微紅，目光轉動，朝那九陰教主望去。

只見九陰教主鬼頭杖輕輕一頓，接道：「樊堂主，你知錯麼？」

那樊彤身子一躬，囁囁嚅嚅道：「屬下……屬下……」

九陰教主冷冷一哼，道：「我是怎樣吩咐你們的？想那華天虹一代英豪，老身當年也對他欽佩三分，你性子急躁，又復不修口德，居然與華家後代爭一時之氣，豈不令老身失望？」

樊彤恭聲道：「華家小兒狂妄自大，口齒犀利，揚言要與本教周旋到底，因之屬下……」

九陰教主將手一揮，道：「不必講啦！那是他們華家的家訓。」

忽又輕輕一聲嘆息，接道：「嚴格的講，憑他們華家的武功成就，確也夠資格講這句話。」

那樊彤聞言之下，大不爲意，道：「屬下不信。」

九陰教主目光之內，威稜重現，沉聲喝道：「住口！你是不信華家的武功成就，還是不信我講的話？」

樊彤凜然躬身，道：「屬下不敢！屬下一片忠心，唯教主之命是聽。」

他那神態惶恐至極，看去極爲恭敬，九陰教主冷視有頃，忽然嘆一口氣，道：「這也難怪於你，你久居關外，極少到中原走動，十五年前承蒙不棄，投效本教，相助老身拓展教務，始才略知中原武林的梗概，事非目覩，更非親身經歷，縱然不信，也在情理之中。」

話猶未畢，那樊彤已自躬身作禮，道：「是，教主明鑒。」

九陰教主輕輕揮手，道：「老身仰仗之處尚多，你也不必介意。總之，身在本教，盼以教規爲先。同時，那華天虹確是一代英豪，爲人光明磊落，孝義兩全，縱然與本教爲敵，咱們也不該輕加侮蔑，這一點，盼你務必記在心中。」

話至此，那樊彤縱然心有不忿，此刻也只有恭聲唯唯的份兒了。

這一刻，華雲龍雙目不瞬，凝注着九陰教主的神態，細聽二人的講話，他對九陰教主的第一個印象，那便是睿智深沉，是個極端難鬥的人物。九陰教主恭維他的父親，他爲人不笨，心中也就格外的有了警惕了。

他暗暗忖道：「什麼道理啊？樊彤既是九陰教的堂主，又似客卿的身份，那九陰教主當着外人之面，還說『仰仗之處尚多』，究竟仰仗他什麼呢？」

轉念至此，已聽九陰教主揚聲道：「華小俠，你請過來一下。」

此刻，九陰教主臉含微笑，講話的語氣也極和善，華雲龍不覺微微一怔，口齒啟動，欲言又止，一時竟失了主宰。

只聽蔡昌義亢聲叫道：「不過來！」

九陰教主一笑，道：「我沒有叫你啊！」

蔡昌義一愣，道：「這……這也一樣，咱們爲什麼聽你的？」

九陰教主笑道：「你好不講理，老身偌大年紀，有話要講，難道叫我移樽就教麼？」

是啊！年有長幼，人有尊卑，尊卑姑且不論，叫年長之人移樽就教，於禮不合，蔡昌義瞠目結舌，不覺楞住。

只聽華雲龍輕聲說道：「她講得有理，咱們過去。」

邁開步子，坦然行去，蔡昌義無可奈何，只得緊隨其後，默然而行。

忽聽那玄衣少女惶然叫道：「華公子，你小心，她笑裡藏刀，定是不懷好意。」

九陰教主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小姑娘，妳對華小俠很關心嘛！」

玄衣少女玉臉一紅，吶吶地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薛娘冷聲接口道：「不要理她，咱們對誰也不關心。」

九陰教主朗聲一笑，還待講話，華雲龍已經走到她的面前，抬手一拱，道：「華雲龍見過教主，教主有話，不妨請講，她們是局外之人，與在下毫不相關，口舌戲謔，有損教主的尊嚴。」

九陰教主這才臉容一整，凝目而視，笑道：「你倒頗有你父親的氣派哩！」

華雲龍肅容道：「在下年事雖輕，却不敢妄自菲薄。」

九陰教主點一點頭，道：「嗯，有志氣，你是華家的老二？是白君儀所生麼？」

直呼他母親的名諱，華雲龍臉有不懌之色，眉頭一皺，道：「教主乃是有爲而來，在下也無隱瞞的必要，不過，當着人子之面，直呼其尊親的名諱，教主有失身份了！」

九陰教主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年輕人應該開朗輕鬆一點，老氣橫秋，那就不討人喜歡了。」

華雲龍淡淡的道：「在下無意討好教主。」

九陰教主道：「那是當然，老身在與你們華家爲敵啊！」

話聲輕頓，倏又接道：「不過，我告訴你，我對你的母親極爲投緣，當年也曾有意收她爲徒，傳我衣缽，只因你母親迷戀你的……」

接下去自然是「你的父親」如何如何。由於那「迷戀」二字，在身爲人子的華雲龍聽來，極爲刺耳，因之他大感不耐，截口說道：「往事不必重提，你講正事吧！」

九陰教主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也好，你祖母好麼？」

華雲龍心頭厭煩，冷冷的道：「托福。」

九陰教主又問道：「你父母呢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也托福。」

話聲出口，突然感覺不對，那九陰教主口中應諾「講正事」，但却一股勁兒儘問尊長的安好，前後豈不矛盾？他心生警惕，不禁雙目凝神，一瞬不瞬的注視着九陰教主。

九陰教主淡淡一笑，道：「你們華家的人，自從息隱家園，便極少在江湖上走動，老身幾次有意前去探望你的母親，總是不敢造次，唉！看來所謂緣份，也只能到此爲止了。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「這位教主唉聲嘆氣，翻來覆去的儘講無關痛癢的事，究竟是何企圖啊？哼！我可不耐煩和妳饒舌。」

他這樣一想，當即將頭一昂，道：「中原武林，有一位九命劍客，請問教主知道麼？」

九陰教主目光一凝，道：「知道嘛！他不是過世了麼？」

華雲龍暗暗咬牙，將頭一點，道：「是的，他老人家過世了，還有在下的叔祖母，據說我那叔祖母，當年乃是教主座下的幽冥殿主，此事當眞麼？」

九陰教主坦然頷首，道：「不錯，她暗戀司馬長青，居然私下叛離本教，下嫁你那司馬叔爺，逃到洛陽去落籍。這是近二十年來，老身最爲痛心的兩件大事之一，另外一件，便是『玉鼎夫人』顧鸞音暗戀你的父親。」

有關「玉鼎夫人」的事，華雲龍本來極想知道，但此刻好不容易單刀直入，涉及主題，那裡還有時間去問，只見他微微一頓，冷然說道：「江湖傳言，我那司馬叔爺夫婦乃是教主遣人所害，教主作何解說？」

九陰教主夷然道：「是這樣傳說麼？那也沒有什麼不對啊！柯怡芬乃是本教的叛徒，老身遣人取她的性命，這是整飭教規，有什麼不對呢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繼而聲色俱厲的道：「哼！這是你的理由麼？但我請問，九命劍客可是教主的屬下？」

九陰教主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九命劍客勾引婦女，使本教損失一位殿主，元氣大損，若論罪魁，他是禍首，沒有他，柯怡芬何至於叛離本教？」

華雲龍氣爲之結，喘了一口大氣，厲聲道：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，我請問，兇手是那尤氏？」

忽聽那絕色少女冷冷一哼，道：「所謂兇手，不過是執行教令的人，你問他則甚？」

這少女艷若桃李，冷若冰霜，現身迄今，不言不動，更不見一絲笑容，此刻突然接口，講起話來，宛若嚴冬的寒冰，那聲音雖似銀鈴一般，聽入旁人的耳中，則像是澈骨的冷風，刺人心肺，令人不寒而慄。

華雲龍心神一震，移目而視，怎樣也不敢相信那聲音竟是出自少女的櫻唇，楞了半晌，忽然問道：「請問姑娘是……」

那少女冷冷的道：「幽冥殿主梅素若。」

華雲龍暗吃一驚，忖道：「怎麼？她竟是幽冥殿主？」

須知當年的九陰教，自教主以下，分轄兩大殿是幽冥殿與刑名殿，三偏堂是傳道堂、引荐堂和司理堂，這兩殿三堂的殿主和堂主，固然都是教主屬下的首腦大將，但以地位之尊與武功之高

來講，則幽冥殿主無疑是教主以下的第一人。華雲龍乃是雲中山「落霞山莊」的老二，對這些往事自然知道一點，這少女年紀不過十六七歲，居然自稱是九陰教的幽冥殿主，那是難怪他要暗暗吃驚了。

驚疑是一回事，天生的風流性格又是一回事，那幽冥殿主梅素若確實太美了，華雲龍先是楞然凝視，繼而恍恍惚惚，一腦袋綺麗幻夢，就想如何一親芳澤，摟一摟她的纖腰，嚐嚐她嘴上的唇膏。

忽聽那九陰教主陰惻惻的一笑，道：「華小俠，老身這位幽冥殿主可是很美麼？」

華雲龍瞧得痴了，渾渾噩噩的將頭連點，道：「美！美！美……」

只聽蔡昌義亢聲吼叫道：「美個屁！給我妹妹倒馬桶，我妹妹還嫌她……」

遠處那位玄衣少女接口道：「這叫臭美啊，哼！自知難敵華家的武功，先擺下一條美人之計。」

他二人同樣的話未講完，那九陰教主已自大笑，道：「小姑娘，妳的醋勁不小嘛？」

只聽薛娘厲聲喝道：「放屁！咱們一心要取華家小子的性命，誰吃妳們的醋？」

衆人七嘴八舌，吵鬧不休，那幽冥殿主梅素若恍若未聞，仍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模樣，好似生來就不帶感情，縱然爲她而爭論，她也無動於衷。

華雲龍被蔡昌義吼聲驚醒，念頭一轉，堆起滿臉笑容，斯斯文文的朝那幽冥殿主梅素若作了一揖，道：「原來是梅殿主，在下這廂有禮了。」

幽冥殿主梅素若驀然說道：「有話就講，少作態。」

華雲龍不以爲忤，笑容可掬地，道：「江湖上有一句俗話，叫做『血債血還』，梅姑娘聽說過麼？」

梅素若不答反問，冷然道：「你是要兇手償命？」

華雲龍哂然道：「償命是報仇的行動，倒不用在下操勞。在下僅是奉家嚴之命，追查血案的經過，誰是主謀？誰是主兇？誰是助紂爲虐，共同行兇的人？其間的因果如何？都是在下必須查明的事。姑娘若能見示，在下感激不盡。」

梅素若道：「哼！想要知道的事，倒還不少哩！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毋枉毋縱，這是咱們華家處理事情的信條，小節不明，可能會鑄成大錯，因之……」

言猶未畢，梅素若冷冷一哼，不屑的道：「講話佔盡仁義一面，可惜令尊錯派了人？」

華雲龍不作意氣之事，哂然道：「照梅姑娘的看法，家嚴應該派誰呢？」

梅素若道：「他應該親自出馬查究。」

華雲龍心頭一動，急速忖道：「對啦！這些人講起話來，轉彎抹角，欲語還休，莫非是探查爹爹的動向？哈哈！我何不騙他們一騙。」

他是個不守羈勒的性子，念之所至，想到便作，當下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梅姑娘想錯了，我那司馬叔爺，乃是先祖唯一的盟弟，他老人家突然慘遭非命，家祖母怒惱之下，已經悉遣華家的人，分頭追查，家嚴豈能例外？哈哈！說不定他老人家早已到了金陵了。」

這話本是信口編造，不無破綻可尋，但他愈講愈是順口，最後竟哈哈大笑起來，衆人乍聽之

下，焉能辨其眞僞，一時之間，竟而紛紛怔住。

場中沉寂了片刻，忽聽那錦衣仇華悄聲道：「老三，咱們走。」

他未等馬臉仇華回答，已自舉手一揮，率領手下紫衣漢子，如飛掠下山去。

同一時間，那薛娘扯一扯玄衣少女的衣袖，也悄聲道：「小姐，眼下在此無益，咱們也走吧！」

玄衣少女固執的將頭一搖，道：「不，咱們再等一等。」

蔡昌義一見斯狀，突然縱聲大笑，道：「好啊！聽說華伯父一到，跳樑小醜鷄飛狗竄了。」

那九陰教主聞言之下，神色也是一變，但她畢竟是一教之主，見解與定力，俱都超人一等，瞬息就恢復常態了。

此刻，只見她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華小俠，你很會騙人嘛？」

華雲龍模稜兩可的道：「信與不信，但憑教主，在下無意吓唬妳。」

只聽梅素若冷然道：「哼！華天虹同樣是人，吓唬不了誰。」

華雲龍朗聲道：「是啊！家嚴不是神，他老人家到與未到，都與在下所負的使命無關；姑娘美若天仙，心比神慈，盼能示知那兇手是否尤氏？見到家嚴，在下便可覆命交差了。」

這幾句話，既不墜乃父的聲望，又點醒了梅素若同樣是「人」，非但將那拍馬討好，有意親近的心願，掩藏在光明正大的「要求」之下，巧妙的暗示了梅素若，而且無疑在說：「妳也是人啊！妳何須冷冷冰冰，裝得像一座冰山呢？」梅素若假如領悟他話中的含意，豈不尷尬。

只見梅素若眼神一亮，似有怒意，頓了一下，倏又冷然道：「僅查兇手，不問主謀，你怎樣

交差？怎樣覆命？哼！討好賣乖，偎薄可惡，再若不知自量，本姑娘定必重重懲治你。」

「討好賣乖，偎薄可惡」八個字，毫不留情的揭穿了華雲龍的意向，也表明了她自己的態度，只聽那九陰教主暢聲大笑，道：「好！若兒，爲師的可以揚眉吐氣了。」

梅素若冷然如故，道：「若兒不敢忘懷您老的期許。」

原來這梅素若乃是九陰教主的徒弟，原來她那冷若冰霜的神態，並非與生俱來的。

華雲龍心念電轉，暗暗忖道：「所謂『期許』，所謂『揚眉吐氣』，那是指叔祖母與『玉鼎夫人』叛離之事而言了，哈哈，揚眉吐氣麼？我華老二準叫妳灰頭灰臉，大失所望。」

他風流自賞，人又刁鑽，原先不過覺得梅素若秀色可餐，有意親近，嚴格的講，並無進一層的企圖，此刻他蓄意要令九陰教主難堪，那是不會輕易放手的了。

他心念再轉，倏發朗笑，道：「梅姑娘言重了，在下縱然放浪形骸，却非偎薄之徒，老實講，姑娘美雖美矣，尚不足以令在下動心，更何況在下心目之中，已經……」

他話未講完，梅素若已自一聲叱喝，道：「住口，不准對本姑娘評頭論足。」

華雲龍故作訝然，道：「在下對誰評頭論足啦？我是講……哦，不講也罷！咱們言歸正傳。」

話聲微頓，話鋒一轉，一本正經地接道：「剛才姑娘責我『不問主謀，怎樣交差覆命？』這一點，姑娘又錯了。」

他語鋒轉得太快，梅素若一時無法適應，竟而瞠目以對。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又自接道：「主謀有兩個，其一是令師，其二是『玄冥教』主。其中的原

因，可說是妒嫉咱們華家的成就，藉那整飭教規，追殺叛徒的理由製造血案，逼使家嚴重出江湖，如此而已，梅姑娘，在下講得對麼？」

他說完眉頭一揚，瞪着一雙星眸，靜待梅素若的答覆。

這一刻，梅素若又自恢復原先的冷漠了，只見她瑤鼻輕掀，不屑地道：「哼！自作聰明，你以爲想得很對？」

華雲龍夷然微笑，道：「對與不對，那是在下的事，但請姑娘說明一下，兇手究竟是誰？」

梅素若又問道：「你認爲兇手是那尤芸麼？」

華雲龍訝然道：「難道不是她？」

梅素若冷然道：「實對你講，兇手另有其人，主謀是那顧鸞音。」

華雲龍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姑娘休要栽贓了，那『玉鼎夫人』早已亡故。」

梅素若驀然道：「信不信在你，本姑娘並未強要你信。」

華雲龍頓了一下，道：「好吧，在下姑妄信之。那麼，兇手究竟是誰呢？」

梅素若道：「你似乎自許極高，不會自己去查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好！好！自己去查，我自己去查。」

身子一轉，朝那玄衣少女揮一揮手，揚聲接道：「姑娘，咱們走啦！」

聲猶未落，只見梅素若嬌軀閃動，厲聲喝道：「站住！」

九陰教弟子們的輕功和「亂五行迷仙遁法」，多數是司理堂堂主葛天都所教，這梅素若的輕功則是九陰教主親傳，其身法之快捷迷離，似較「亂五行迷仙遁法」猶爲神妙，未見她如何作勢

，她已自杏眼圓睜，擋在華雲龍的面前了。

華雲龍暗吃一驚，表面却自笑容可掬的道：「怎麼樣？梅姑娘還有指教麼？」

他看得出來，梅素若眼神之中，怒火高燒，似乎已到不可容忍的程度，像他這樣聰明慧黠的人，一時之間，竟也想不出其中的緣故。

只聽梅素若冷聲喝道：「你得死！」

華雲龍大吃一驚，暗暗忖道：「什麼道理啊！我與她無怨無仇，她爲何這般恨我？就算九陰教主與咱們華家過不去，就算她生來不帶感情，也不該……也不該轉變得如此之快啊！」

梅素若頓了一下，倏又冷聲一哼，道：「華家的人，憑恃俊逸的豐神勾引婦女，本姑娘至少得毀去你的容貌。動手吧，發什麼呆？」

華雲龍恍然而悟，道：「哦！姑娘原來是替貴教的前輩抱不平，那妳錯了！詩經上講：『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』古人也講：『人好好色。』男女相悅傾心的事，乃是發乎天性，順乎自然，其中的關鍵，最重要的還是德行相濡，志趣相投所謂情投意合者也，至於雙方的風緻神韻，不過是彼此相引的起端而已。況且那……」

他大發妙論，愈講愈是順口，那梅素若大感不耐，峻聲喝斷道：「你有完麼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姑娘替前輩們抱不平，想法過於偏激，何況事涉家嚴，在下不知便罷，既然知道，總得就我所知，與姑娘講講清楚。」

梅素若冷然喝道：「誰聽你講？亮劍！」

喝聲中，向前逼近了一步。

華雲龍後退一步，哂然道：「姑娘何須急急乃爾，九陰教如果不加檢束，在下遲早總會亮劍的。在下骨鯁在喉，不吐不快，便是必須此刻動手，在下也得將話講完。」

他不等梅素若有何表示，逕自接道：「據在下所知，貴教的『玉鼎夫人』乃是傾慕家嚴的爲人，二人以姐弟的身份論交，並無任何逾越之處。後來令師爲了謀奪劍經，便以『陰火煉魂』之酷刑，加諸『玉鼎夫人』身上，企圖脅逼家嚴就範，家嚴與慈雲大師等聞訊之下，趕到曹州救人豈知『玉鼎夫人』見到家嚴，竟說寧可受刑而死，叮嚀家嚴不可稍受委屈，不可以劍經換人，家嚴目覩酷刑之慘烈，肝腸寸斷，怒不可遏，幾乎要殺盡貴教的屬下以洩忿。」

他話聲微頓，又自接道：「姑娘也許不知，家嚴的胸襟素來寬厚，他老人家從不輕易發怒，更不輕易傷及無辜。姑娘請往深處想：家嚴之所以怒不可遏，『玉鼎夫人』之寧可受刑而死，這是多麼值得尊敬的情操？人之相交，能這樣愛顧對方，以致不顧自己的安危，雖聖賢恐怕也有所不及，姑娘作偏激之論，那是侮蔑『玉鼎夫人』了。」

講到這裡，梅素若好似聽如未聞，冷然道：「講完了麼？講完可以亮劍了。」

華雲龍大爲震動，愕然忖道：「怎麼？她一句也沒有聽進去麼？這是個什麼樣的人啊？難道她的血是冷的？」

忽聽那玄衣少女亢聲叫道：「亮劍就亮劍，妳有什麼了不起？華公子，亮劍啊！」

梅素若臉龐一轉，星眸之中，冷焰電轉，掃向那玄衣少女，冷聲喝道：「妳也得死，最好你們同上。」

玄衣少女一聲冷哼，就待騰身躍來，還未起步，已被薛娘一把拉住了。

薛娘急聲道：「小姐，咱們幹什麼來的？旁人的閑事不要管。」

蔡昌義久未接口，這時忽然大笑，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她在吃醋哩！」

華雲龍訝然問道：「誰在吃醋？」

請看第二集

文天行專營類介紹

㈠書籍類：1.經銷批發新舊武俠、文藝、偵探、漫畫、鬼書等。
2.不全武俠配補成整套。

㈡書皮類：裝釘武俠、文藝、雜誌等各種書皮。

㈢書釘類：特製平頭不銹書釘。
1.長二公分（六台分）　2.長一・八公分（五台分）
3.長一・五公分（四台分）　4.長一公分（三台分）

㈣膠帶類：保護書籍不破損、不退色、透明寬膠帶。
1.大捲三・八公分寬　2.中捲二・八公分寬

㈤服務類：1.定期提供新書目錄資料，以供選購。
2.固定客戶定時發書（或限時郵寄）採用最快速方式作業，除限時郵件外免付郵資。
3.新開業戶或固定客戶免費贈送租書登記簿。

總經銷：文　天　行
店　址：台中市精武路二三二號
電　話：（〇四）二一一一五〇〇、二一二六七八〇
郵政劃撥：00229651 鐘波球收

大俠魂 第一集 司馬翎 著

出版者・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人・鍾秋天
登記證・局版臺業字二一五四六號
總經銷・文天行
台中市精武路二三二號
電話(〇四)二一一一五〇〇
二一一六七八〇
郵撥:二二四八九二鍾秋天收
印刷者・翰華美術印刷有限公司
定價・新台幣一六〇元整
法律顧問・陳明昌 律師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一月出版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・盜印必究